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第九卷 第五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一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國聞周報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三)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一)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二)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一)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路天樂坊五十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北平南河沿真蕭河一號甲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警察街二十七號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圓實收七百五十萬圓公債金及盈餘滾存五百零八萬圓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總分行 天津 北平 上海 漢口 香港 杭州 廣州 大連及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天津行址 法租界八號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圓收足七百萬圓公積金二百四十萬圓

總分行 南京 天津 北平 上海 鄭州 漢口 青島 哈爾濱 蘇州 大連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中南銀行

資本總額二千萬圓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圓公積一百十六萬餘圓

總行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英租界中街 漢口歆生路 廈門港仔口 北平 南京 鼓浪嶼 辦事處 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蒙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股金本五百萬圓公積金一百八十萬圓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貨棧保管倉庫信託附業 總行天津 分行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無錫 青島 杭州 哈爾濱等處 其他國內外各埠均有代理店及特約關係

天津總行法租界六號路 支行日租界大和街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 準備庫

經政府批准 以四行四千五百萬圓以上之資本保本保息 期短利厚 又分紅利 帳簿獨立 會計公開 會員儲金種類如下

定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二年期滿 年息七釐 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圓起碼 二十五個月滿期 年息七釐 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十年五年兩種 年息七釐 紅利照分 十年者每半年復利一次 五圓者每一年一次

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釐 乙種三釐 可分紅利 甲種以五百圓為限 乙種以五千圓為限

代理所

天津及各地鹽業銀行 金城銀行 中南銀行

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種儲蓄金）

天津儲蓄會 英界中街六十七號 電話經理室南局二七五三號 辦事室南局四十五號

宮北分會宮北大街 北平分會東交民巷匯昌大樓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 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

本會章程 儲蓄須知 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鈔票 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設專庫發行 十足準備 公開辦理 流通及準備數目每星期公告一次 並請會計師查帳審庫以昭信實

本庫設在天津英租界中街六十七號 分庫宮北大街 北平分庫東交民巷滙昌大樓 隨時兌現

電話

本庫	庫長室	南局二七五三
	辦事室	南局一八六五
宮北	分庫	二局二一四二
	分會	二局二〇〇五
北平	分庫	東局二八〇七
	分會	東局四〇七五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到開時刻	第七次	第三次	第一〇五次	第五次	第二〇一次	第一次	第一〇三次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一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四・四三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五	一四・五二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一〇	
唐山	開	一三・〇五	一四・三〇	一八・二〇			三・三〇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一・三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二二・〇一			七・三七	
山海關	開	一七・三五	一八・二五	二二・四〇			八・三五	四・四五
錦縣	開		二三・一五	三・二五			一三・〇五	一〇・二五
溝帮子	開		一・〇〇	五・〇七			一四・三九	一三・一五
大虎山	開		二・〇五	六・一三			一五・三八	一三・二四
皇姑屯	開		五・三〇	九・一五			一八・五〇	一七・一五
南滿站	開		五・五五	九・三五			一九・一五	一七・三五
遼寧總站	到		六・〇五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一七・四五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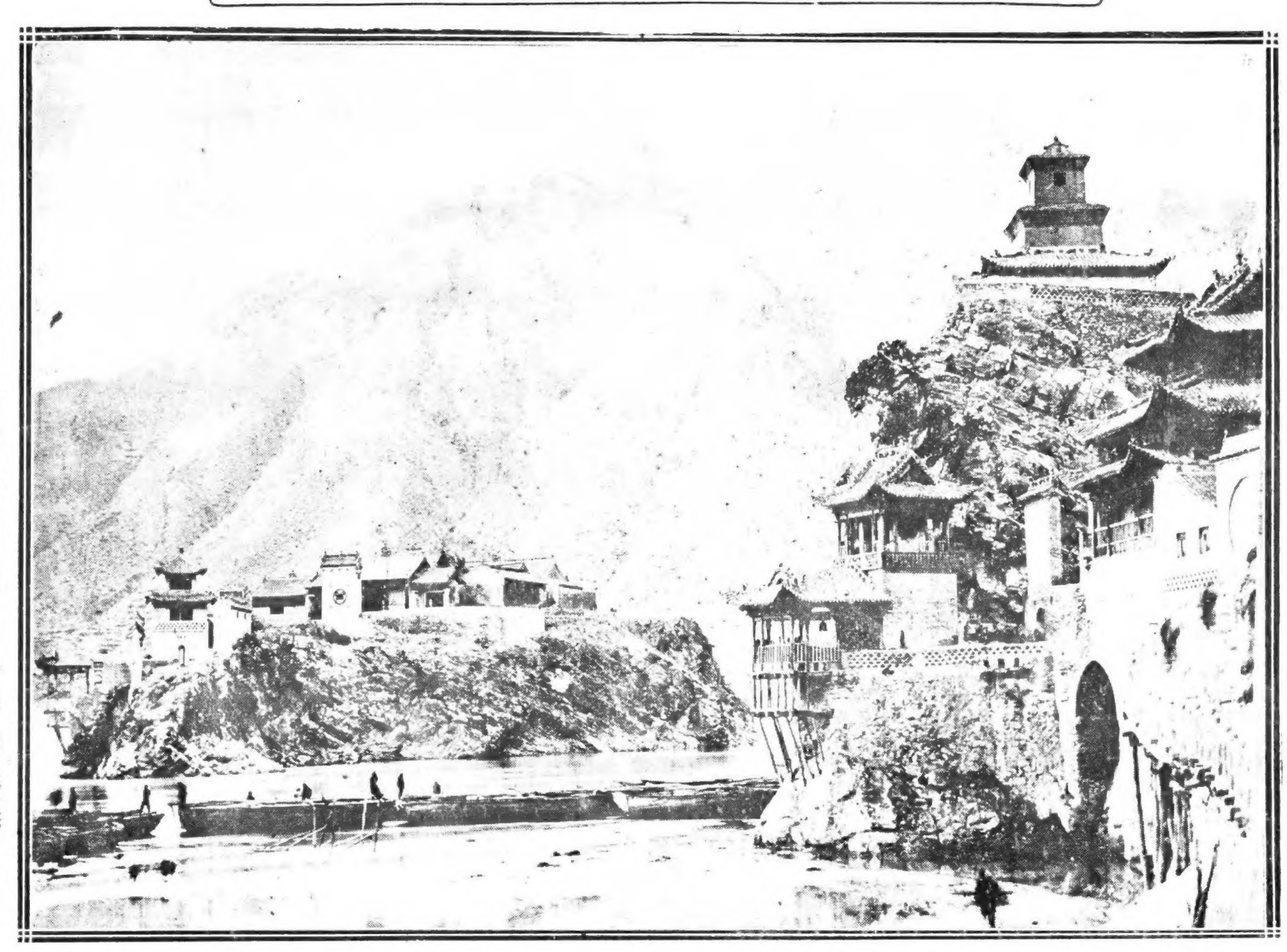
站別	到開時刻	第四次	第一〇四次	第一〇二次	第一〇六次	第八次	第二〇二次	第六次	第十次
遼寧總站	開	〇・一〇	六・四五	九・五〇	一四・三〇				
南滿站	開	〇・四〇	七・一〇	一〇・二〇	一五・〇〇				
皇姑屯	開	一・〇〇	七・三〇	一〇・四〇	一五・二〇				
大虎山	開	五・二〇	一一・〇三	一四・〇〇	一八・三〇				
溝帮子	開	六・三八	一三・二五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錦縣	開	八・一〇	一四・三〇	一六・五五	二一・三〇				
山海關	開	一三・三〇	一九・五二	二一・五五	二・五〇	五・五五			
秦皇島	開	一三・四五		二二・二八	三・一四	六・二三			
北戴河	開	一四・一四		二三・〇六	三・四〇	六・五二			
唐山	開	一七・一〇		三・二〇	七・〇五	一〇・三三			
塘沽	開	一九・〇三		五・三二	九・三一	一三・一一			
天津東站	到	一九・四五		六・三七	一〇・一五	一四・一三	七・三〇		
天津東站	開	二〇・三〇		六・五〇	一〇・三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九・一五	一六・〇〇
天津總站	開	二〇・四三		七・〇六	一〇・四八	一四・三九	八・一一	九・二六	一六・一五
豐台	開	二三・一六		九・四三	一三・五四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一・四五	一八・四八
北平前門	到	二三・四二		一〇・一〇	一四・二五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三・一三	一九・一五

說明

一　平吉直達特別快車第三及第四次每日開行

二　平浦直達特別快車第二〇一及第二〇二次每日由北平浦口雙方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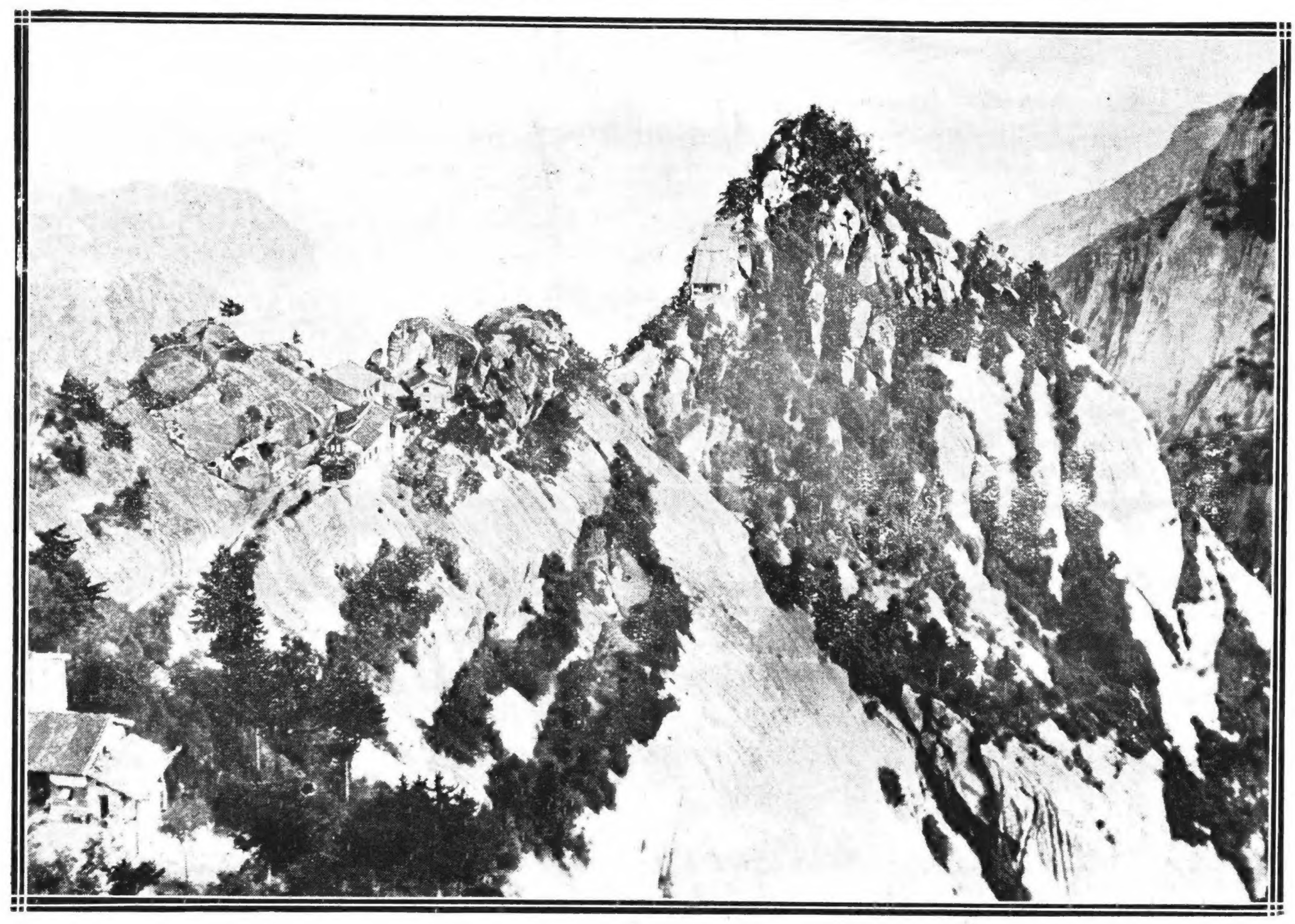
潼關上游龍門風景



龍門即伊闕，又曰呂梁，書所謂「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者也。形勢極爲險峻，觀此圖誠然。

陝西泰華山北高峯

泰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南，俗謂西嶽，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尺，



其廣十里。』水經注：『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圖爲華山北高峯，其勢極爲崔巍，

時人彙誌

鄒秉文

鄒秉文，江蘇吳縣人，年四十歲，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士，民五回國，任金陵大學農林科教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主任，歷任江蘇教育實業行政聯合會總幹事，全國農業討論會執行委員會主任，任國民政府工商部技正，兼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農礦部設計委員，十九年冬，工商部改組爲實業部，連任實業部技正，兼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二十年任中央黨部民衆委員會專門委員，浙江建設廳農業顧問，現任財部統稅局局長。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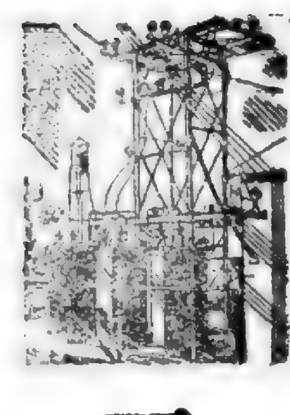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二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社部。自當代爲刋布。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五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民窮財盡之前途

騰霞

古語云，一治一亂，易曰否極泰來，皆表示事至萬不得已時，自有轉機。今日中國，一方面民窮財盡，經濟破產，一方面土匪滋蔓，共黨猖獗，長此以往，社會革命，殆不能避免，易曰否極泰來，其斯之謂乎？

中國今日確至民窮財盡。全國食糧幾盡仰給外人，內地十八省無地無災，人口四萬萬，半數有被賑之資格，中央政府每月政費虧空一千四百餘萬，無法彌補。各省政費，莫不異常窘迫，地方紙幣，幾成廢紙，苛捐雜稅，如特稅等等日新月異，收入雖多，仍無補支絀。資產階級平時惟利是視，承銷公債，供給內戰軍費，在此國難期間，又多將現款存之外國銀行。中國今日確至民窮財盡境地。國民經濟，中央地方財政，均瀕破產。考察近日形勢，統一後國民政府號令之不出都門，儼同民國十三四年時之北京政府，地方割據，截留稅款，一如北洋軍閥時代，而歷年政府發行公債之多，公私財政枯竭之甚，國民經濟破產之巨，遠過北京政府時代，而軍隊之龐雜，土匪之滋蔓，共黨之猖獗，災區之廣袤，暴日之侵略，國難之嚴重，爲空前所未有。政治前途，未容樂觀，公私經濟破產之現象，最短期間，諒無有效解決辦法。試問長此以往中央政府如何維持，地方政府如何繼續，多數人民如何生活，整個中國如何存在？但中國民族必須存在，多數人民必須生活，地方政府必須繼續，中央政府必須維持，惟現在之政治組織，統治勢力，似已不能勝任。事實演進之結果，必有適應新環境，迎合新需要之力量產生，解決民窮財盡之現狀，領導社會向爲最大數人之最大福利方面努力邁進，中國社會革命，爲期殆將不遠，言念及此，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一、國民經濟

中國國民經濟，或曰民生，現確到破產地步。依中山先生言，民生者人民之衣食住行也。中國人民之衣完全仰給外人無論矣，住行問題，更無論矣，今僅就人民生活最根本最需要之食的問題，試略分析如下：

第一，就人民之食物需要數量言，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根據統計全國食米者三萬二千六百餘萬人，每人每年，平均食米三石，約需九萬八千萬石，食麥者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九萬人。每年所需數量亦不在少。自民國以來號稱地大物博，以農立國之中國，近年洋米洋麵入口日增。民國十六年進口洋米，五百萬六千二百二十二擔，至十八年增至一千零八十二萬四千零六十六担，十九年增至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四擔，其糧食進口總額約值洋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元之多。民生問題，仰給外人如此。此猶指二十年大水災以前之情形。

近年災區，日益擴大，民十八全國災區共一千一百二十五處，產米之區占五百八十三處。二十年夏秋之交，不惟長江流域水災最烈，即淮河運河流域水災亦爲數十年所僅見。中國內地十八省，罹水災者達十六省。此十六省乃中國經濟精華所在，農業生產掃蕩凈盡，一二年之內殆不能恢復。食糧來源更加減少，需要洋米日益加多。而幾近一萬萬之災民當此嚴冬無衣無食，困頓待死。中國以四萬萬餘萬人之衆，每年需要食糧之多，而災區如此之廣，生產如此之少，食的問題不惟在目前爲一極大問題，即在將來亦一極大問題，此問題若不速謀正當解決，前途極堪憂慮。

第二，就能生產之地言，現時各省未被水災各區，不惟不用於生產食糧反用於種植鴉片，報載各地『特稅局』之多，規模之宏大，禁烟查緝處之普遍，即是鐵證，全國水災區外僅有能生產之地，又多由政府直接間接獎勵種植鴉片，民食問題欲不日愈嚴重，豈可得哉？

第三，就能生產而生產結果不爲人民所享受言，現時全國土匪共黨，無地無之，各地災區，固皆有土匪共黨，然土匪共黨所在之地固不必皆爲災區也。在此等地方，土地可以生產，且不必生產鴉片，但其生產結果，或爲土匪所吸吮，或爲共黨所剝削，生產大衆，絲毫不能享受，即各地無衣無食坐待餓斃之災民，亦不能享受。

第四，就能生產而生產結果可供人民消費者言。中國對外貿易向以絲茶爲大宗，但近年東北大豆居然躍居首席。但因交通不便，輸出遲滯，前常有大豆生產過剩之呼聲。長江水災發生，商借美麥助賑，曾有人斥其不當而主移東北大豆助賑。九一八日禍發生，東北三省，迄今全被暴日占領，剩餘大豆及豐富資源全貢獻給日人作『日本帝國之生命線』矣。東北三省領土主權之喪失，固極可痛，而東北大豆生產豐富資源之喪失，未嘗不可痛也。

第五，就生產大衆之負擔言，中國農民最能安分守己，最能吃苦耐勞，苛捐雜稅，無論如何繁重，農民皆敢怨而不敢言，（何云不敢怒，蓋敢怒時，反抗之期近，革命之舉將起矣。）各地苛捐雜稅，不能一一列舉，其最多如甘肅其普通者都四十四種，『蔴鞋』，『襪子』，皆成一捐。革命發祥地之廣東柴米皆須抽稅，而四川田賦預徵至民國四十年以上者，更比比皆是。其他農民受跌價紙幣之剝削，更苦不堪言。

號稱地大物博以農立國之中國，食糧幾完全仰賴外人，能生產之地，不爲土匪共黨所統治，即直接間接獎勵其種植鴉片。能生產多量大豆之東北，又拱手送人，作他人之『生命線』，而廣大之生產羣衆又在苛捐雜稅重重壓迫剝削之下，無衣無食之災民，達一萬萬以上，民生問題，國民經濟破產到如此地步，長此以往，不起革命，豈可得哉？

二、中央財政

國民政府在蔣介石執政之下，中央財政，完全靠發行公債維持。二十年之關稅收入二萬四千六百零六萬四千海關兩，鹽稅收入達一萬六千五百萬元亦開多年來未有之記錄，然而在蔣介石辭國府主席之後，國庫一空如洗。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報社評云：『中國民窮財盡，非一朝一夕，然近年因實業不興，游資集滬，故公債發行，反得利便，五年來超過九萬萬，然而盡耗於砲灰。至今年下季，則上海市場，已無以應國庫之需求，當統一政府開幕之日，殆公債財源已竭之時，此財政方面之窮也。』

中央財政窮困，不自近日始。在蔣某未下野前已然。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財政部公布二十一年一月至六月收支估計，收入，關稅鹽稅統稅烟酒稅印花稅等總計淨收數二萬四千八百六十萬，支出，黨務政費，臨時費，特別費，償還內外債及庚子賠欵等，合計三萬二千二百萬，六個月不敷數爲七千三百四十萬。每月平均不敷一千二百七十萬。十一月十五日財政委員會會議，軍政費縮減，每月不敷約一千三百萬。當時各省尙無扣留關餘統稅等事，其不敷已如此之巨。

統一政府成立半月於茲，據近日報載，廣東截留關餘，華北因財政困難，不得已將以中央稅收移挪維持。湖北亦因財政困難，中央協欵，積欠數月之久，不得已亦扣留國稅，抵補協欵。山東浙江各地，多有同樣舉動。故中央財政近日益窮。據一月十二日孫科在上海發表談話云：『以言財政，幾年來債台高築，羅掘已窮。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萬萬，但除還債外，能用之欵不及一萬萬。欲再發債則抵押既已淨盡，且市面債券價格，不過二三成，即强發債，於事何補。最近政府每月財政實收不過六百萬，而支出方面，祇軍費一項，經前月財委會核減之數，仍需千八百萬，政費敎費，尙須四百萬，不敷數月達千六百萬。財政達到如此極度之困難，即維持國家組織最少限度之必需經費，亦勢不能支持。』

近傳中央移用內國公債，償付本息基金，每月一千四百萬，以補中央軍政費。全國內債持劵人爲之譁然，羣商應付之法。此事之不當，天津大公報有精闢之社論（參看上期本報論評選輯）茲不復贅。在未有此威脅全國金融秩序之訊以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內債價值已日趨下落。據金國寶研究，（一月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國難聲中之上海金融問題，）『自九月十八日以來，全國震動，直接受害者金融，間接受害者手工商業。』『茲就九月以來，選取債劵股票各兩種各銀折各月底行市，以九月十八日行市爲基價，編成指數，則如下表。

九月十八日　九月底　十月底　十一月底　十二月底

銀折	一〇〇	一六二	一八五	三〇八	一一五
裁兵公債	一〇〇	八五	六九	六三	七〇
鹽稅庫券	一〇〇	八七	七二	五七	五九

自九一八至十二月底，公債價格幾跌二分之一，近日跌風愈厲，銀折益加向上。若政府果眞動用內債基金停付本息，內債即將等於廢紙。中央某委員謂政府非至毫無辦法時，絕不出此。據孫科聲明現在中央財政每月不敷達一千四百萬，距宋子文任財長時所估計不敷數目，僅多一百萬，在各省扣留統一政府國稅之今日，恐不敷數目，尙不止此。最近雖有請求上海銀行界每月籌五百萬元，但此數僅抵中央軍政費三分之一，最近尙難維持，來日更堪憂慮。

三　地方財政

各省地方財政，近日亦陷絕境，每月空虧一二百萬者，所在皆是。統一政府成立後，各省又羣起截留中央稅欵，以濟燃眉，其前途之悲觀，不弱於中央政府。

湖北

湖北財政，據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天津益世報漢口通信稱自前財政廳長張貫時至現財政廳長吳國楨，所欠政教警察各費達六百萬元，吳氏曾借欵二百萬元彌補，當裁厘時中央允按月協助三十萬元，後增加至五十萬元，每月尙不足八十萬元。天津大公報二十一年一月七日載漢口六日電鄂財廳六日電中央，請將上年十月分欠發之補助費十五萬，及十一，十二兩個月欠發之七十萬尅日匯鄂，以資維持。又電財政廳長吳國楨談，中央協欵十月欠十五萬，十一十二兩月完全未收，省庫積欠各費已達伍百七十五萬元。此僅最近之虧空，至歷年虧空尙不在內。

河北

河北財政據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津益世報載，『在未裁厘之先冀省財政每年虧千餘萬，裁厘以後因無他項稅欵抵補，以本年結算，約共虧千四百餘萬』。『軍費一項月定五十萬，自東省事變，軍費近復增二十萬，每月共七十萬。』此僅就河北一省言。但近日華北綏靖區域，『軍費陡增，來源減少，』雖加緊縮，猶有不敷。據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載『綏靖主任張學良氏，在順承王府召集財政整理委員會議，討論華北冀晉察綏四省(熱河除外)財政問題，據關係方面消息，華北財政久已入不敷出，自東北事變發生以後，河北駐軍陡增。最近又因中央政局變化，對華北協欵，亦無形停止，竭蹶之狀，更甚於前。四省每月收入約數爲五百萬元，計平津兩市及河北共二百七十五萬元，山西八十萬元，察哈爾二十五萬元，綏遠二十萬元，(此二十萬撥歸山西)中央協欵一百萬元，但此項協欵照六一折發放，且不能按月發付，迄今已積欠兩三月之久，故實際上每月收入僅四百萬元。而軍政各費之支出，每月則在七百萬元左右，不敷之數達三百萬元。』

江西

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載南昌訊云：『贛省財政，自被赤匪蹂躪之後，外縣賦稅，不但無欵解省，且在匪區各縣之黨費政費警衛費，均須省庫撥給，尤以剿匪期間，臨時支出，不在

預算內之欵，更不知若干，日積月累，現已虧空，一千二百餘萬。』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公報南昌通信謂自前年夏至去年夏間，『省庫收入，月祇四五萬元。』其窘狀不難想像。

浙江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公報載杭州通信云：『浙省之財政，自本年度起實行裁厘而後，收入銳減，是以二十年度收入，益形短絀，且十九年度以前虧欠之欵，須二十年度收入項下，提撥歸還。故本年度，概算在編制之時，……一再削減，最後決定，計歲出部分共需二千五百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四元，以歲入總數二千一百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四元，全部抵充，尙不敷四百萬元。』

福建

二十年五月一日天津大公報載，福州通訊云：『閩省財政枯竭，早已捉襟見肘，……無奈寅食卯糧，羅掘俱窮，現已達最困難之境。查本省每月省會軍政黨各費，每月支出須三十六萬元，（各地軍隊軍費，不在內）財政廳每月賦稅科收入僅有七萬元，加以中央每月協欵，十五萬元，的欵共有二十二萬元，每月相差十四萬元，』每年相差一百六十八萬元。

綏遠

二十年八月一日大公報載綏遠通信云：『綏遠財政奇窘，歷年因軍費負擔，虧累不堪，綏遠平市官錢局之濫發紙幣，爲害全省者，其原因即在此。……今歲裁厘後，財廳收入頓減百九十餘萬元，一時無法彌補，而每月應担之軍費二十萬元，又急如星火，……此時幸賴以維持者，係所謂禁烟查稽處。』

以上謹略舉數省，以見一斑。而各省之濫發紙幣，價格低落，一般民衆所受痛苦更深。紙幣最紊亂者如山西，晉鈔每元僅兌現洋四分。江西紙幣，價格亦只六折，四川魔窟，情形更不堪問，一言以蔽之，民不堪命而已。

四、資產階級

中國之資產階級與西洋之所謂資產階級有一極大之區別。西洋資產階級完全爲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下之產物，其資產幾全爲經營企業所得。中國二十年來，幼稚之生產事業不惟不日益發達，且日就破產，根本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制度下之資產階級。故吾人斷言，中國之資產階級，幾不能與官僚軍閥分開。西洋之剝削階級爲資本主義者，中國之剝削階級爲軍閥爲官僚。彼等以苛捐雜稅，發行公債，販賣鴉片，經營投機事業來剝削人民。其剝削所得，不用於生產事業，第一爲避居租界以奢侈淫佚之生活，消磨其歲月，第二爲存之外國銀行，以備不時之需。此項存欵，雖無正確統計，但據估計，不下五六萬萬元之譜。外國銀行利用彼等心理，故意抑其利息，或不給利息，甚至存戶每百萬存欵竟有倒納五萬元保險費者，中國軍閥官僚，雖寸磔不足以謝國人。

此外尙有假借威勢地位經營投機事業，不顧民衆利益，社會安寧者，更所在多有，彼等亦罪不容誅。

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載，上海六日電『銀界息，因時局不靖，去年中國銀行團中有大批存戶款項轉外國銀行，達一萬萬元左右。』當此民窮財盡之時，而中國銀行團中之大批存戶款

頭者轉外國銀行，其數達一萬萬元之巨，中國資產階級此等行爲，不信任自己，更加緊使中國窮困。

新政府成立後，上海銀界未能積極協助。一月十六日覃振談話謂：『覃對滬銀行實業界，頗示不滿，謂當宋子文任財長時，一年間發債二萬萬供軍費，當局不顧國庫損失，以半價折銷，銀界利用機會，重利盤剝，對政府視同恩主，數年來獲利已甚可觀，今當國難，猶欲先顧全本身利益，置國家不顧，不肯稍受犧牲損失，眞如猶太人國可以亡，私利不可不爭，』傅秉常亦謂『國內財閥，喪心病狂，恐國內銀行不可靠，紛往提欵至二億之巨，即以該欵，存諸外國銀行。』

中國資產階級，平時爲軍閥承銷公債，重利盤剝，亂時爲私利反對政府，存欵外行，連年內戰之主動者固爲國民最大之罪人，而此少數之資產階級亦爲國民最大之罪人。

統觀最近中央地方財政之枯竭，與發行公債，徵收苛稅成正比例的增加。中央發行公債之巨，關稅鹽稅收入之多，而演至今日中央政費不能維持。地方財政，各地稅捐，本已繁重，而政府又異想天開，徵收鴉片特貨稅，河南特貨稅據聞每年有二千萬之收入，湖北特貨稅一月十一日大公報載漢口專電，『鄂特稅近收入平淡，聞旺時每月收三百萬，近則每月二百萬左右，十之三歸省府，十之二撥川省協餉，餘向解中央，近月該處長李嘉青，已撥各軍特別費甚多，解欵極難。』各省財政，苛捐雜稅雖日多，而財政枯竭則如故。人民無衣無食，所在皆是。瞻望前途，政治清明，殊少希望，公私財政無法維持時必發生政變，廣大羣衆絕對不能生活時勢必引起革命，此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試觀近日赤匪勢力之猖獗，誠使人不勝疑心惴惴也。

（完）

世界金融恐慌的現狀及其前途

耿青

世界金融恐慌的巨浪，現時益加澎湃，資本主義最發達之英美列強，殆無一幸免。恐慌之來，業已三年，不惟目前無恢復之象徵，瞻望前途，亦極暗淡。論者論今日已至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前夕。國人欲生存於巨變發動中之世界，對於世界金融恐慌及其前途，應有深切之認識。

記者

（一）目前世界金融恐慌的一般狀況

數年來世界經濟的凋敝與衰落，使金融方面亦日日走向高度恐慌的道路，去年九月間英國金本位制的突然宣告停止，可以說是到了一個更嚴重的時期。大英帝國的金融恐慌，是含有整個世界的意義的，牠比起德國的金融恐慌，更要嚴重百倍，這不但因爲英帝國的版圖是佔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並且因爲金鎊是國際貿易上，航行上，銀行上與保險業上主要的流通貨幣的原故。至於這兩三年中世界各國金融恐慌的狀況，則我們可以從各國對於金融的處置上看出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阿根廷停止金本位。

一九三〇年一月　土耳其政府移金匯兌權於中央銀行。

一九三〇年九月　阿根廷國立銀行獨佔金輸出權。

一九三〇年十月　巴西政府閉鎖『安定金庫』，管理金匯兌。

一九三一年三月　澳大利亞撤廢金準備制，管理銀行匯票及匯兌。

一九三一年五月　比魯政府

一九三一年六月　比魯政府採用『延緩付債』法。墨西哥政府擴大銀的流通。

一九三一年七月　匈牙利管轄匯兌。短期債務，部分的停止支付。

一九三一年八月　智利政府對外債支付金的輸出，完全

	採用延付方法。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一月三十一日	埃及海峽殖民地禁止金輸出。印度停止金本位。巴西停止支付外債利息。波里維亞停止金兌換。捷克國家管理匯兌。阿根廷政府採用金法郎。土耳其，西班牙採用法郎。葡萄牙停止金本位。丹麥，瑞典，挪威，停止金本位。奧國管理匯兌。

此外，掌握全世界金融的美，法二國，也因爲世界市場縮小，關稅壁壘增高，金融停滯並積極向國內屯積的原故，其去嚴重的恐慌時期，亦不甚遠，我們看一看一九二八年來世界存金量的變化，就可知道：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中葉世界存金量的變化（柏林景氣研究所製。單位百萬馬克）

國別	一九二六年末	一九三一年中	變化
美國	一七、三八五、六	二〇、六三三、二	(十) 三、二四七、六
法國	五、二六〇、二	九、二八〇、三	(十) 四、〇二〇、一
英國	三、三五二、四	三、五二八、一	(十) 一七五、七
瑞士	五九二、七	八四一、一	(十) 二四八、四
荷蘭	八〇七、二	九一三、二	(十) 一〇六、〇
瑞典	二六六、二	二六九、五	(十) 三、三
六債國合計	二七、六六四、三	三五、四六五、四	(十) 七、八〇一、一
歐洲及世界其他部分	一九、五五二、五	一五、九二三、六	(一) 三、六二八、九
總計	四七、二一六、八	五一、三八九、〇	(十) 四、一七二、二

差不多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金貨，積壘在法，美二個國家，這時候，法美二國只有一條路可走：不是設法將存金投資到國外去，便是讓金子源源不絕的向國內流進來。但因爲世界一般的經濟恐慌，特別是農業恐慌的原故，向外投資，頗多危險性，所以結果，大部分的金貨就必然取流入國內的一途。

最近，各國好像發明了一種新的補救方法，就是改金本位制爲金匯兌制；所謂廢止金本位，就是說，改用本國紙幣代替金子作爲單位；所謂金匯兌制，就是說：各國的中央銀行（美，法除外），爲補救金融流通起見，在使用金子之外，同時規定通用外國的匯票——即以外國金幣所支付的短期匯票，而准由各大銀行機關通融交易。其實，這種辦法，在平常確是有效的，因爲在平常時期，如果金額超過實際上的需要，則儘可以將外國匯票拿來代替週轉之用；可是在各國本身發生經濟上，金融上的恐慌時、則就不能了；例如德國銀行中有英國的匯票，英國銀行中有德國的匯票，此時因爲英國德國的金融財政各已發生動搖，其結果必至使英國銀行中之德國匯票與德國銀行之英國滙票都降低其價值，而發生金融上的破產。因之，自從英國改用金匯兌以來，我們很可以看得出，各國都竭力在躲避此制的影響？而從事於出售外國匯票，易爲金子：

歐洲各國減少外國滙票的趨勢（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

國別	九月初	九月中	九月尾	百萬單位
法國	二七、六一二	二八、七八四	二五、一九四	法郎

瑞士	五六六	五六七	四七八	法郎
荷蘭	二二〇	二二八	二一九	福祿令
德國	三五六	三五六	一三九	馬克
瑞典	一二八	一〇九	三八	Kronor
奧國	二七六	二六七	二一七	先令
匈牙利	一七	一三	七	Pengös
挪威	一二	九	十	Kronor

至於歐洲各國的政府及官私銀行對於金子收存的努力，可以從美國存金的變動上看出來：在英國停止金本位制以後的三星期中，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存金減少了四萬萬五千萬金元。這金子的流出，大部分是到西歐法國，荷蘭，瑞士等方面去的。四萬萬餘金元，在美國的存金量上看來，本來是極微的，可是紐約的聯邦準備銀行在十月九日與十月十六日上覺得有必要把銀行匯價提高百分之二·五與百分之三·五；同樣的，法蘭西銀行亦竟提高了百分之二·五的匯兌率！

（二）世界金融恐慌的一般原因

目前這一次的世界金融恐慌，可以說與平常的金融恐慌截然不同：平常的金融恐慌，都是由於產業興隆及過分的作投機事業而起，例如企業家在產業興隆之時，滿以為興隆的期間還要延續下去，因而竭其金融之力以製造大量的，供過於求的生產品，或用高度的投機價格，購買信用股票等等，以致發生金融上的恐慌；而目前這次的金融恐慌，雖然部分的也是因為產業興隆的原故，但大半則由於二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的本身，再，平常的金融恐慌，每當發生之時，許多產業部門就不得不停止生產，縮減供給，並降低物品價格，使市場上的供求獲得平衡，所以那種金融恐慌，往往是恢復產業恐慌或經濟恐慌本身的條件；可是這次的金融恐慌，不但不致於促進經濟恐慌的恢復，反而會延長並加深目前世界經濟的一般恐慌。

目前的世界金融恐慌，是怎樣發生的呢？具體的說，有四個原因：

首先就是由於農業恐慌的原故。近二三年來，因為經濟恐慌籠罩着全世界，農產品及工業原料的價格因之大大跌落（差不多降跌到一半以上！）農業國家的收入亦因之大大減少，這些農業國家如澳大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多屬負債之國，多是靠借外債度日的國家，她們在平日就已經遭到經常的虧空，現在竟在主要的經濟來源上即農業上發生了嚴重的恐慌，其結果豈不是必然要使國內主要的產業部門，市政建設，鐵道運輸，以至於各企業上的信用，發生種種困難與動搖的現象？因此，向外借款既不能再事進行，國家保管金融的辦法亦無力維持，她們最後就不得不眼看着金融的向外流出，（自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約有一萬萬五千萬金鎊從債務國流入債權國）農業恐慌的擴大，金融市場的低落，以至於對外金融的破產，（即外債的停付，如巴西，智利，烏拉圭等國）！

同時，工業國本身的經濟恐慌亦必然要引起金融的恐慌。因為生產技術的高度發展，以及各生產部門的互相密切依賴，

大的營業組織如辛迪加，托辣斯等，每每就是在經濟恐慌時期中，也不願把某幾部門的生產停止下來的，因爲停了某部門的生產，必要連累到別的生產部門，使別的部門受到損失；因此，在幾年來世界恐慌之中，出產品與存貨反而不斷的增加，如按照一九三一年八月『哈佛經濟週刊』的報告，以一九三一年八月時比一九三〇年六月，則橡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棉花百分之四十，麥子百分之三十二•七，銅百分之三〇•五……這樣，一方面是大量的供過於求的出產，另方面是市場價格的不斷低落，即表示出：用了大批金錢去製造貨品，但這些貨品換不回來金錢，同時也表示出：企業家一天一天的是在金融損失之中；結果，信用恐慌，金融恐慌自是必然的趨勢！

第三，世界金融恐慌的這樣嚴重，也是由於金融財政本身的原故。各國政府因爲收入減縮，財政窘迫，就連各地方政府——如省市——也不得不出於撙節經費等等，因之，政府財政的薄弱，使國家信用方面也發生了動搖，於是金融上的恐慌更要趨於深刻而嚴重。

最後，世界各國政治形勢的不穩定，如列强衝突的加劇，軍備的競爭，以及革命運動的不時發生，都使各國不得不挪用大批金錢，作意外的消費，並使各國企業家都不得不出於停止金融活動或取消資本輸出的一途的；因此，金融界的恐慌不免更要難於醫治。

有此四因，世界金融恐慌的普遍與嚴重自是不足希奇的結果。我們現在要具體的分析各重要國家的金融恐慌於后。

(三)英國的金融恐慌

『大英帝國金本位的停止，即表示世界經濟財政的發達時期的告終。』——"Economist"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誰都要問：英國是世界向外投資最大的國家——約在三，四十萬萬金鎊之譜——爲什麽保不住金融的穩定呢？要明瞭這裏面的原因，必須指出牠從歐戰以來以及目前的主要事實。

在歐戰停止以後，大多數的强國及其中私人資本的企業，多採用貨幣澎漲 (inflation) 的政策，因而得以解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欠債；德國，法國，意大利及其他國家因此都改用新的金融單位。至於英國，美國，及歐洲中立國，則採用相反的即貨幣緊縮的方法(deflation)，回復到金本位，並恢復金鎊的十足價值。英國之所以採用相反的方法者，就是因爲在英國的銀行資本，借貸資本或所謂『金利資本』及外國投資等的勢力壓倒英國工業資本的原故。英國大量的工業投資上的資本，並不是出於發行股票的一途，而是由於常期借欵的方式，往往不經過銀行的居間，而是直接向私人團體借貸的。例如紡織工業，差不多全部都出於這個方式。英國工業資本既然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則利於金融界的貨幣澎漲的政策，自是必然的趨勢。

自貨幣澎漲政策實行以後，或具體的說，自金本位制恢復以後，英國的工業界吃了大大的虧，在國內比金融界及銀行界獲得更少的利潤，在國外又不能和歐洲大陸的工業界相競爭，同時英國舊日債欵應付的利息及當前的賦稅都愈益加在工業家的肩上，所以工業界對於金本位制的抗議呼聲，是很高的。

可是金本位制的停止，決不是因爲工業方面抗議或鼓吹的原故，無論工業方面怎樣呼喊，只要大權仍舊操在金融界手裏，金本位制是始終無法改變的。事實上確是如此，英國政府曾經竭其力之所及，企圖維持金鎊本位，牠還進一步情願屈服於美，法勁敵，向牠們出高度的利息，借貸一萬萬三千萬鎊的欵項！金本位制的停止，是有牠另外的主要原因的，這就是：英國國家收支表上的短絀，及外國將在英所放短期借欵之整批的取回。

關於英國收支上的情形，我們可以看英國貿易部所發表的數字（以百萬金鎊計）：

	一九一三	一九二〇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收入：										
貨物輸出	五二五	一三三四	八〇一	七七三	六五三	七〇九	七二四	七二九	五七一	—
國外投資	二一〇	二〇〇	二二〇	二五〇	二七〇	二七〇	二七〇	二七〇	二三五	一六五
航運	九五	三四〇	一四〇	一二五	一二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三〇	一〇五	八〇
短期借欵之利息及銀行收費等	三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八〇	八〇	七〇	六〇
總計：	八六五	一九四九	一三三六	一三三三	一二一八	一一九四	一三〇四	一三〇九	九八一	—
支出：										
進口貨物	六九九	一七一〇	一二三七	一二六七	一二一六	一〇九五	一〇七六	一一一一	九五八	三八七
政府收支	—	—	（負）二五	（負）二	（十）四	（十）一	（十）十五	（十）十四	（十）十二	十五
金輸出	（負）二四	（十）四一	（十）十三	（十）十二	（負）十二	（負）四	（負）七	（十）十六	（負）五	？
剩餘資本投向國外者	一八二	二八〇	八五	五七	（負）六	九六	一三六	一三八	三九	（負）四七

這個數字表指示出：經濟的恐慌，急劇的減少了『無形的輸出品』，即國外投資，航運等等。在一九三〇年還有三千九百萬金鎊的餘剩，作爲國外投資之用，到了一九三一年，則已經虧負了四千七百萬金鎊了！

可是僅僅是收支上的虧短，還不足以使英國停止其金本位，因爲以英帝國在世界上財產之大，只要努力把國外的資本拿來周轉一下，這筆虧短之數（還不及英國國外投資的半數），是有可能設法彌補的。英國停止金本位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各國將其短期借欵的提回以及英國國內金子之流出。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分幾方面來觀察：

存在倫敦的短期借欵，（一九三一年三月間）計有四萬萬零七百萬金鎊，除去其中約一萬萬五千三百萬鎊爲英國銀行替他國所經手者外，淨餘二萬萬五千四百萬鎊之短期借欵，而英格蘭銀行今年平均所貯金貨則約一萬萬五千萬鎊，因此如果短期借欵盡被提回別國，勢必使英國金融走上僵局。事實上此種短期借欵確已在中歐金融恐慌發生後漸被提取而去，後來世界各國金融恐慌愈甚，則提取亦愈多，結果使英國不得不出於最後救命的手段，此其一。

英國政府預算決算上的減少與虧短，（英財長施諾登Snowden 報告：一九三一年預算表上少七千萬鎊，來年則將少一萬萬二千萬鎊）也必然要引起各國財政家對於英國金融的不信任，而提取其所投資本；此其二。

英國海軍譁變事件，亦使各國財家開始懷疑英國皇家軍事統治力之動搖，而減少其對英國社會秩序之堅定信仰，關於此點，英財長施諾登在國會內公開承認：海軍譁變事件以後，各

國資本家多惶惶然提取其所投資金，此其三。

在英國的資本家，因爲想避免國內重稅及其不利與不穩的地位起見，亦自動將資本移向國外去，約從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九月之間，英國國內計失去二萬萬二千萬金鎊之譜，英格蘭銀行內値數千萬鎊的匯票亦全部失去，此其四。

現在有人一定要問：英國既有巨大數量的國外投資，差不多只要撥出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資本，就可以拯救金本位制度，但爲什麽牠不走這條路呢？要知道，這是無法做到的。第一，如果把已在跌價中的股票，大批的拿到市場上去交易，則不但資本家不肯賤價去賣，就是賣了，也無人要買，而且强而行之，必致使股票價格更加跌落，結果恐怕更要引起國際上的危機。事實上英國國外財產的價値，是已經急劇的在降跌之中，在一九三一年七月的時候，英國國外資財估計在四十萬萬金鎊，到了八月間則估計到三十一萬萬鎊左右，在九月裏更見低減。同時，這些國外的投資，又多已成爲不能周轉的資本，要想活動亦無從活動起。第二，整個的動員國外投資作爲金本位的援助，包含著一個極嚴重的危險，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爭霸。英國現在大批投資的地方，亦正是美國大量資本活動的地方，如南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亞洲等處，如果英國把國外投資的股票拿出來應付危急，則美國正可乘人之危，買進此種股票，奪取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支配權。有此二大原因，所以英國不得不出於廢止金本位的一途。

我們對於這個含有世界意義的英國財政恐慌的前途，將作怎樣的觀察與推測呢？

有人說，英國的金鎊將與馬克的命運一樣，跌到零度。這是錯誤的觀察。因爲英國國外的投資雖然活動不開，但究竟數量甚大，未始不可作最後的幾度掙扎；同時，英國的預算，雖然有短虧情事，但終還是或多或少的平衡著。因此，說金鎊將要遭遇馬克的命運，是極少可能的。

又有人說：英國不久將回復到牠的金本位制，（莫爾根「P. Morgan」到歐洲時曾引起這樣的幻想）這也是不正確的觀察。因爲要回復到金本位制，說是將要遭到英國工業家的反對，這還是其次，最緊要的必須是先能恢復國家收支的平衡狀態，並償付幾萬萬金鎊的外債。很明顯的，這在目前是絕不可能的事。

又有人說：貨幣澎漲政策是有利於工業家的，因之英國將有工業興隆的前途。這也是不對的。因爲貨幣澎漲實行後的工業興隆，須有兩個前提，在國內必須有大量的資本投在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上，在國外必須是本國的商品比別國的價廉。現在的情形則不然，現在在英國國內，大部分生產工具的製造部門已經停頓閉歇，在國外，則關稅壁壘高築，探併政策盛行，加以各國本身都有經濟恐慌，決不讓英國貨物攻進去的。

如果用稍爲科學一點的眼光來觀察，我們應該這樣的說：英國金鎊的前途，除非世界上發生大戰，發生革命，或其他與政治有關之情形以外，由大致上說來，既不至於破產到零度，也不至於有迅即回復到金本位或工業興隆的事實，而將成一種較長時期的財政金融的恐慌，金本位將要經過幾年之久而不能恢復，金鎊的價率將不至於跌在金本位之一半以下，金鎊的地位或將穩定起來，其水平價値將在一般的平價以下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間。

（未完）

愛因斯坦的非戰論

楚樵

近年世界第二次大戰之聲，洋溢宇宙，觀最近各國恐慌的嚴重，賠款問題的不易解決，裁軍大會，不易成功，及各國間的猜忌，日益加甚，第二次世界大戰，確有一觸即發之勢。各國學者，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慘痛，近日又高唱非戰論，此篇介紹世界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之非戰論，及包爾博士避免大戰，設置超然國家之方法。

自有人類以來，即有戰爭，人類文明越發進步，戰爭越發殘暴，範圍越發廣大，影響越發深痛。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大戰，歷時四載，大小各國，莫不捲入旋渦，死傷人民達數千萬，經濟損失，無從估計，悲慘的號聲，淒涼的景象，恍如昨日。勝敗各國，喘息未定，現在世界經濟恐潮，日益澎湃，歐美各國，莫不自顧不暇，受層層束縛壓迫的德國，要求取消賠款，修改和約。法國堅決反對，美國極為漠然。自暴日占領東北，國聯威信，掃地盡淨，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俱成廢紙。裁軍會議，困難重重，各國之互相猜忌，不下於一九一三年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

處此危機重重的中國，中央政治毫無希望，地方軍閥，又演割據，日軍占領三省之後，更進襲熱河。國人於無辦法之中，頗有希望發生第二次大戰，以為如再有世界大戰，中國即有辦法，這種心理動機，在於投機。要知道自己分崩離析，不事振作，若果再發生世界大戰，暴日愈無忌憚，更要為所欲為，中國命運，將愈不堪問。我們為人道計要反對戰爭，為文明計，要反對戰爭，為中國前途計，更要反對戰爭。

世界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認反對戰爭，第一要反對徵兵制，要反對徵兵制，國際應有協定保護不願服從兵役的人。最近日內瓦訊，謂二月二日開會之世界裁軍大會，預定縮軍工作，限制徵兵制，因法國及日本反對，未能列入議程，使我們更感覺愛因斯坦眼光之遠大及其主張之有價值。

至於如何避免戰爭，英國學者威爾士，前曾主張設置世界的獨裁，處理世界的經濟問題及國際糾紛。近包爾博士也有類似的主張。現在介紹如下，希望國人，多加注意。

上、愛因斯坦的非戰論

愛因斯坦說：「讓我先陳述下列的政治信條：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家而存在。(that the State exists for man, not man for the State) 經濟組織，也同樣可以應用這種理論。這是一個很老的原則，是認人類的人格為人類最高價值者所主張的。如果沒有常被忘却的危險，尤以在此組織與標準化之時代，我毫不遲疑，將再加以陳述。我認為國家最重要的使命為保護人民，俾各個人能發展成一個創造的人格。

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人；我們不應當作國家的奴隸。如國家強迫我們服從兵役，尤以此種行為目的在毀滅他國人民，或侵犯他們的自由，我們不能服從。我們對於國家只有對人類個人自由發展有貢獻時，方能犧牲。此種主張顯然美國人皆可接受，但歐洲人却不一定個個接受，因此我們希望反對戰爭，要受美國人強烈的擁護。

現在論及裁軍大會。當我們想到這個問題時，我們應當笑，啼，或是希望着呢？請試懸想，一個城市居着常愛鬬爭的人民，生命常感危險，為健康發展一大阻礙。官方應糾正此種惡劣的環境，但地方議會及人民皆不同意拋棄攜帶短刀的權利。經過若干年的準備，最後官方決定討論這個問題，其討論方式如下：人民在街市行走時，每人腰間所佩的短刀應多少長及如何銳利。在法律，法庭及警察勢力之下，詭詐的人民沒有行為反抗刺殺，社會可以維持現狀。於是規定准許攜帶短刀的長度及銳利，將完全操在頑強狡詐者的手中，弱者將一任他們支配。此項比喻的目的，意即在此。實在說，我們有國際聯盟同世界法庭。但國聯僅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世界法庭並沒有威權，執行其判決。這種機關並不能保證一個受攻擊國家的安全。若牢記此點，現時法國主張沒有保證，拒絕裁軍的態度，並不若普通觀察的嚴重。

如果我們不同意限制各國的最高主權，如果同時所有國家不擔保採取共同行動，反對任何一國，公然或暗地違犯世界法庭的判決，我們不能逃避一般無政府的恐慌狀態。沒有策略能使一國無限制的主權與反抗攻擊保證妥協。是否需要巨變，使各國必須對承認之國際司法機關決議務要施行？在最近將來是否有希望改進，却不易說。但每一位擁護文化正義的朋友，必須盡力向他的國人說明此種國際共同責任的需要。

某種觀察將要反對此種觀念，認為太過於注重組織而漠視精神——尤其是道德——方面。當有人說，理智的裁軍須先於物質的裁軍。更有人說，國際關係最大的障礙厥為達於最高度的國家主義，即普通所謂之愛國主義。在前一世紀半中，這種拜物教，獲得非常的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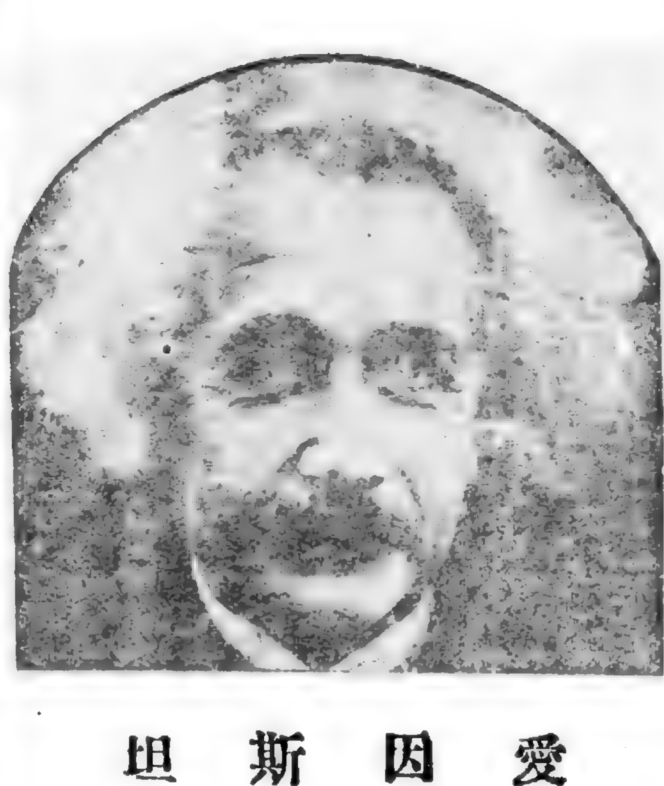
為要說明此種反對理由，我們必須認識，組織同精神二者實是互相為用。不僅組織要依賴傳統感情的態度，各種組織的

起源與經歷皆與上述二者有相當關係；反之，現存組織又頗能支配人民感情的態度。

今日各國國家主義皆極發達，在我看來皆與徵兵制或全國皆兵制有密切關係。要求施行全國皆兵制的國家要在他的人民中間培養國家主義的心理，作為軍事效用上一種心理準備。青年在學校時即授以宗教同武力是他們的光榮。

照我個人意見，施行徵兵制為白種人道德退步一個重要原因，這種退步引起重大疑問，我們的文化，甚至我們的存在是否能繼續下去。考徵兵制發端於法國革命，未幾即傳佈於各種民族。

結果，凡抱國際觀念及反對極端愛國主義的人必須反對徵兵制。在道德立場上拒絕服從兵役，可以受嚴重的制裁，社會這種制裁是否較前數世紀宗教所施的制裁還要感到慚愧？我們能否（照開洛克非戰公約規定）將戰爭置諸法律之外，而同時將無保護的個人置諸國家戰爭機關之下？



愛因斯坦

如果在裁軍會議中，吾人不願限定於組織及技術方面，而要以直接方法及教育理由討論到心理方面，我們應從國際研究，規定某種法律，根據這種法律，人民有權拒絕服從兵役。這種辦法毫無疑義要有很大的道德影響，柏林赫爾德教授有下列之建議，我願請求美國公民予以判斷。

『自開洛克非戰公約中認戰爭在道德上是非法的，全世界各國政府公認戰爭為不光榮不能用以解決各國間糾紛的方法。至少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每一國家或每一政府，其代表曾簽字於開洛克非戰公約者應神聖的（以裁軍會議及開洛克公約精神）絕不要強迫任何國家或任何政府參加保衛的戰爭。』

『建議：所有開洛克公約之簽字國對全世界代表各該國政府允許其所代表之國家的人民，不能由政府用武力，道德或其他壓力強迫其直接或間接的參加任何戰爭行動，或直接間接以某種方式援助此類行動，如果這是違反其道德的或宗教的信仰，以及違反其良知。沒有各種僧侶被迫在宗教事務上或其他宗教儀式上，頌揚軍人的武器，或參加戰爭的人們，或則為優勝的國家祈禱上帝，因為這種行為（在以戰爭為非法的觀點看來）認為是不光榮，及違反親愛鄰人的精神的。

『接受上述建議，在簽訂開洛克非戰公約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進步的重要工作，現在是第二步。神聖的說，對全世界，各國應將對人民的道德責任制定法律，這種道德責任由開洛克公約而來，並減輕世界裁軍中的技術問題。』

總起來說：僅僅協定縮減軍備，並不是一種保證。一個強制仲裁的法庭，必須賦有執行威權，由各參加國作後盾，可以採用經濟的同軍事的制裁反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全國皆兵制，乃不健全的國家主義之重要發動力，應大加攻擊。特別是反對服從兵役者應受國際協定的保護。

最後我要提出一部書，明日之大戰(Morgen wieder krieg)，瑞士包爾(Ludwig Bauer)著，柏林Ernst Rowohlt Verlag 出版，該書以銳敏眼光毫無偏見的態度，詳細的心理分析來討論我所討論的問題。

下、包爾博士的超然國家

愛因斯坦論文中所引的『明日之大戰』，最近在德國出版，包爾博士是貝式爾國民雜誌的政治批評家，其著作中對政治經濟製造戰爭的力量有驚人的分析，並考察設立世界聯合，有力量來反抗政治的國家主義及經濟失望的毀滅力量之可能。他很讚美好像有和平希望的趨勢，將有使世界陷入第二次大戰——人類行將毀滅之第二次世界大戰。

據包爾氏說，希望的象徵並不很多，也不很有希望，而認為最有希望的，卻多不可捉摸。但毀滅人類文明戰爭之危險，卻很多而且很可能。包爾一個一個討論，一國一國討論，他認資本主義為戰爭的原動力，預防戰爭，須依賴設置一個超然政府，對全世界的經濟生活，施行一種有系統的管理。

包爾氏說：『我們的弊病有一種救治方法，就是要克服國家。其方法有兩種方式，——各國的安定，及克服恐慌之系統的經濟組織，為人類社會準備一種新的方式，在新社會中，機器不是威嚇而是一種輔助，奠定了新文化的基礎。

『這種辦法包括些什麼？不僅是條約及簽字，而是一個各國聯合。這個聯合要有權力，不像國際聯盟僅有虛名。是一個隨時可以行動的法庭，像其他法庭一樣有法律作後盾。有強制執行其決定之權利。設置這種和平工具，制定規章手續，即無國際軍隊，亦可執行懲罰，沒有國家敢於公然施行侵略。這也並不困難，惟一口實，就是技術的困難，所缺少的為否認舊式國家的意志。

『各國關係呈無政府的狀態，而我們的經濟生活也同樣的呈無政府的狀態。用自由個人創造，及其他好聽的理論來辯護，也沒有用處。原理是為人而定的，不是人為原理而存在的。實在，自由創造，久已被托拉斯及各國為經濟自是而堅決的無意義的鬪爭所代替。

『和平只有用強迫可以達到，且惟有如此，經濟恐慌方可以克服。此種事業自為人類從來所經歷的最偉大的事業，但在認為需要及以強迫服從之武力為後盾時，其成功頗有可能性。

『超然國家，需要草定一個精確的經濟計劃，各區的商品供給，生產，消費量皆要有估計，各國的富源，地位，礦產，氣候，及人口之容量應皆有計算。』全世界之生產分配應由一個中心機關管理。照一般利益講，私人權利要居第二位。但生產要與消費調劑，工人應有一定的工作，農人及製造家應有安

定的物價。

包爾博士相信，國際聯盟有點用處，理論上較實際的用處要多些。在沒有懲罰破壞和平者的可靠方法，所謂國際聯盟不免只是一個空名。包氏又發現教堂久已不反對國家的權利，結果也很少能夠阻止國家主義同戰爭，社會主義變成資產階級的及國家的，資本主義之黃色國際已被解散，各資本主義國家雖反對戰爭，但要求常引起國際糾紛的國家關稅。氏相信若胡佛總統去夏建議緩償，要求以反對戰爭之政治安定為條件，或則可以眞正能救了歐洲，但他未能如此，因他不願意救歐洲，只願救濟美人在德國之投資。

包爾博士主張，無論國際聯盟，教堂，社會主義國際，及美國領袖皆沒有保障和平的希望。是以常有戰爭及毀滅實現恐怖。此種恐怖應加以培養及刺激，因為我們避免巨變的最後希望，即根據於此種恐怖。

將降臨的危險：蘇俄的向西方社會挑戰，（現在在吾人與過激主義者之間只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的無產階級的生活較蘇俄為優，但假定情形不是這樣，）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莫索里尼可以引起戰爭，惟不敢戰爭，但法西斯主義內在的弱點，可以強迫義大利加入戰爭來挽救義大利人的面子。）；法國努力於不可能的工作，使世界苟延殘喘於一九一九年和約束縛之下；德國常常有推翻這種和約的威嚇，要求他國也解除武裝；其他反對戰爭之東方民族及美國對於制止戰爭却毫無工作。

Apocalypse的三騎士包括戰爭的威嚇及吾人文明的毀滅，包爾以為是白璧德，淺薄而有精力除賺錢外一切不知道的普通人，黑衣的，棕衣的或其他顏色之國家主義者，及赤色而具獠牙的過激主義者。

如果我們要避免戰爭及共產主義革命，包氏主張我們必須『救濟革命』，——設置一個超然的國家，保證和平，管理經濟合作。此外沒有旁的方法。

我們介紹二人的主張後，得到一個結論。無論刻將開會的裁軍大會工作如何，要想避免戰爭，在縮減現在軍備之外，更要反對各國施行的徵兵制，要反對施行徵兵制，各國應訂立國際協定，保護拒絕服從兵役的人民。這是消極方面。積極方面，更要糾正現在世界政治經濟制度，要糾正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等，資源財富，製造享用分配不均的弊病。欲達此目的，須設置比較國際聯盟有執行權力的超然國家。中國在現在世界舞台，自己分崩離析，敵人步步逼來，為人道計，為世界和平計，為中國前途計，皆要反對任何世界戰爭。（完）

清華周刊 第三六卷 第五二一期

目錄

國立清華大學週刊社出版

中國社會 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要目

零售每期五分：訂閱全年一元

通訊處：北平外西華門酒醋局三號邢必信先生轉

中國社會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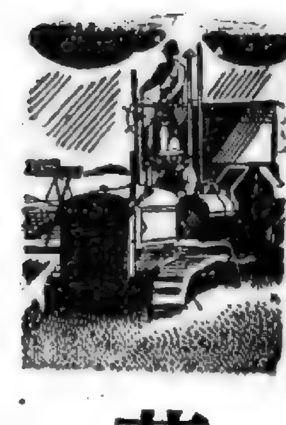
時事月報

二十一年一月號要目

定閱價目

每冊二角五分　函購加郵費三分
國內全年二元八角　半年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七元五角　半年四元　郵費在內

社址　南京鼓樓　各地書局均有出售



蘇俄的無名偉人

介西譯

最近合衆社莫斯科電，目蘇俄工業領袖爲五年計劃「偉人」。蓋指蘇俄五年計劃之成功，多賴工業領袖。此篇爲美國都克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博士所著『蘇俄經濟生活』一書之首章。論及蘇俄工業經理在蘇俄工業中之地位，蘇俄對於彼等成功如何優待，對於彼等失職，如何懲罰。五年計劃成功，端賴此多數無名偉人。以視吾國偉人，高唱以「在野之身」挽救國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　記者

蘇維埃經濟制度，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變形而已，有特殊方策，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經營。這的確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並且是各種社會主義實地施行的先鋒，破題兒第一遭。在這方面，牠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如果在國會佔大多數，獲得政柄時，大致會要實行的那種制度，根本不同；雖說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兩者都宣稱相信最後社會主義有取資本主義而代之的希望，但是彼此究竟有沒有眞正破壞資本主義制度而另用一種極端不同的來代替牠的慾望和決心，很成問題。然而俄國的共產黨却是已經這麽做了。

私人財產，除去具有極端個人性的以外，都已消滅，不復成爲社會上的一種制度了。衣服，器皿，書籍，各種雜色家庭用具和設備，與蘇維埃政府的債券，還算是有私產權的物品；但就令這些個人用品的私產權，也遠非絕對的。富農(Kulaki)和私商(Nepman)兩類人的這種財產，甚至時常非法被奪，他們自然不免有些傷心。在蘇俄就是少量財富，任何人也不能蓄積，這是蘇維埃經濟制度的成功。即算繼承大宗財產，是辦得到的事，但是遺產法根本不准遺留這麽些財產給後代子孫，奈何！

在工業方面，在商業方面，最後在農業方面，私人所有權和營業權，不是已經完全消滅，便是正在毀壞的中途。如今蘇維埃聯邦境內，私人收受贏利，利息和地租，差不多減到零點了；祇對政府債券，還得付與利息；此外，少數人民在新經濟

政策實行以後，經政府允許，建築了些房屋，現在仍得招租房間。但是在重要經濟事業當中，地租和利息，二者都已經歸爲烏有了。現今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已告結束，私人收受贏利，也就業經隨之而終止。收入來自這些方面的「掠奪階級」——地主資本家和投機家——昔日掠奪別人，今也倒被別人掠奪了。人們現在都以爲工人完全獲得了他們的工作的效果，再也沒有甚麼「剩餘價值，」因爲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勞動國家已繼資本主義國家而起了。

但是倘若私人贏利制度消滅，工業怎樣能夠進行如故呢？甚麼東西能夠代替這種誘導人們生產的贏利呢？這裏我們第一必須說明的便是：普通勞動者對於生產努力的動機，並非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的，有很大的差異；若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工作效率較大，是因爲他們爲自己而工作，並非爲政府而工作，那簡直幼稚的可笑。這種說法，顯然不對，因爲大部分人祗不過是被雇傭而工作，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在蘇維埃聯邦也是這樣。但是工業領袖方面的情形，完全異趣。那末怎樣能夠得到精明能幹的工業經理呢？這種人有甚麼利誘使他們的工業經營到極良善的地步呢？專爲社會服務的動機繼自私自利的動機而起，業已見諸事實了嗎？

工業經理人物的情形的描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不獨是因爲經理位置的重要，同時也因爲這麼可以反映整個經濟與社會制度的一些顯著特徵。

最初，我們必須知道蘇維埃工業的整個觀點，與資本主義工業的，極端不同。當「戰爭共產主義」的初期，工業剛被國家奪去經營的時候，銀錢消耗和生產的關係，極其混亂。有一部分人的意見是以生產爲的不是市場，不過是爲出產貨物而已，同時在資本主義工業裏銀錢消耗多少，足以評定生產成績的觀念，也就應該完全擯棄。自從新經濟政策產生以後，這種局勢，全然轉變了。銀錢的價值，大部恢復，工業再度爲市場而生產，同時計算生產消耗的觀念，也漸次復興。但無論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抑或當今已告結束的時候，在蘇維埃工業中，牟利都非元始動機。雖則人家希望蘇維埃工業，可以經營到贏利昭彰，然而這種贏利，却不是生產的首要目的。蘇俄工業監督知道如果因爲方法較優和各方而從事節儉，他能增加贏利，那末，降低他的生產品的賣價，或者提高工人的工資，便可將工業贏利減少，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這兩件事情，似乎也有異理。從事節儉和方法改良，結果可使價格降低，工資增高，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在蘇聯，要產生這種結果，得以採取直接行動，不單靠「自然律」的漸漸演進而成。還有一點，工業經理也很明瞭他所謀得的贏利，會被政府給與托辣斯中某個別的工廠，或者用到某種完全不同的工業上去，無論如何，他總不會藉估有資本或貨物的方法，而享用這些贏利。負責的經理人，大概是一個共產黨，但就令不是共產黨，他也曉得他當工業監督的成功，不一定取決于贏利的多少，還有旁的方法，可以看出來。設想他在一定時期內，要出產某種品質的貨物若干，而他在規定或較短時期，出產足額或較多的貨物，品質

合格或者較好；在評定經營工業的成功與否上，這些因素，比贏利還看得要緊些。此外，還有一件事，便是勞動狀況改良的程度，也可挪來計算經營工業的成績。最後尚有一個測量成績的最重要的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方法接近，那便是生產消耗的減少。後面這一件事是蘇維埃政府很屬望的。自然，減少生產消耗，也是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經理增加贏利的一個方法，不過蘇維埃執政者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執政者所用以減少生產消耗的各種方法，一概搬來應用。他不能減少工資，至少明目張膽；不能如此；對于按時算錢的工資，一點兒都不能削減，不獨如此，反倒必須增加，至少每年必須增加少許；他可以酌量裁減包工工資，這是因爲勞工生產效率增加的原故，却與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同志一樣。但是採用這個方法而減少生產消耗的限制，在蘇俄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稍許嚴厲些。雖然，提高工作速度，兩者同樣進行不懈，也許資本主義國家的成效要好些。有一個重要處所，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可決定贏利有無和多少，而蘇維埃企業的監督者漠不關心的，那就是在于價格和買與賣方面。蘇維埃經理不必孜孜于買賤賣貴，也沒有甚麼賣貨問題，因爲總是求過於供，他的出產，常有應接不暇之勢。

在蘇維埃工業監督者方面，要求生產效率高超的動機，非常之强。事業成功，報酬很豐；事業失敗，處罰極嚴。大多數負責監督者現在都是共產黨員，事業成功就等于地位擢升，地位擢升，就等于權勢加大。爲衆表率的共產黨人的一顆心，就好像一朵火，心中的權威和領袖慾，好比是在猛烈燃燒的火燄。在資本主義世界，消費於爭財富，爭社會地位，爭生活舒適的精力，一到蘇俄便發洩於爭權勢和領袖上去了。

蘇維埃工業經理的責任，正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經理的一樣大，假使他是一個共產黨員，那末他的治權，也不亞于他的責任。處蘇維埃經濟制度之下，擢升的機會，比在資本主義國家，真是不知道要多若干倍。少數舊有被遺留的中產階級經理員，快要滾蛋了。現在蘇俄有一個偉大的建築和工業的發展的驚人計畫，正在進行。新集合的農業，需要千千萬萬的人員服務，作大小行政官的老朽階級，全被驅逐。地主，中產階級富農和頑固的智識階級，也都被徒流，壓倒或殺戮了。共產黨員祗要有相當的勢力和才幹，將有無限的便宜機緣，奪獲政權

蘇維埃企業監督者的生涯，不完全仰仗于他執行生產計劃的成功。假如他是一個活動的黨員，而常留心盡忠於黨，無論境遇如何，總會有人來關心他，這是他本人可以確信的。倘若他作某種事失敗，可調換到另一個差事上去。他的活動力和守正致，足以證明他的意向優良，因此，倘使他的生產事業失敗，似乎也不致受實際的處罰。假如他來自職工協會，便可由工業監督處回到那邊去；或者就一政職，無需充任工業經理的那種執政能力。還有不得不說的一點，就是有共產黨籍的監督員，要消磨大部分時間于黨務工作中。事實告訴我們說道，所有出人頭地的黨員，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

除掉純粹黨務工作以外，他必須與本廠工友，托辣斯中各工友的代表，托辣斯與工團的監督，各省Oblast執行委員會的

代表，和本廠鬚髮隊員犧牲大部分精力于無限制的委員會中。當今由工人直接管理，轉到此刻通行的單一責任與政權制度的過渡時期，這些無窮的委員會，並沒有減少；因爲雖然工人直接管理的實質，已被取消，但是至少他們管理工業的各類外場面，總當暫時保留，敷衍面子，藉以安慰那些工人。委員會會所似乎每個工廠，每個辦公室，每個部署，每個機關都附設的；有中間架着面鋪紅布的桌子，桌上擺着免不了的水瓶和玻璃杯，看起來，是一種沮喪氣象，叫人回想起，人類的光陰和精力，爲在這些地方開會，不知白費了多少。這種情形，將有改良的可能，因爲工業監督員，甚至技術部人，變爲共產黨的，一天一天增多，或許至少是在黨的淫威下訓練出來的，工人必須藉保全面子而得安慰的那種感覺，無疑義的會減輕。同時，許多無用的委員會，可以裁撤，不過目前馳們之爲工業中的一大缺憾，這是不無理智的感想。

執政者和勞動者雙方虛擲工作時間，對於生產事業，都有很大的損失，行政官用盡精力，和以在此等會中空談而代工作的趨勢，是蘇維埃工業進展的一大障碍。

對於成功的行政官的報酬，不獨是政權慾的滿足罷了。假如一個托辣斯營業獲利，行政官可以吃紅，在分配托辣斯贏利收集而成的存欵時，他多少有點分。但是假設監督者是一個共產黨，他的薪資，限制每月祇能支二百二十五盧布（名義上約合一百六十元），不過外水甚至比正薪還要緊些。

對於生產事業成功者，物質與肉體方面的報酬，第一，是任何大小企業監督會得一輛汽車，自由開行，開車的車夫，自然是跟着來的。次之，是他有一個頂好的機會，選擇住宅，這兩件事並非過於奢侈，實際上，大抵不過是監督者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設備的最低限度而已。但在一個住宅於質，於量，極端受限制的國內看來，這是很令人垂涎，而值得注意的。除上面所說的以外，他還有機會出門赴會，不費分文。凡屬促進本行事業的希有機緣，好比是訂閱專門雜誌等，他全可得着。有時，甚至被送出洋，研究生產方法，學雜等費，一概由政府津貼。

假使他或他家屬害病，政府當局對他們的看護和醫治，不獨較別人的好，而且來的快些。他的消暇的別墅中，設備也比旁人的完全些。如果他的職業允許他住于一個希有的大城市中，他還得爲『職工俱樂部』的會員，這些俱樂部，常設於某某過去般商富賈的房屋中，而會員資格，大半限於監督者和工程師。

自然，所有這些物質利益，總計還算是絕對的很少，與在資本主義世界那些行政的相比較，簡直可視爲等閑，未免有天壤之別。雖然，享受這些利益的人，大多數是從前的勞動階級，大部生涯，與貧困爲伍，現在忽然得到這樣優待，所以不禁感覺無窮甜味。

我們也須牢記這些物質上的利益，較普通民衆所享受的要好些，非特如此，並且在那種環境之下，可算是得物最厚的。這一點的意義，極其重大，因爲謀報酬，絕對的不如相對的切

要，前者不易言。還有，有共產黨籍的監督者，薪金所受限制，沒有想像的那麼大。蘇維埃聯邦分配食糧，既然到了那種田地，銀錢快要失其重要性了。職工協會的會員資格，可以令人祇出半價，購買戲票。假如他的大名，列在工人名單內，所分肉食和麵包，還得加倍。合作社位於工廠近邊，工廠工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的。他們通常所獲得的食料，都比辦公職員和一般民衆的要好。凡屬工人階級的那些利益，成功的行政官，都得有之。總之，不管他的工資或薪金如何受限制，他的物質方面的享受，在蘇俄境內，可謂至矣盡矣，再沒有比他更好的。

貪贓，本來是想奪取較高政權的一個重要誘因，我們現在要問蘇維埃行政官有沒有機會作這種非法事情？答曰不行。這種機會，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少的多。禁止貪贓的預防和懲罰方策，二者都很苛刻。每個工廠和托辣斯裏邊，成敗的開支和財政的核算，政府派有專員管理，他不獨對於托辣斯和工廠監督負責，並且還得對國家負責，他的主要責任是向國家負的。還有，企業賬簿，不僅像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樣，祇給很小一個團體看，並且還要到黨部，職工協會和國家經濟與財政機關的人員手裏去。

在蘇聯，防止貪贓的懲戒法，成爲國內最可怕的一件事了，犯貪贓罪的人，差不多總不免被處長期徒刑，有時政府甚至要取防衛社會的最嚴酷的方策以加諸他——槍斃。審訊期間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庭的着實要短，但是處罰，則靠得住的多。蘇維埃法庭，很少講究官樣文章和繁文縟節，更沒有甚麼法律上的精密。不惜巨資，延請律師，但犯人畢竟不能藉此精密法網，以作護符，而免于難，因爲法律並不是法庭的主人翁——有人說，這裏法律還屬次要，沒有人瞧得起，這話真的不錯。法庭可以酌量情形，規定處罰，至如法律，本無所謂矣。這點無疑的可以證明蘇俄人民的生命，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同胞一樣受法律的保障，結果至少使司法威嚴掃地，祇圖敷衍了事。還有，某工廠或某托辣斯的監督要受本廠或黨部的定期審查，如不忠于黨或辦事不力，被發現時，都得免職；並且任何人都有權柄不經正式法律手續，而控告他。雖然俄國人民的誠實程度普通都很低，因爲他們是文化未開的民族，這種民族慣于是不誠實的，但是整個制度却能使經濟企業中的經理人的偷竊或貪贓，的確是很艱險，不容易做。除上面所說的以外，又加上向可怕的政治警察(G.U.P.)面前誣謗任何人的無窮時會，因此令人的誠懇營業政策不受惡影響，澈底受庇護了。除極小者和與國帑無關的以外，人們不聞有貪贓之聲。固然俄國人民彼此偷竊，極其自由，譬如合作社的書記從食糧簿上偷牛油券，和火車上的行旅被人鈎出窗外竊走，都是很平常的事。還有其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小小偷竊，在在都是，不過侵吞公欵，危險太大，沒人敢于去作。

雖然，用以防止貪贓的精密組織與制度，不幸却是產生壓倒全般蘇維埃經濟的色彩很深的官僚政治和虛文縟禮的一個原因。

作經理生產成績優良的報酬的私人贏利，雖然消滅了，但

是蘇維埃的經濟制度，不靠任何「社會服務」的動機來代替牠們。關于共產黨，沒有一件事是柔和或徇情的。共產黨與唯心論者，改革家，自由主義者，或「空談的社會主義者」，都沒有關係。共產黨的藐視他們，正好像是仇恨資本主義的「掠奪階級」一般。共產主義是特別殘酷不仁和「開水煮硬了似的」。現在的蘇俄不僅是勞工獨裁，甚至也不僅是共產黨獨裁，簡直又是共產黨內斯丹林黨的獨裁。統治權的基礎建築在武力和「紀律」上，經濟組織，正同政治組織一樣。在經濟組織中，固然「紀律」沒有發展到爲政治組織的特徵的那麼完備，但是武力這個因素，在兩者中，却是同樣强大。

我們必須懂得共產黨操縱工業，不僅由于他們的控制蘇維埃政府和勞工協會，同時也直接由於共產黨本身的組織。一個蘇維埃工廠的監督者，如不滿人意時，黨務當局能採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將他免職。但這不僅對于工業和國家經濟其他各部有共產黨籍的監督者是如此。共產黨的全體，劃分爲「分子黨」Cell，後者在國家經濟的每個單位中都有。假如沒有那個爲權威，武力和狂熱的大源泉的共產黨，那末蘇維埃俄羅斯，簡直是會夢想不到。

人家常講，社會主義制度與其說是依賴誘惑，毋寧說是依賴武力，這不僅在蘇聯已經證實，並且這種武力差不多完全與任何形式的德謨克拉統治，脫離了關係。社會主義者爲辯護他們的主義和制度起見，對於控訴他們會造成多數操縱少數的專制的人，要加以反斥。雖然，在蘇俄，我們却是找着了以少數人專政爲基礎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試猜一個社會主義的統治權能不能建在別的基礎上？這倒是很有趣味的一樁事。

爲現在蘇維埃統治的特徵的武力因素，破壞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不顧個人生命和自由權，過慣了西歐或美國生活的觀察者，當然看了是不高興的。雖然，蘇維埃經濟制度獲得的成功或者說牠獲得的生存，全靠這個武力因素，究是可能嗎？固然這個答案，對于決定蘇維埃經濟制度一些無疑的功績，能不能復現於資本主義之下，關係絕大；但是作者此時不願答覆這個問題。將來或可貢獻少許可作議論根據的研究資料。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一年一月廿一日止

蔣汪合作之國政

統一政府成立後，中樞空虛，瞬將一月，汪蔣合作，近始成功。如外交，財政，裁編軍隊，澄清吏治，討伐匪共，公開政治，皆國人引頷企望早日實現者也。黨國諸公過去誤國多矣，帶罪立功，此其時也。

成立特務委會

汪蔣胡三領袖大各一方，合而不作，中央政治會議，不能開會，大政諸陷停頓。孫科在上海時與馮等會商，組織特務委員會。中央黨部十四日下午八時開第三次常務委員會，出席者葉楚傖・陳果夫・孫科・居正・顧孟餘，列席者蕭忠貞・馮玉祥・紀亮・黃吉宸・張知本・孫鏡亞・林森・黃少谷・薛篤弼・恩克巴圖・克興額・白雲梯・石青陽・李濟琛・鄧家彥・鄧古南・李宗黃・李次溫・洪陸東・陳銘樞・段錫朋・王祺・楊杰・劉守中・焦易堂・周佛海・馬超俊・朱培德・吳鐵城・謝作民・張道藩・朱家驊・李宗仁・陳友仁・李文範・陳慶雲・覃振・張厲生・陳立夫・余井塘・谷正綱・陳孚木・范予遂・鄧飛黃・顧祝同・羅家倫・苗培成，主席居正，秘書長葉楚傖，決議事項如左。

（一）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特務委員會組織大綱，

（二）推于右任・張人傑・張繼・居正・孫科・陳銘樞・朱培德・何應欽・馮玉祥・李濟琛・李宗仁・陳友仁・顧孟餘等為中央政治會議特務委員會委員。

附中央政治會議特務委員會組織大綱。（一）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未實行負責以前，為應付國難，迅速處理緊急政務起見，於中央政治會議設特務委員會，專負其責，但關於重要方針，仍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之。（二）特務委員會委員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中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組織之。（三）特務委員會依中央政治會議所決定方針之事項，交由政府各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迅速執行之。（四）本大綱由中央執

行委員會議決施行。

十四日晚中常會散後，十時接開中政會議。直至十五晨二時方散。討論問題以涉及外交者爲多，其次對公債停付本息問題亦有討論。以各委員贊否不一，無何決定。

特務委會十五日下午五時在中央黨部開會，到孫科・馮玉祥・朱培德・李宗仁・李濟琛・居正・陳友仁七人。曾仲鳴傅秉常亦列席，七時四十分散會。會議所討論仍爲外交問題，但不宣布，財政問題並未討論云。

要人雲集西湖

蔣介石十三日到杭州，寓澄廬，十四日發表談話，深感進退兩難。但國府要人皆先後赴杭。顧祝同賀耀祖俞飛鵬趙觀濤張羣楊杏佛王伯羣朱家驊十四日先後至杭。陳銘樞范其務十五日由京飛杭，促蔣入京。即夜十時與張羣乘專車返滬。車至筧橋，蔣介折回，由公安局長何雲派汽車疾馳至筧橋站，上車回杭。重赴澄廬略談。於十六日上午零時四十五分返滬。張羣且偕陳銘樞至滬後，陳持有蔣親筆函，由顧孟餘交汪精衛，故汪即行赴杭。蔣十五日遨遊湖山，十六在澄廬開始接見賓客，馬福祥最先延見，葉楚傖・方本仁・陳儀英・陳果夫・孔祥熙夫婦・張壽鏞・周佛海・鈕永建・皆先後至杭。

汪蔣澄盧把晤

十六日下午五時，汪將赴杭。自所住醫院出。由其甥及女公子扶掖，自樓而下。陳璧君不使汪與人語，逕登汽車，直駛抵王渡，登赴杭車。汪使人出告，謂將赴莫干山，蔣亦將往云云。六時半行，同行者陳璧君及女公子・汪甥陳耀祖・唐海安等六人。汪宅留兩電，一致胡漢民，電云，『弟臥病兼旬，最近數日始獲稍愈，病中屢接南京及各方同志催促弟等入京電函，中心焦灼，莫可言宣。現介兄已抵杭州，約弟往晤，弟擬即往晤商一切。我兄近日尊體何似，極念，甚望能即日啓程北來，俾得遇事承教，專此電覆，並祈賜覆。』一致孫科及陳銘樞，電云，『弟前告兩兄，本月十日針注完畢，即可入京養痾，嗣因六七等日屢患眩暈，停止醫注，延至今晨，始告完畢。聞介石兄已來杭州，擬即往晤，盼能偕同入京，先此奉聞。』汪精衛十六夜十時四十五分到杭州。宋子文・魯滌平・陳布雷・等到站歡迎，宋登車迎汪下車，逕赴澄廬，與蔣相見甚歡。至夜一時汪尚未出。汪夫婦寓西泠飯店。

汪蔣合電孫胡

汪蔣晤談，甚爲融洽，乃於十七日合電胡促駕。胡意仍未少動。汪蔣即合作，胡不來，亦不大礙。

一

蔣汪致孫科電云，『南京行政院孫院長鑒，兆銘昨日下午六時由滬赴杭前曾致一電，想已達覽。昨夜深抵杭，今晨與中正相晤，商榷一切。弟等深願竭其心力，助我兄支此危局。頃已電致展兄，懇其即日北來。中正暫回故里，兆銘因宿疾未痊，擬即在此開休息數日，專候展兄駕至，即聯袂入京。並祈我兄再電展兄勸駕，關於一切大計，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行決定，是所至禱。汪兆銘蔣中正篠（十七日）印。』

二

又致胡漢民電云，『香港中國電報局轉送胡漢民先生惠鑒，兆銘昨日下午六時由滬赴杭前曾致一電，想已達覽。昨夜深抵杭，今晨與中正相晤，商榷一切。竊念此次一中全會推兄及弟等三人担任政治會議常務委員，論常務委員之職責，僅于會議時輪流主席，弟等三人中因事偶然缺席，原無大礙。惟一中全會之意，則在冀望弟等三人能一致努力，共赴國難。故弟等唯一希望，在吾兄即日命駕北來，中正雖束身引退，猶在詬毀叢集之中，兆銘雖大病未痊，亦深願追隨吾兄，一同入京，協助哲生暨諸同志，以共支危局，臨電盼禱，無任神馳。汪兆銘蔣中正篠(十七日)印。』

三

孫科十七晚接汪蔣電(電文見前)當晚即電胡速駕，電云，『頃接杭州汪蔣兩先生來電，專候大駕北來，聯袂入京，共決大計，務乞慨然俯允，即偕子先生返都，以安全黨國，順慰衆望，無任盼禱。孫科篠(十七日)印。』

四

胡漢民十七日覆汪電云，『得銑(十六日)電藉悉尊恙就痊，極慰。弟血壓久未退，稍過勞頓，睡眠不適，且時感眩暈自汗，益信非長期休養不可。病中無時不以國難為憂。正當途徑，認為政府既經更新，則必使政府負實行政策之全責，而不宜陷之於無所適從之環境。此時國家民族，最大問題，亦莫過於抗日剿共，祇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吾黨數月來共同確定之政策，而吾輩以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以副國人之喁望。兄嘗言對某則遜，對某則直，弟對同志則欲兼之，遜者遜於功名權利之事，直者直於是非道義之間，時人不察，輒為種種之揣測，良可笑歎。』

煙霞洞商大政

張繼張靜江乘自備汽車十七下午四時由京抵杭，六時赴宋子文宴，蔣亦到，張人傑張繼十八日午在西湖煙霞洞宴在杭中委。到汪，蔣，孔祥熙宋子文等。十八日晨十時，毛邦初自杭州駕蔣自備飛機赴京，即至國府謁孫科，述汪蔣有事待面商，特來迎接。孫與何應欽吳鐵城商定同去，十一時孫何吳偕陳劍如等共六人同至飛機場，十一時二十分啓飛，下午一時抵杭。孫科何應欽到杭，即至烟霞洞。蔣汪在烟霞洞宴後，在別室商談，與議者為孫科•張繼•張靜江共五人。吳鐵城•何應欽等遊山。談畢，四時五十分下山。有記者詢孫會談結果，答「圓滿圓滿」。問何時回京，答「就去」。蔣汪分回澄廬•西泠飯店。孫晚住蔣莊，蔣晚宴汪。孫•何•張等，席間交換黨政意見，十時散。

據二十日孫科到滬後發表談話，謂『此次承蔣汪邀本人到杭晤談，兩日結果甚圓滿。蔣汪均以非約胡到京，不足以完成黨內團結一致之局面。但胡復蔣汪電，則仍主以在野資格贊助政府，使能實現責任內閣精神，實不必共同入都，反涉牽制行政之嫌。在胡老成謀國，顧慮深遠，本人極為感佩。然今日之難局，實非京中少數當局所能負責解決。必蔣汪胡共事指導，全國一致，始克有為。張靜江張溥泉居覺生均同此意，力勸蔣

汪先行入京，已得蔣汪慨允。汪今晚由滬去，蔣明晨飛京，中樞充實，困難之時局可望日有轉機。至胡複汪蔣電中謂在野贊助語，本人以為在廣義言，現政府為國民黨中央執委一中全會所產生，非一二人所成立，則整個國民黨可謂在朝，中委尤無在野之可言。自狹義言之，蔣汪胡均是中委，固可以中委資格參與政事，更不能分別在朝在野。余深信三先生來京，共同負責，祗有指導政府決定大計，使政府當局有所秉承，乃能負責做去。三先生身為常委，負黨國重望，若相率不前，致陷中樞空虛，使內政外交遷延不決，則政府同人雖欲負責而無從，其為害實大。余經以此意電胡，以胡先生之明達，想必為然云。』

各方促駕函電

汪蔣接胡巧電後，十九日電胡，仍促入京，原文云。『香港中國電報局轉胡漢民先生鑒，巧(十八日)電敬悉，所示各同志宜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責任內閣之職權，貫澈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誠贊助，極佩偉論。弟等此次邀同吾兄入京，即為欲達到此目的。蓋即使吾三人此時不敢遽承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之職，而既備員中央，則對於政治會議不能不參加，以表竭誠贊助之意，此為一般同志所責望於吾三人者。昨日哲生兄由京來杭，備悉哲生兄亦已電懇吾兄即日北來，值此國難嚴重時期，吾輩三人與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時商榷，誠不如同聚首都，隨時獻替，較於黨國有裨。謹再電奉請，立候吾兄尅期北來，共赴國難也。汪兆銘蔣中正皓(十九日)。』

孫科十九日電胡漢民促北上，原電略謂『此次中央政制改革後，行政院實對政治會議負責，但政治會議常委三人均未在京主持，對內對外，黨國大計，無從決定。個人雖欲負責，亦不可能。兼旬以來，徘徊焦急，屢次電請我公北上，最近汪蔣兩先生湖上會晤，科亦乘飛機到杭，並已將斯意面陳。汪蔣兩先生，允於日間偕同入京，但仍甚以未得公來為念。希電複汪蔣兩先生慨允北上，聯袂入京。』

南京各部會長十九日電蔣汪，請即入京，原電云，『杭州何部長敬之兄轉呈蔣委員汪委員鈞鑒，聞鈞座將聯袂蒞京，中樞有主，秉承有自，不獨銘樞等之所仰企，抑亦中外之所屬望，臨電翹企，寸陰若歲。陳銘樞・李文範・陳友仁・何應欽・陳紹寬・黃漢樑・陳公博・葉緯恭・羅文幹・石青陽・劉瑞恒・段錫朋同叩，』

十九日閻錫山電蔣汪胡云，『頃接哲生先生示書，謂國事如此，此間同志僉以此時惟有敦促胡汪蔣三公一同蒞京，主持中樞，先求安內，始可攘外等語。迴環誦讀，實獲我心。誠以黨國危亡，間不容髮，苟非全黨一致團結，戮力同心，則危亡之禍，無可幸免。三公黨國柱石，萬衆景仰，際此國事飄搖之秋，尤賴賢勞一體共謀挽救，切盼兄等早日入京，同負艱鉅，多難興邦，庶其有豸。區區之忱，實難盡言，臨電神馳，無任盼切，閻錫山效(十九日)。』

汪蔣決定入京

孫科十九日自杭電京謂，與汪蔣晤商甚洽，力促共同入京，汪蔣首肯。定二十晨偕同進京。鐵道部花車一列，十九晚

到杭迎汪蔣。

二十晨，杭州霧，汪蔣未飛京。蔣派王世和赴京，先為佈置。王二十晨到京，即為張羅一切，十一時許，王到飛機場，尚未見到。即以電話與杭通話，詢汪蔣離杭否，旋澄廬回話，謂杭州霧重，不能起飛，故未行。

南京葉楚傖接何應欽自杭來電，汪蔣孫因二十日杭州陰雨，飛航不便，二十晨偕汪孫專車赴滬轉京。蔣定二十一日晨仍乘自備飛機駛京。葉飭秘書處電浙省府，隨時電告蔣氏啓程時間。並已電話通知京滬局，隨時報告汪孫行蹤。黨部通知全市黨員，二十一晨七時齊集中央黨部，出發歡迎。二十日全市各機關商店均懸旗，街上滿貼「歡迎共赴國難之領袖」等標語。

廣州之三機關

廣州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三十，三十一兩日舉行兩度聯席會議。其中最重要者，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三機關之設立。決定三機關委員人選。通過組織大綱，組織條例。並飭兩廣財政特派員，嗣後關稅新增部分向兩廣稅務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務委員會等各案，並議決：

㈠西南執行部常務委員定五人至七人，推陳濟棠，白崇禧，劉紀文，陳策，李揚敬五委員充任，㈡推唐紹儀，蕭佛成，陳濟棠，鄧澤如，李宗仁，伍朝樞，陳策，劉紀文，林雲陔，黃旭初，張惠長，陳融，林直勉，林翼中，馮祝萬，楊熙績，程天固，毛光翔，龍雲，張邦翰，羅翼羣，李燔，吳尚鷹，區芳浦，李曉生等二十七人為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㈢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定五人至七人，推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五委員充任，㈣推陳濟棠為西南軍事分會委員長，㈤推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李品仙，葉祺，劉興，張惠長，陳策，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李福林，薛岳，徐景唐，陳章甫，繆培南，朱暉日，盧燾，毛光翔，龍雲，張邦翰，唐紹儀，鄧澤如，蕭佛成，劉紀文，伍朝樞，林直勉等二十七人為西南軍事分會委員。一月十四日午廣東執行部會議結果，議決(一)改組軍委會為西南綏靖處，設正副處長，正陳濟棠，副李宗仁或白崇禧。(二)整理西南五省黨，軍，政事宜。粵方聞于右任十五日可抵港，已推定鄧澤如赴港與于，胡，劉，伍等商辦法。

蕭佛成，林翼中，陳融，李曉生，張惠長等十五晚乘車抵港，即訪胡，談兩小時。十六晨蕭，林，陳，李，渡海訪伍。于張往訪胡，仍談約二小時。據于談胡對國事之苦心焦思，使人感奮。下午三時蕭，林，陳，李，復到胡寓密議三機關問題。

商定結果，胡決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變更，對日主強硬，對共主痛剿。準備向閩贛進兵。粵主席仍主伍就職，伍就否未表示，但已允上省。胡漢民十八日發表聲明，『余信今日政府最迫切之事為剿匪及對日作戰，今日在南京負責之領袖，仍有多人，予及蔣汪三人不赴京，與政府事務之進行並無防碍，余身體素弱，故一時不能赴京』云云。

于右任十八日赴廣州，粵執行部十八日開常會。

蕭佛成，伍朝樞，林翼中，陳融，李曉生，張惠長，等十九日晨返廣州，陳濟棠，香翰屏，李揚敬，劉紀文等均到碼頭歡迎。午在退思園密議。陳濟棠對蕭林在港與胡商定之大計，決照施行，各中委概不北上。參加國難會議，執行部繼續進行，政委會改政分會，推胡任主席。胡若不就，改推唐紹儀。如唐亦辭，則於蕭鄧中擇一充任。

陳濟棠十九日晚在退思園，宴于右任伍朝樞等，席間陳力言竭誠擁護新政府，及俯中央意將軍事委員會撤銷，三機關變為二機關。對黨政純處監督地位，無割據意。宴罷，陳與于右任白崇禧入密室商議，約二小時。聞于對陳解釋中央政局近狀，斷不至使任何人獨裁，更不至危及粵局。並出李宗仁致陳白書，陳白已表示相當同意。在粵中委唐紹儀陳濟棠等，十九日發出通電，聲明擁護中央，原電如下。（銜略）均鑒，自統一政府成立，廣州國民政府當發馬龐兩電，宣言通告結束，同時根據經一中全會所接受之四全代會決議案，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及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在中央指導之下，以負均權共治之責。並因辦理結束後一切善後事宜之故，前項機關實有急促成立之必要，業經將成立緣由，及暫定之大綱條例，呈報中央，以便察核在案。至軍事分會，因中央未設軍委會，故遵中央意旨，暫不成立。乃外間不察，諸多揣測，甚且謂截留關款，割據西南，以淆無敵寶之傳聞，加諸惝懼流言之口，誠恐淆惑觀聽，致起亂萌，茲特再為鄭重聲明。際此國是紛紜，同人等誓以至誠擁護中央，共赴國難。凡我同志以我國民，務望鑒此微忱，勿為讒言所惑，黨國幸甚。唐紹儀・伍朝樞・陳濟棠・蕭佛成・鄧澤如・白崇禧・陳策・張惠長・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繆培南・林翼中・黃旭初・李任仁・劉紀文・唐菊似・區芳浦・崔廣秀・關素人・程天固叩，效（十九）印。

詳商對日政策

對日政策，孫科陳友仁極力主張對日絕交。但一部中委尚主審慎，並以為對日問題，應定整個方策，不能以圖國的方式徒為孤注一擲。而不熟籌將來之利害。烟霞洞諳會談，對此問題，有詳細討論。汪於原則上表示贊成，但辦法與手續須加考慮。蔣未表示贊成與反對，但主張絕交後結果所得利害若何，非詳加研究不可。

十八日孫科在國府紀念週報告外交云，『自九一八以來，暴日侵佔東省，人民怨憤，政府早謀應付，然終不易有妥善之法，激烈者皆主張對日絕交宣戰或退出國聯，和平者仍主張請國聯主持公道。吾人在國際上應繼續努力，駐美大使現已奉命赴歐，我在國聯決再要求提出盟約第十五・十六兩條，以抑制強暴舉動，而恢復我國之原狀。日前美國通牒，不承認日本在東省特有權利，我極應接受。並望美國根據其自身提議之非戰公約及華會九國公約，得一解決辦法，以維東亞和平。又望於最近期內再開華會，因歐戰後華會解決山東問題，甚有成績，今若有第二次華會來解決東省問題，自仍定有圓滿結果，另復有人主張不撤兵不交涉，但日本非特不撤兵，反日日增兵，步步逼迫，彼軍事行動不止，我決不與交涉，至五項條件之要求，極滑稽，不能接受，我今即與交涉，亦須彼先撤兵，並取銷五項條件，外交當局已有明顯表示，最後尚有一積極表示之辦法，因太重大，現尚未決定。』

駐美中國公使顏惠慶氏於十五日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宣稱彼將代表政府，堅持履行國際義務與條約之神聖。擬質問各國，是否顧及彼等在國際條約之簽字。現時此約已在遠東為人破壞。顏氏駁斥日政府披露與前清政府締結之所謂一九零五年密約。其內容同意中國擔保不興築與南滿路平行之鐵道，氏稱日本關於此約之要求，僅係根據與清政府談話之紀錄，即在此紀錄中，談話僅限於興築在南滿路附近之鐵道，且並不包括以後在滿洲興築之大半鐵道云云。

十九日行政院會議通過請政府派顧維鈞為國聯東省調查團中國委員。外部決令顏惠慶向國聯提十五十六條。連日當局邀約各條約委員及各專家研究條文解釋及提出方式，已得有結果

召集國難會議

十五日行政院會議，決議組織國難會議籌備處，由李文範・陳公博・段錫朋・葉恭綽・吳鐵城負責辦理，由李文範主持。國府十八日明令，定二月一日在首都舉行國難會議，令文云，『民國肇造，二十有一年，變亂頻仍。幸克戡定。迄於今日，內憂甫息，外患方長，凡我國人，亟宜淬礪精神，共同禦侮。茲定於二月一日在首都舉行國難會議，廣集憂時之士，經世之才，各本救國之誠，共謀自衛之道，一心一德，濟此艱危，所有會議一切事宜，著由行政院妥為辦理，此令。』李文範談，國難會議會員定一百八十人，由政府延聘，中委列席，會期為一月。

中央決議減政

十九晨行政院會議。決議(一)中政會議特務委會秘書處函，為本會第二次會議，關於政費縮減一案，當經決議，㊀中央政府各院部會經費，自本月份起，於六個月期內，暫按原額發五成。㊁國外使領館經費暫維現狀。㊂中央教育經費暫維現狀。㊃中央各機關非有存在之必要者，應即分別裁併。㊄國外使領館非必要者應由外部分別裁併。㊅中央黨費自本月起，六個月內暫發五成。㊆各省市照中央辦法，以律減縮，以上七項。送行政院照此原則妥擬辦法。由國府分別令知執行等因，相應錄案函達查照案，關於第一項，各院部會按照核定預算原額照五成標準厲行緊縮，其辦法(甲)辦公費極力撙節，(乙)人員至少按照薪俸總額裁減三分之一，(丙)所留人員薪俸最高不得超過八成。(丁)各院部會將裁減實情會報。(戊)上項辦法自一月二十一日起實行，關於第四項，由各院部會各就所屬範圍以定辦法，呈請國府明令施行，關於第五項，由外部擬具辦法，呈院核定，關於第七項，由行政院令飭各省市一律照中央裁員減薪辦法辦理。(二)公布國難會議秘書處規程。(三)中委國委由國府函請列席國難會議，分子稱會員。(四)派吳鐵城為國難會議秘書處主任，鄭洪年為副主任。(五)署理財政部常務次長林康侯呈請准予收回成命案，慰留，(六)請任命俞飛鵬為交通部常務次長。

公債風潮經過

自蔣宋前此辭職，表示消極，統一政府成立，新任財長上台，不惟國庫一空如洗，且各省紛紛扣留國稅，中央政費幾無法維持。上海孫宅會議，孫科陳銘樞乃主提用每月充各種公債付給本息用之三千四百萬，作政府開支，以六個月為期。上海銀行界及各內債持券人為之大譁，羣商應付方策。後張靜江張羣與滬銀行界商議請求政府維持公債信用，同時亦請銀行界援助政府困難，每月籌八百萬，雙方均示讓步。加以蔣汪合作成功，政局稍定，此一幕公債風潮，乃漸平定。茲述其經過如次。

風潮起原

新任財長黃漢樑為銀行界新進，資望勢力，皆感不足，而事前佈置，尤未週到。就任之始，本欲即籌千萬，但不可得，繼謂將設法六百萬，亦目的不達。終則僅得三百萬。以中央軍政費每月二千二百萬計，此數不足三五日開銷。宋子文下台之時，派黃員接收國庫，未得分文現金，而宋且拖欠銀界千萬元。財部舊人員，自有統系，凡薪給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辭職。黃之本意，原在仍求銀界帮忙，顧有力之銀行家，則不欲作繭自縛，故僅得一背後無特定銀行之林康侯助其策劃。詎當此時，而孫庽會議，孫科陳銘樞忽主提用每月充各種公債付給本息用三千四百萬，以應政府開支，以六個月為期，是不啻直接與金融界為難。斷林籌欵之路，故林首先決定辭職，黃亦覺不能再幹。於是風潮起矣。

惟一財源

自粵扣留稅收以後，舊扣至今未還，新稅且行續扣。東三省為日佔領，東北軍軍費取給於河北，每月不敷甚鉅。因之有借用某某兩項收入。何成濬則借用江漢關稅，閩省則借用統稅，山東則借用國稅，其勢他省亦將效尤。在此情形，政府所可得者，僅上海之關稅統稅等每月七百萬之收入。中央開支軍費以每月千八百萬，黨政費四百萬計，須二千二百萬。今祇有七百萬。銀行界又不表示積極援助，故一時政府銀行界之間，情勢頗僵。

各方反對

自截用債金之議泄，銀界恐市面波動，於營業方面，不能不事慎重，於是公債停市後，繼之乃有市而洋厘抬高之現象。各方認為金融界愛的美敦書之銀錢兩公會之請維公債基金之電報同時發出。商會等團體一致應援。商界對政府表示之嚴重，自五四能市以後，實以此次為最。擬議之種種辦法中，其一為向江海關稅務司接洽，若萬一政府果移用基金，則當由江海關稅務司將每月應付基金之稅欵，逕交保管會自行按期發還本息，不得解交政府。此外更有所謂六罷之方法。

舒通籌款

政府方面、初於商界之舉動，未有疏通勸導之舉。十三日張靜江氏聞此消息，認為若任其自然，恐不免於多事，故即託張羣出而商洽。十四日商洽由銀界月籌五百萬。十五日下午三時上海市長吳鐵城蔡增基代表政府，在上海銀行公會與銀錢商界商籌欵，張羣未至，張公權代表銀行界，秦潤卿代表錢業，王曉籟代表市商會，李銘代表債金管理委員會，另有持劵人會代表杜月笙張嘯林及報界史量才與議。吳表示政府決減政費，月定二百萬，軍費月一千六百萬，除滬稅可提用之七百萬外，餘一千一百萬須金融界設法，每月帮忙。政費已力減，軍費一時無從再減，本人為市長，決努力以求免於釀成意外。各代表以茲事體大，且中央月短數是否應由滬完全擔負，又當市面枯窘，是否能擔負，須討論後答覆。銀行界決當晚集議，次日再與吳鐵城商。

十六日銀行界代表至吳鐵城庽續談接濟軍政費。張羣亦到。銀行界昨晚集議之結果，決堅持須政府聲明不動債金，借欵不能如數擔任，僅可募籌半數。即以此意告吳，願月籌五百萬

。吳以軍政費一時實無可再減，決定先籌此數。俟政府宜布不勸基金後再商。銀界允十八日同業再集商。

中央態度

停付公債本息問題，十五日晚特委會雖已決定，惟未經中政會議定。十六晨張繼張靜江回京，將與滬銀界接洽情形與孫科談明，滬銀界可以供給若干，力主緩議，十六日下午三時，中政會因此延會。政府方面，經張靜江張繼說明金融界意見後，決打銷停付公債息金辦法，決從核減軍政費入手。政費於四百萬中，減去二百萬，軍費由一千八百萬酌減若干。其數目正由何應欽考量。孫科十六午接吳鐵城自滬來電稱，與銀行界談判極爲圓滿。

維持債信

行政院十七日夜電滬，聲明維持債券信用。電云，上海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內國公債庫券持票人公鑒，迭接來電，均悉，現政府決定維持公債庫券信用，並無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轉知各業行會，切勿聽信謠言，自相驚擾，是爲至要。政府歷年以來，咸與人民合作，當此國難日亟，尤須賴互相維繫，共濟時艱，有厚望焉。國民政府行政院篠(十七日)亥。

中央特務委員會十八日電李馥蓀，張公權，秦潤卿，王曉籟，張嘯林，杜月笙，史量才等。(一)聲述慰留黃漢樑林康侯。(二)決定維持債信，並無停付本息之事。(三)中央軍政各費務請竭力維持，月助一千萬元，以兩個月爲期。(四)其他各事均待財政會議成立後，再討論辦理。行政院十九日電覆銀錢兩公會，謂各省扣稅，並無其事，債信所關，民生所繫，政府當負責維持。

慰留黃林

孫科十七日電黃漢樑林康侯，謂政府同人對兄等信用如故，請打銷辭意，即日復職，並請黃入京。繼又電黃林，謂特委會一致慰留，命黃即晚入京。黃林辭意打銷，黃十八日訪林，約入京，林允盡力匡助，但一時不入京。黃漢樑十八日晚車赴京。

改革財政

十九日立法院財委會擬有整頓財政計劃書向中央建議。首述停付內債本息不可行之理由，列舉破壞金融，摧殘經濟，財政更成僵局，政府與民衆更隔離等數端。次謂對公債整理實爲必要，現發之公債庫券共約八萬三千四百餘萬，利率高者八釐，低者六釐，每年付息約六千餘萬，還本約一萬三千萬，應化短期爲長期，每年約可少支出八九千萬至一萬萬。若於整理時再稍加減低利息，又可減少支出數千萬。所以減輕政府負擔，並顧全人民財產及社會經濟云。

軍人索餉

各軍駐京代表四十餘人，十八日下午至軍部請發欠餉。由陳儀接見，允轉呈行政院設法。各軍駐京代表十九日開會，議決請軍部維持軍費每月一千八百萬，不能再減。下午並二次至軍部請願。何應欽廿日電各軍事長官，對各部隊經費

，中央因財政困難，決自本月份起軍務費減爲一千六百萬，所有以前積欠，亦決設法發放，請各部隊共體時艱，勉爲支持。

十九日借欵事現允增至八百萬。由銀界及各交易所分擔。中央中交多担任。但政府仍須千萬，吳鐵城十九晚回滬，二十日續商，交易所二十日開市，公債暗盤已漲。一幕公債風潮，至此告一段落。

日軍攻熱挫敗

日軍三路攻熱情形，已見上期週報，幸騎兵三旅及民衆義勇軍，據險扼守，以血肉之軀，與日本飛機大砲搏戰，日軍死傷載途，屢次挫敗。然日軍圖熱之野心，並未因之稍戢，大通錦朝兩線日軍，暫停進攻以待援軍。聞日政府擬將朝鮮駐屯日軍，全數移往東北，更由國內加派兩師團以厚兵力，其圖熱軍事行動，俟日本國內援軍開到後，即行發動云。但最近一週間內，錦朝大通兩綫及錦西等處，均有接觸，茲彙記其戰況如下。

大通戰況

通遼在日軍佔領中，義縣亦被其强占。在錦西作戰之日軍二十師團依田旅因失敗退回錦縣，十三日，依田旅一部開到大通線新立屯，參加作戰，義勇軍取守勢，退新邱附近，與應援之騎三旅部隊呼應。日軍遂以飛機掩護，向熱河境挺進，佔領阜新，新邱將有激戰。該地富藏金煤礦，日方早年擬有採煤權利，歷謀强築新立屯新邱間之輕便鐵道，以開發礦產，東北政府因該地煤礦較北票礦爲豐旺，故迄未允許。日人侵熱第一步，料必藉口先佔新邱，而入腹地。佔阜新之日軍向新邱展進，經騎三旅督義勇軍會合擊退。該路日軍以村井旅團爲主力，力雖雄厚，但地勢不諳熟，受掣頗深，我軍陣地較占優勢。鈴木旅團騎兵聯隊並飛行隊正前進，加入作戰，進開魯綏東兩旅之主力軍，以大通線及錦西各地義勇軍阻力甚大，暫取緩進，另以支隊應戰，一方面利用蒙匪以內應，朝陽被蒙匪占領，是其象徵，該地現仍在圍困中。目下日軍正在五家子與義勇軍接觸。女兒河至大窰溝一帶，十七日發生劇戰，同時，在大虎線新立屯附近之日軍嘉村鈴木兩旅團主力，以蒙匪爲前驅，向我義勇軍開始襲擊。我第八旅步兵兩營，正與蒙匪接觸，已入混戰時期。同時日車村井鈴木兩旅，對大通線附近各處義勇軍，分頭進攻，以謀肅清後路。據二十日山海關電，村井旅向大虎山西趙家屯之義勇軍猛攻，高山子鐵道被我拆毀，在台安之多門師團往夾擊，現在酣戰中。

錦朝激戰

近本莊繁到錦，召開軍事會議，室師團長與高級將領均參加，決定計劃，以錦州爲中心，增加兵力，順錦朝錦大（錦州大窰溝間）兩鐵道線分爲左右兩翼推進，對朝陽取包圍形勢，再定第二步侵熱計劃。嘉村旅已由大虎山西下，與依田旅結合，向錦州迤東與義縣附近之義勇軍總攻，期圖一鼓掃清，而由錦朝線入熱，並與由新立屯入阜新之日軍聯絡，直逼朝

陽。我騎兵三旅與駐朝陽之熱河騎兵旅，聯合作戰，開到熱邊各要隘，以阻錦朝錦大兩線前進之日軍。其沿兩線前進日軍，經義勇軍流血激戰後，傷亡甚衆。敵並以錦州飛機隊分向我軍陣地猛烈轟炸，燬壞無餘，我軍被脅四退，現時該兩路沿線各地，似已在日軍鐵蹄下。錦朝線戰事，日軍陣亡一聯隊長外，輜重隊殲滅。

日軍挫敗

在錦西作戰挫敗之依田旅團，十五日晨，以主力向我義勇軍壓迫，越過遼寧省界，深入五頂山附近。經我步兵二團及義勇軍四面包抄日軍後路，肉搏五小時，日軍損傷極重，倉卒退至錦西。十六日拂曉，日軍增援猛攻，與義勇軍在新台邊門地方激戰終日，我步兵一團與義勇軍會合，另由大窰暖池塘，紅螺山三面猛撲錦西，抄獲輜重甚多。惟因日機到處擲彈，控制我方行動，致傷亡數倍於日軍，而聯絡線亦未成就。錦州多門師團司令部以依田旅團屢遭挫敗，皆由後路被抄，十七日鐵甲車二列巡行女兒河至大窰溝一帶之北寧支線，用騎砲聯隊爲依田旅團之應援。

自十五日起，室師團團部屢自錦州增援，而義勇軍具有三步要隘，晝伏夜戰，頗占優勢。本莊決定變更計劃，擬將室師調至新民大虎山遼陽一帶，與多門師團聯合作戰，並以竊據齊齊哈爾之匪軍王殿中部，繼續調至錦州，俾與我步騎各旅及義勇軍對抗。十七日紅螺山方面林達支隊及古賀聯隊等開始由砲火掩護，向錦撤退，王殿中之匪軍即可開到，同日，日軍航空隊全力，向紅螺山暖池堂轟炸，義勇軍傷甚多。十九日，義勇軍又在莊家屯地方與敵輜重大隊苦戰終日，截獲糧秣子彈無數，該輜重大隊亦全隊殲沒。

轟炸賓縣

吉林方面日軍嗾使僞吉省府熙洽，派軍攻擊榆樹及附近各線，以圖逞其統一東北三省之野心，我張作舟旅與熙洽逆軍連戰皆捷。但日方大宗飛機加入轟炸，十八日拂曉，該逆軍又向榆樹攻擊，張旅與之血戰四小時，因不勝砲火威脅，遂於十時下令，向五常集中，準備即日由舒蘭直奔吉林，日方恐懼。十九日由長春派出飛機六架，分向張旅防地散布傳單，揑稱張旅長已被捕，勸投誠。同時，日軍屢在賓縣，投擲大宗炸彈，轟炸吉林臨時省政府，我政府昨照會國聯行政院，日機在吉林臨時政府所在地之賓縣，拋擲炸彈，中國報告謂死一男，一女，傷數人，並謂日軍攻擊毫無理由，其目的顯然在驅逐滿洲之中國合法政府，日機轟擊賓縣，顯然違犯日本簽字之國際公約，更違犯國聯處置中日滿洲問題之決議。

北寗鐵路

日軍以武力侵占錦州後，僞東北交通委員會，在瀋設立奉山鐵路局，一月八日委闞鐸爲局長，十一日，該局秘書律長庚到皇姑屯，同行者有四洮路武裝警察二十餘名，及吉敦吉長兩路職員十五人，到後即到車務段強迫交出站內職員名單，即按名發給臂章。同時派路警到各處尋找車站職員，律謂，奉山鐵路局命令，所有北寗路職司員工均照舊任用，其有不

願幹者，定有相當對待辦法。旋令隨來之吉敦吉長兩路職員，實行以武力接收。十三日晨，七時，奉山路第一次客車，遂由皇姑屯實行開往錦州，皇姑屯站原有機車六輛，客車一列，均可用，奉山路遂將該客車分爲兩列，於十三日開出一列，十四日因爲每晨七時由皇錦對開，因乘客人數甚少，倘無若何困難，其計劃如將來車輛不足分配時，再向南滿路租借車輛應用。奉山路車雖通行，但處處須受日人指揮，開車亦須先經日人所派南滿路職員之允許，因電話電報均爲該職員所把持，行車符號亦南滿路職員管理，不經其同意，即無法通過。闞鐸雖爲局長，辦公桌對面有一日人監視，闞爲東北交通委員會參議，一切重要事件，均須取決於日人，闞不過秉命而已。

闞鐸就職後，發出僞文告多種，均出自日人手筆，茲錄如圖。

奉山鐵路管理局佈告第一號

茲奉

奉天省政府任命為奉山鐵路管理局局長業於本日就職本路自事變以來各該職員苦心維持近因軍事關係頗多離散以致運輸營業頓形停頓本局長受任處理全路一切事務專以回復原狀為主所有本路各部分原有員役務各安心照常服務其暫時離職者限於十日內各回原職一面報告到局如有逾期不到觀望取巧定即除名决不寬貸仰即遵照切々特此佈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　局長　闞鐸

外交部以日軍佔領北寧路關外段，阻止行車，並由滿鐵派員至各站服務，該路原有員司工警均被驅逐，致關外交通完全斷絕。特照會日使嚴重抗議，請其轉達該國政府，嚴飭日軍尅日恢復交通，並恢復該路原來狀況，所有因日軍佔領所受之一切損失，仍保留要求賠償之權。一面將日軍破壞交通情形，電日內瓦中國代表團，轉告國聯行政院。

日覆美牒

美國對日提出覺書，已誌上期週報，日本政府對美覆牒，於十六日，由外長芳澤手交美使福勒斯，茲將其全文，錄誌於次：

『爲照會事，接准貴大使一月八日來照，業經日本政府予以最審慎注意。日本政府深悉時常可信賴美國政府，在其權力內盡力協助日本，完滿遵行華盛頓公約與開洛格非戰公約各項詳細節目，日政府接准此項重新證明，至爲欣幸。關於貴使特別指陳所謂之『門戶開放』政策，日政府已時常申述，認此項政策爲遠東政治之樞軸，惟惜其效果，因中國全境不安定之狀況，而嚴重減少。日政府於能獲得效果之限度下，將時常維持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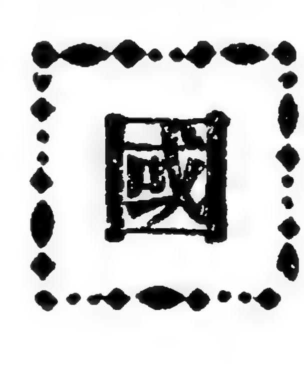
洲門戶開放政策，一與在中國本部無異。美國政府陳述，不能承認足以損及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以及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簽字之非戰公約方法所造成之情勢為合法，日本政府已加注意。在某項事件中，方法之不適當，是否時常不免令所獲目的為無效，此節在學理上或為疑問，但因日本無採取不適當方法意嚮，故此問題實際可不發生。更有進者，關於中國諸條約之適用，必須時時對於該國狀況，作適當之顧慮。現時中國不安紊亂之狀況，非締結華盛頓條約時各締約國所能逆料，當時情形雖不盡滿人意，但當時未呈露今日渙散與敵對狀況，此層雖不能影響條約拘束性或其規定，但在實際上或將轉移其運用。因此種運用，必須顧及現存之事實狀況。日本政府並願進一步指陳，滿洲行政人選如發生任何更動，乃係地方佔領之必要舉動，即遇敵視的佔領時，（此次並非敵視佔領）地方官吏常留任行使職權。在此次事件中，大半官吏均逃避或辭職，彼等行為係有意破毀政府機械之運用。日本政府以為中國人民並常與其他人民不同，缺乏自決權力，或為官吏遺棄時，不能自行組織，以獲得文明之條件。日本在滿洲無領土目的或野心，現雖無複述之需要，但貴使應知滿洲之福利安全，以及其商務交通之便利，為最關重要之事件，於日本人民有特殊重要關係。美政府時常關切遠東問題，其明白揭示亦不止一次，在現時牽涉吾國國策存在問題時美政府以友誼精神，對於情勢正確之領會，予以此等殷勤之注意，殊堪欣幸云云」。

又日新外長芳澤，對日記者發表解決東北問題及對華方針，（原文甚長不錄）歸納於下列三項。

（一）維持滿蒙之秩序，令成為內外之安樂鄉，確立絕對自由之原則，開放於世界全人類。

（二）徵諸歷史，按照事實，以確保日本之權益。

（三）政府應遵守既定條約，待滿洲獨立國成立之際，締結關於此事之條約。



洛桑賠款會議延期

賠款戰債為世界經濟繁榮及政治安定極大障阻，德國破產，其他各國皆不能逃其影響。蓋德國受賠款之壓迫，和約之束縛，財政困難，社會不安，左右兩黨勢力非常膨脹，若德國發生革命，不唯歐洲政局行將改觀，即世界大勢亦直接受其影響。托洛斯基近日大發警告之議論，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將在德國作龐大之鬥爭，今後世界運命，將於未來數月中二者勝負卜之。此非故作驚人之論，曠觀世界大勢，各國殆鼓勵德國向此巨變方面邁進也。如法國之反對取消賠款，美之取消戰債，及現今各國關稅戰爭之尖銳化，即其明證。

取消賠款呼聲

一月十四日義首相墨索里尼向美國作坦率呼籲，請取消一切戰債，俾掃除令全世界人民陷於僵局之障礙，而解除文明之束縛。墨氏主張，在美國不派員參加之洛桑會議中，各代表應同意取消關於歐洲方面之一切戰債與賠款，然後歐洲對美，將可呈一聯合之債務陣線。英國著名經濟學者凱因斯 (J. M. Keynes) 氏在「新政治家與人民」雜誌，發表一關於賠償與戰債問題論文，主張救濟唯一方法，須將二者完全取消。英國政府前曾同情德總理卜魯寧德國無力負擔賠款之宣言，由英政府召集洛桑賠款會議，商議賠款戰債各種問題，謀打開目前財政困難之策，而法國堅決反對。

法國堅決反對

法國反對取消賠款，前已屢述之矣。法國對行將開會之洛桑會議，近公然主張完全取消洛桑會議。因今年法，德，美三國均將舉行選舉，故有關之國際方面，漸明瞭現時不能獲得賠償與戰債問題之確切解決。英法雙方頃間在原則上已獲得妥協，將胡佛延債計劃展期六月或一年，並提議凡美國政府之債務國同時爲德國債權國者，應聯合向美政府呼籲，要求在賠款緩付期內獲得美方同樣之救濟。倘楊案締約各國能同意此項根據，則洛桑會議可以完全無召集需要。蓋此問題之核心，在本年年底以前，定不能作圓滿討論，故現時只需由財政專家會議，延長胡佛延債計劃即可認爲已足。一月二十日法總理拉佛爾在下院宣布新閣政策時主張『決不放棄賠款權利。』法財長則主『法國對賠款具有神聖權利。』

德國極端希望

德國政界對法國洛桑會議無期限展緩訊，極爲焦慮。一般意見，認會議無論如何，均應舉行，倘會議展期數日，數星期或至數月，恐將發生致命的損失。德國方面信，因頃在世界危機中，正盼望洛桑會議解決一切。另據指陳，各關係國家當局，應明瞭貝式爾委員會報告書之重要，以及延緩談判之危險，且賠償會議籌備業經竣事，其無期限之展緩，更屬令人費解。

重重束縛下之德國　(英報)

美國袖手旁觀

美政府數週前宣布，不參加洛桑會議，亦不派遣代表，十九日美政府更進一步，謂歐洲在希望美國援助前，應自己解決其賠款問題。賠款問題與美國並無多大關係，美國常認賠款與戰債爲兩事，但仍希望歐洲受收賠款諸國，對於賠款及影響歐洲之戰債問題，有圓滿解決。美國願意削減戰債，至少可將七月到期緩債再延長一年。一月十九日美政府通知法總理拉佛

爾氏，稱歐洲必須自行解決債務問題，美國不便干涉。法總理拉佛爾氏曾向美大使艾基氏探詢，美國能否同意將胡佛延債案展期六個月或一年。艾氏尚未接到國務部正式答覆，但據表示，美國人民與政界意見均反對延債案展期。據指陳在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協約國對美債務並無到期者，故延債至該時止，事實上已不啻延期五個半月，加以美國總統選舉，將於十一月舉行，結果無疑將影響美國態度云。

洛桑會議延期

關於洛桑賠款會議方針，英法二國間迄未獲得妥協。法國主張將會議延期五月，至胡佛延債計劃期滿後再談。英國仍主張一月二十五日開會原議。義大利亦贊成英國主張。英國提議延付展期，並將會議展至年底，以便詳細研究取消賠款等範圍較廣問題。因法・英・義三國政府間意見相差甚遠，故對於取消賠款能早日妥協之希望甚遙。一月二十一日英外部宣布，與洛桑會議有主要關係各政府間之談判，頃間尚未結束。惟該會不能於一月廿五日開幕，則甚顯明。現時仍將繼續談判。英政府希望關於應採何種手續，於數日內或可得一圓滿之妥協。

一月十六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評討論賠償問題，特別注重法國內閣改組與拉佛爾氏自兼外長職務事。該報稱，賠償問題為一頭等國際問題，新閣獲得國會信任後，即應立時致力於此。「法國新政府或可認識需要與各國共同討論七月間延債期滿後之直接問題，以及蕭條期過去後，恢復償付之辦法，關於賠償問題，在洛桑會議中，應儘量加以淸理，如目前不能獲得根本妥協點，最好將賠款延付再略行展緩。由各國堅決擔保，於本年期內，再討論一較久之解決方法云。

法國新閣政綱

一月二十日法總理拉佛爾在下院宣布新閣政綱。拉氏宣稱，內閣有兩大外交事件當前，一為賠償問題，一為限制軍備問題，氏稱現時危機，促令若干人採取奇異理論，以代真正之事實。氏繼稱，全世人民為渴望獲得一治療疾病之方式，亟願採納任何號稱無苦痛之藥餌，取消賠償與戰債之提議，即可以此種心理解釋之。吾人在將來不能接受解決方法，一方面不能袪除危機，而在另一方面損害法國最重要利益，與以自由志意訂定得有證明之條約權利，吾人決不能放棄賠償權利。關於裁軍問題，氏宣布裁軍會議於二月二日開會，法國裁軍方針已見去年七月十五日節略中，迄今並無變更。氏覆述自布爾喬氏至白里安氏止，法國政治家對於與德國維持和平之經過，並謂法國充分贊同彼等之觀點。裁軍會議僅能於嚴格說明之範圍內可以成功，對於條約・仲裁・侵略者與互相協助之定義等，均應下一詮釋，以一名詞賅括之，即為安全。

裁軍前途難樂觀

二月二日開會之第一次世界裁軍大會開會在邇，各國代表

，業已派定，各國態度，早已明顯，雖裁軍大會議程規定為裁軍草約及設置永久裁軍委員會，前途殊不樂觀。

裁軍草約

二月二日舉行世界第一次裁軍大會，將以削減與限制軍備之草約，為討論根據。參加起草裁軍計劃之五十五國，有二國表示不同意。第一。德國拒絕表決斯項計劃，將此責任推之他國，其行動蓋根據凡爾塞和約軍事協定，勝利者在除

戰神說：讓我們作個樣子？和平之神說：把你的武裝解了吧，不然你要刺壞我了。（義報）

解德國武裝後，有自行裁軍之責任，德國反對裁軍草約，大半根據下列事項，㈠未限制歐洲及日本之徵兵制，㈡未限制軍事設備物品。其次蘇俄亦反對裁兵草約，其理由與德國同。但國聯方面仍認裁軍預備會之計劃，為彼等工作根據。

永久委會

裁軍草約中採西錫爾意見，規定設立永久裁軍委員會。如國聯之永久鴉片顧問委員會然。各國指派代表，不為各國代表。該會並無權到各國考查各國軍備，及侵犯各國主權。再者，該會有權不僅每年須各簽字國送呈軍備之報告，並有權考慮各方報告，如該會認某國違犯裁軍公約，在法定之外，增加軍備，且有權促國聯行政院注意。因為一永久裁軍委員會繼續將來五年一開之裁軍大會實行裁軍之準備。該會至少每年有一報告，各裁軍公約簽字國，實行裁軍情形。該會在裁軍公約施行後，三月內開第一次會。每年至少開常會一次。如有侵犯裁軍公約時，可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英國態度

十四日英外次伊頓氏作重要演說，宣布英國歡迎法義二國與英國同意，令倫敦海軍條約可以完成。氏稱，此項希望，仍未能實現，殊屬遺憾，倘令在裁軍會議剛開會之頃，兩大海軍國家能臻妥協，將為一有裨益之舉。伊氏稱，「英代表團參加裁軍會議，在良心上可以無愧。自大戰以來，英國在各種軍備中，均繼續率先削減。吾人信充分軍備並不足為世界安全之保證，而無寧為其威脅。吾人曾以榜樣昭示各國，為削減軍備倡，此實為在吾人能力範圍以內之最有力方法。在列強中，已往五年未增加軍備費用者，僅有英國一國。吾人行動尚不止此。自休戰以來，吾人繼續從事削減，此為大眾所週知，英國為履行對於本國人民之義務，並莊嚴遵守對世界之諾言，曾于冒極嚴重之危險。現時英國陸軍人數，無異按照帝國需要而設立之警衛勢力，海軍則在戰後曾自動的削減，嗣又按照歷屆條約，加以限制，空軍之裁減，尤為特著。在大戰後，英國

空軍爲世界第一，而英國自動的將其裁減八分之七，倫敦地位雖極易受空軍威脅，今日英國空軍，在世界僅列居第五。英國今後不能單獨有所作爲，其他各國必須共同參加。此次裁軍會議結束後，相信至少能獲得估量軍備，以及加以阻止之方法，並時常將其表現於行動」云。

美國方針

美國以國務卿斯蒂生爲裁軍大會美國首席代表，十八日斯蒂生氏向出席裁軍會議美代表作最後訓話時，陳述美政府裁軍方針概要。氏令美代表儘量與各國合作，俾會議能獲成功。但聲明美國不準備將陸軍軍力裁減至現額以下。氏希望會議採用直接限制計劃，以代限制預算，美國認此爲唯一切實可行之方法。斯氏又稱，美國不能作任何安全担保，以致牽入歐洲政治問題漩渦。

法國猜忌

一月十七日法上院外交陸軍委員會常會，發表聲明，謂據聞蘇俄擬組織正式陸軍一百萬人，後備兵三百萬人，須能於短期內動員。又謂，保加利亞不按照現行條約，作軍事準備。上項事實披露後，引起重大驚訝，該會決定促總理拉佛爾氏注意。

二十日上院軍備調查委員會委員波爾喬與艾加德二氏出席下院外交委員會，作轟動的陳述。謂德國不顧凡爾賽和約，準備有力軍隊。德國組織工業與軍備，雙管齊下，可用極迅速方法，運送戰事用品。又稱德方現從事積極宣傳，煽動報復精神。甚至在學童中，亦有此項宣傳。艾氏稱，德國預算在虛僞之項目下，用於軍費，其數額遠過一般所承認。此項陳述，意在製造空氣，在裁軍大會堅持不實行裁軍之表示，非常顯明。

世界經濟厄運

自世界蕭條以來，世界停止金本位及禁金出口者，頃共有二十三國。過去七年中，經濟財政困難者，共達六十一國，銀價下落與金價上升，皆極顯然，去年九月日本有現金四萬另八

貨幣流行病

義幣說：只有我絲毫未染流行病。美金，英鎊，馬克皆沉疴滿身。法佛郎過於健康了。

（義報）

百萬元美金，十二月，其中百分之二十五輸入美國，此項輸出，以停止金本位之決定爲主要原因，自一九二三年來，許多大小國家，或恢復金本位，或停止金本位，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間，英國恢復金本位，南美及北歐諸國放棄金本位，法國則取消金輸出禁令。三年前法蘭西銀行對該行發行紙幣皆兌現金，自斯時起，法國存貯現金。至今存金之數，僅亞於美國。其恢復金本位，儼然成歐洲金融之獨裁者。去年七月起國際間有大規模之金貨移動，但停止金本位則在九月，英國九月二十一日決定停止金本位，北歐諸國繼之，其次巴爾幹亦然，日本最後。

滿身瘡痍的世界。（義報）

最近印度存銀，多運往倫敦，國際商會，放棄召集銀價會議之議矣。德國因防止丹麥傾銷，增加關稅，英，丹，波蘭，紛提抗議。近日本亦有增加關稅之議。十七日日本大藏省公布，日本對華貿易，一九三一年衰落統計，一因世界蕭條，一因中國排貨。一九三一年，輸入中國（東三省在內）日貨價值日金二八五，〇四五，〇〇〇元。一九三〇年爲四〇三，二八七，〇〇〇元。減少百分之三十六。華貨輸入日本者亦減，一九三一年爲二三六，二〇一，〇〇〇元，一九三〇年爲二八三，八五〇，〇〇〇元，減少百分之十七。對華出超爲二一，八四三，〇〇〇元，一九三〇年爲一一九，三七七，〇〇〇元，減少百分之八十二。

一月十九日國際勞工局發表失業統計，表明一九三一年世界各國失業人數，均見增加。按照百分計算，紐西蘭居首，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四，坎拿大第二，增加百分之八十，德國第三，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美增百分之三十，英增百分之十二，德國一九三〇年底失業者計三百九十九萬七千人，至一九三一年底增至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人。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自廿一年一月十五日起
至廿一年一月廿一日止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特務委員會，開第一次會議。

▲陳銘樞乘飛機赴杭晤蔣，接洽時局及對日意見。

▲于右任抵滬晤胡。

▲行政會議，決議召集國難會議。

▲顏惠慶啓程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

▲日軍佔阜新，向新邱推進。經騎三旅及義勇軍擊退。

▲偽東北交通委員會，組奉山鐵路管理局，派闞鐸任局長。

▲平津銀會，電京滬力爭停付公債本息事。

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汪精衛到杭，晤蔣談甚歡。

▲特務委員會開會，討論對日外交問題。

▲共軍陷會昌。

▲立法院會議，討論外交財政問題。

▲日政府覆美牒，由芳澤手交駐日美使福勃斯。

▲偽吉省府熙洽軍攻榆樹，與張作舟旅衝突。

▲土肥原賢二赴哈爾濱，任日方特務機關長。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日軍猛攻熱邊五頂山及新台邊門各地，被義勇軍擊退。

▲蔣汪孫分電胡，促胡入京。

▲張靜江張繼赴杭迎蔣汪入京。

▲陳銘樞吳鐵城等返京。

▲孫科慰留黃漢樑林康侯，促復財長職。

▲滬工人學生三千人遊行，散發共黨傳單。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孫洪伊等發起憲政促進會。

▲孫科何應欽吳鐵城等，應蔣召飛杭，在烟霞洞商要政。

▲胡漢民電蔣汪，並聲明暫不北上。

▲國府令，二月一日召集國難會議。

▲孫科在國府紀念週報告，將對聯盟提十五六兩條，中央財政月虧千萬。

▲行政院電滬聲明維持公債信用。銀界允月籌八百萬。

▲國府令，派顏惠慶爲國聯代表。

▲馮玉祥在中央紀念週演說，主澄清吏治。

△于右任赴廣州。

△黃漢樑返京，復任財長。

△各軍駐京代表，請發欠餉。

△吳佩孚抵臨河。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蔣汪孫再電胡，仍促入京。

△各部會長電蔣汪，促偕赴京。

△蕭佛成陳濟棠等退思園密議，各中委不入京，執行部仍繼續，政委會改政分會，推胡任主席。

△國府派顧維鈞參加國聯調查團。

△行政院決議減政，政費均發五成，國難會議會員定一百八十九人。

△本莊繁在錦，開軍事會議，決增兵攻熱。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汪晚到滬。

△孫科張繼何應欽等返京。

△粵通電擁護中央，否認扣留國稅。

△閻錫山電蔣胡汪，望團結救國難。

△政府照會國聯，日機轟炸賓縣吉林臨時省政府。

△外部對日抗議，日軍阻碍北寧交通。

△滬日僑燒三友紡織廠，死一華捕，搗毀四川路商舖。

△孫連仲部二萬人叛，據閩汀州，馮派王思九往撫。

△義勇軍占領連山，旋退出，與日軍在興城劇戰。

△吳佩孚到包頭。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汪晚十時到京。

△蔣晚七時到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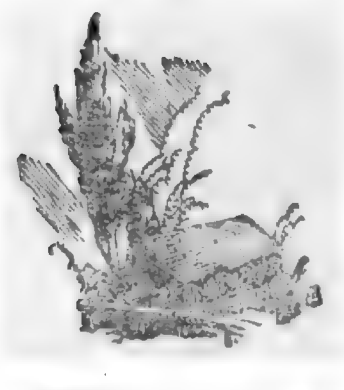
△蔣在杭臨行談話，盡力贊助政府。汪去滬時亦云，願與蔣胡同心匡濟。

△于右任返港，即北返。

△滬日領爲三友案，向市府道歉，允懲兇賠償。

△刊誤　第四期

釆風錄第一頁第五行第八字太玄詩一客頗蕹腫至金章襲紫綬四句改爲一客獨倨肆體碩顏甚厚自謂磐石安便與喬松友閱者注意



論評選輯

論政治大計

中政會之特務委員會昨晚發表，中央政局，負責有人。同時上海之國難救濟會，鑒於危機重大，主張還政於民。當茲日本野心日著，吞併勢成；而我政府及國民得漸表積極負責同當大難之精神。吾人甚同情此趨勢，而願貢獻若干之愚見。

第一：吾人主張國民黨速開放政治，與各界有志者澈底合作，而不贊成制度萬能論，專以推翻現制恢復過去形式的立憲為國民運動之目標。夫時至今日，一黨專政，於理不可通，於事不可行，故開放政治於全國國民，乃救時必要之舉。而上海國難救濟會之活動，精神上頗足代表黨外多數之呼聲。雖然，中國國事之敗壞，非因制度之形式問題，乃精神問題，人才問題，政治綱領問題。自辛亥以後，即有約法，有國會，直至民國十三年為止，中國在名義上久為立憲政治，而事實如何？今日國家遭遇外患致命的打擊，推翻百年來因國際均勢偷活苟存之局面。譬如航海，危舟巨浪，暴雨狂風，在冥冥黑夜中求彼岸，而政府譬如舵工，此時之舵工，非大勇大智之人，擔負全責，緊張掙扎，則求其免於覆沒難矣。今日中國所需要之政府，為集中全國之道德智慧膽力，而同時有廣大權限能臨機處置之政府。一切繁冗之組織，空虛之制度，皆所不宜。夫過去及現在所缺者，為道德智慧膽力俱不足，故必須集中全國人才，擴大中樞組織以求之。惟此事非僅法制問題；不然，訓政固失敗，憲政亦徒然。易包辦的指派的黨代表大會，而為包辦的指派的議員選舉，其質一也。職業參政，尚矣；然曠觀各業，能有幾許盤根錯節之政治家？以無政治經驗或不慣政治鬭爭之各業之人，一旦畀以議決及執行國政之全權，非仗馬寒蟬，即鹵莽滅裂，其僨事一也。吾以為目前先不必侈談即日施行憲法，應先謀分工化及專門化。如立法院監察院，必須參加半數以上之民選委員，如財政經濟各委員會，應以民選之專門家及職業代表為主體，並應保障其權限。如審計權，應參加民選委員。至於政治外交之大計，第一步即以所擬召集國難會議或國民救國會議之辦法，先集中輿論，監督政府，一面許政治結社及言論之自由。要之事實上應迅速開放，集中人才，而目前不必以廢改政體之形式為急圖。

第二：今日最急者，爲決定政治外交之總綱領，確立國是，統一人心。夫十六七年以後之最大失敗，爲國民黨雖挾中山遺教，而實未能確立政治外交之總綱領，亦未能表現貫澈任何綱領之精神，其文武要人之品格行動，亦有許多喪失革命者應有之道德。故國事至此，有必然之理也。國民黨以外，復彩色龐雜，態度分歧。經濟界於政治，頗具勢力，然其人概少政治之熱誠與判斷。青年熱烈者，則所見不周，或所持不固。更因黨獄之繁苛，與言論之消沉，故國民黨外之政治活動，不能發達。今當國家民族興亡存廢之關頭，最急需者，即爲喚起輿論，共決今後政治外交之總綱領而行之，此綱領者，非只爲挽救今日之國難，乃今後十年百年之總針路。其詳究遺教，精研學理，熟察世界前途，審度民族需要！至少應決定今後十年之總計劃，如何禦外患？如何籌建設？如何喚起民衆？如何求友世界？此皆今日所必須決定者。總綱領既定，其宜發表者，應家喻戶曉，其不須發表者，可體會無形。全國各業之人，惟本此總綱領，各盡其職，澈底奮鬭，禍福成敗，不相尤怨，一切黨派之宿憾應捨，各業利害之衝突應忘。全國國民共忍悲奮勇，爲五千年來宗邦千百代子孫，求一光榮平和的總出路！此今日政府國民共同之重任也。雖然，綱領出於智識，智識待諸討論及考察，自九一八以來，南北各地，新出多種週刊旬刊，此種現象，吾人認爲甚佳。更盼政府提倡，速以種種公開或秘密之會議討論，或出版品，徵集全國意見，討論根本問題。在最近數月內，必須確立中華民國之國是。

第三：在最近之目前另有必須注意者，則政府國民，切勿自亂！如公債風潮，即自亂之一種。政府大信所關，社會生計所繫，豈得任便更張，自惹糾紛。事實上中國之經濟界，既斷不堪此重大打擊，政府惟有照舊維持公債之信用。又如各省中有因軍費扣留稅款，此亦自亂之道。財政必須統一，軍費必須以量入爲出之原則行之，軍人等此點不覺悟，必仍惹起內戰。蓋無稅可扣之軍隊，必至與所謂有地盤之軍隊爭，則亂起矣。又如各地學校，自九一八以來能照常上課者，居少數，江南中等學校且不免罷學。此亦自亂之痛事，切望青年之覺醒。今日之國難，已斷非旬月間可救，此即今後中國存亡之一大鬬爭，非復局部一時之問題。故吾人主張應定總綱領，作長期奮鬭。在學青年等，對此總綱領能有所貢獻，誠望發表意見，鞭策政府，然同時必須勤學，各竟其志，各成其才。教育之長期停頓，或多起校潮，乃民族精神的自殺之一種也。至於政府最近之施政，對外務謀定後動，對內務穩定人心。中樞鞏固，猜疑盡釋，然後能全國合作，共赴救國建國之途。政府諸人已表示積極負責矣，故亟以負責之道進也。（錄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闢僞「國」

據昨日日本新聯社電訊：所謂「滿蒙新國家」將於二月十一日成立。此怪聞也！日本對於中國東三省，向來有一傳統政策，即割裂中國，使東北地方，隔離於中樞勢力之外，以便其操縱

攫取。張作霖時代如此，張學良之所以受日本之忌恨者，亦多由易旗統一而起，九一八以後，日本鐵騎縱橫，蹂躪三省，其念念不忘者，不外『建立新政權』。特其形式與方法，久未決定。大抵軍人頗有主張擁立清帝，別成僞邦者；文治派則認爲用聯省自治，先將三省集合，漸進而創造共和政治之僞中央，較爲易辦。因彼方意見，迄未一致，故溥儀雖被迫離津，仍然幽居旅順，而聯省自治之旗幟，亦久久未樹。自遼西淪陷，關外幾無淨土，徘徊觀望之張景惠，卒宣布主持黑龍江省政，馬占山窮蹙一隅，前途愈益黯淡。日本僞造東北新政權運動，至是進行更猛。前日板垣大佐代表本莊繁回國，特被日皇召見。據其語人，已認滿蒙建國，不容再緩。芳澤新外相，自歐回國，公開表示，亦堅主『獨立新政權』。偉將所謂『既定權益』，待獨立國成立之際，結爲條約，達到其『坐待合法收穫』之大目的。茲據新聯社電，該僞國仍採共和總統制度。一方面則盛傳溥儀行將登台。要之此一幕怪劇，終須開演，而日人實居編劇導演之役。其對人宣傳，動輒曰：滿蒙本非中國領土。前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近著一論文，竟謂滿洲乃清室私產，不能認是中國土地。其荒謬有如此者！或稱滿蒙民衆，自願脫離中國，依民族自決之原則，日本不能干涉，他國亦不應置喙。其說極謬，不容不辯。今請就民族自決與建立新國兩點，辭而闢之。

按民族自決之說，發源於由單一民族，構成單一國家之要求；或則爲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從外國支配下，要求解放。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此種『民族自決』主義，於政治的意義之外，更盛行法律的承認之運動。歐戰中間，此種呼聲甚高，威爾遜至列爲改造世界綱領之一。其後對德與和約，承認捷克之建國；波蘭之復活，皆以此項原則，爲其指導精神。惟現行國際法，於國家構成之原理上，除有二三明定之條約外，對於所謂『民族自決』主義，實際並未予以一般的承認。所以然者，因有兩重危險：(一)依此原則，易令小國叢生，破壞國際的法律生活之安定。(二)屬於同一民族之諸國家，依結合於同一國家之名義下，易使諸大國，陷於帝國主義的併合之傾向，亦足以威脅國際間之平和與秩序。因此之故，民族自決主義，並非國際法上公認之通則。藉曰然也？任何民族，斷無甘居滅亡，故不特朝鮮必當獨立，琉球台灣，亦不應爲日本所有！此外則印度應行建國，菲律濱不當隸美，此又論理一貫者也。試問實際則何如？此自法理言之也。更自事實言：東三省從前雖係清遼金元舊地，近代實經漢族開闢。古代世族，悠遠莫考，今日三千萬民衆中，滿人不過占十分之一耳。果稱民族自決而謂此胼手胝足曾經努力開闢地方之二三千萬漢族，忽欲脫離中國，有是理乎？如曰滿蒙本非中國土地，不應爲中國所有，則日本蝦夷固爲日本最初之主人翁，今日若請大和民族，讓蝦夷收回故城，試問於事理可行乎？夫東三省爲中國領土，有三百餘年歷史，五族共和，乃中華民國之立國基礎，此際必欲割裂之使另立一國，此在民族意識上乃不可能之事實也！

再次請言『建立新國』。凡爲一個國家，必具基本權利。曰：

獨立權；曰：自衛權；曰：生存權，皆國家存在上，通常不可或缺者也。獨立權者；國家無論對內對外，皆有自由行動之權利，內部之獨立權，須自選其所欲之政體，具其必要之軍備，在其領土之內及對其所屬人民，凡立法司法行政，皆須不受任何國家之妨害。其對外之獨立，則為派遣使節，締結條約，以及其他自認為適當之外交關係的處理。自衛權則軍隊警察，自由設置，隨時執行其捍衛國家國民利益之舉動。生存權則為國家自己之生存維持或發展生活上有充分之行動自由。苟不如此，不得為國家。今日東三省，在日軍占領之下，三千萬民衆，皆俘虜耳！書信無自由，言論無自由，結社集會無自由，不待論已。地畝為人霸占，礦權經人侵奪，無軍隊，無警察，地方政廳，且有日本顧問；各縣自治，須受日人指導，所謂獨立權，自衛權，生存權，無片影之存在。如此而曰『建國』。祇不過在成立之後，簽定各項賣國合同，敬謹替人辦到『合法收穫』而已，黠哉日人，既已強奪於前，猶欲巧取於後，此固亡『韓』之故技耳，然抑何殘酷狠毒！夫以弱敵強，寧可聽其強奪，不可與之為無恥的勾串，今日東北民衆，果無力抗拒強權，則聽其蹂躪，忍耐待時可耳！為虎作倀，賣國賣鄉，此乃人道之大惡，民族之奇恥。世豈有俘虜之身，而可以『建國』，大盜之行，而可言仁義也哉。

夫日本在中國橫行至如何境地，對東三省侵害至何等程度，此非吾人所能預言。所敢斷定者，中國已失之利權，終有恢復之日，世界側目之暴行，終必食其果報，方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任彼矯揉造作，決不足以掩蔽世人耳目，移轉中國心理。故與其巧設機構，偽立政權，尚不如痛痛快快，攫奪吞併，猶不失其強盜本色，此則吾人願向日本野心家，正容相告者也！

（錄一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論絕交

最近數日間，國府方面，嚴重討論對日方針，個中真相，自難洞明；惟新聞電所傳，則對日斷絕國交之議，嘗為議題之一，或稱尚在研究，或謂多主慎重，而陳銘樞之訪蔣，顧孟餘之訪汪，皆與徵詢對日大計有關。

日本侵占東三省之野慾既達，且謀侵熱河，日來正進兵。同時製造偽獨立國之政策，日顯一日，故中日之間，以外交談判，回復常狀之望，業已極微而至於零。自九一八掀起之東省外患，業已成為危害中國生存之根本問題，中國四萬萬人，業已必須下最後決心，今後為衛國雪恥之永久奮鬭。故今日局面嚴重之程度，又超過去秋以來萬萬矣。依現在之事實，中國無平和之途可趨，故絕交之議，為邏輯上當然必然之事。且豈特絕交哉，在通常國際間，當然訴之自衛的戰爭，且不待今日。雖然，就中國今日言，凡此皆無可不可之問題，只為能不能之問題，能則必辦，不能則欲辦不得。由此言之，則絕交之議，事實上亦缺乏可能性。慨夫中國近年早陷於不能執行自己政令之境。如中日商約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已滿期，自是日起，中日

間公私關係之一大部分，法理上即成無約國狀態。中國催促修約，一再展期，至十七年七月七日，由國府宣言，發表條約滿期國家之臨時辦法。自法理上言，對日本當然適用。然因日本反對之故，迄未實施，至今仍事實上沿用業已滿期無效之商約。夫對於代替新約之一部分臨時規定，尚未能貫徹實行；以今日情勢而宣布絕交，則第一必須考慮如何能貫徹絕交之令。蓋如何？政府有無強制執行之方法及其準備？此首應解決者也。絕交之義，當然係撤去使領，收管租界，然彼不允撤不允管則大抵事實上絕交之宣布，將至入於交戰狀態；縱不至此，然吾國如不能使絕交之宣布，有效執行，是絕交為空文，徒使日本得尋覺各處之便利，且諉責中國，以杜各國發言，是事實上我仍受有約之拘束，而彼轉增加無約之便利，是在我為兩重損害矣。是以應絕交，應為自衛而宣戰者，理也；不能宣戰，便不能絕交者，勢也。政府無人主宣戰，而獨有人議絕交，此較之主張宣戰，尤為疎漏矣。或者曰：議者之意，或欲就此導中國入於大規模的非常鬬爭，其外交辦法，或在聯俄。曰：假令絕交論之背後，尚有大規模計畫，此為另一問題，惟政府目前，則顯無此等計畫，而時間及情勢所限，亦勢未能即有計畫。至於聯俄之說，吾信政府無此方針，蓋觀其外交樞紐，依然為九國公約與國聯，此與聯俄論為不能並行者。退一步言，假令有人涉想及此，則亦可證明其無效。其最新證據，則蘇聯現在方提議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之條約，可知其現在無意捲入中日鬬爭之渦中。此亦事實問題也，非理論問題也。矧由國共過去之糾紛，以衡中俄之關係，現政府之無從聯俄，其事甚明。故道路所傳聯俄之議，吾人殊不置信，而因此更感絕交論之疎，而斷其不能實現也。雖然，吾人非操悲觀論與絕望論者也；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為中國生存上絕對的要求。對日本侵略之奮鬬，為今後中國之死活問題，所有全國之智與力，應整個的投諸此擁護生存之鬥爭中，且深信必能完全貫徹其目的。惟必須腳踏實地以進，不可鹵莽滅裂以行！凡國際軌道可用之方法俱用盡，全國所有之智力，俱集中，穩紮穩打，步步邁進！苟內政之壁壘一新，非常之準備粗具，則雪恥之機，定不在遠。假令操悲觀心理，是自殺也，而鹵莽滅裂之舉動，亦自殺也，中國民族不自殺，則必能自救。不屈不撓，勿怯勿沮，決遠大之國策，慎目前之步驟，是所望於今日之政府及國民。

（錄一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無辦法與有辦法

天下無無辦法之事，然國人動輒好曰『無辦法！』此懦夫之聲也。凡外人久居中國者，喜操華語曰：『沒有法子！』此最表示中國國民性之弱點者也。實則，所謂無辦法乃種因於有辦法之時。如能於『無辦法』中求辦法，則『無辦法』之辦法，殆猶甚於『有辦法』時代。易言之；正惟『無辦法』，乃終逼出『有辦法』。辛亥革命，即滿清無辦法所逼出之辦法。當時舉國興奮，此正有辦法之時也！乃卒未有辦法而奉政權於袁世凱

○民三以後，中央集權，財政統一，略略辦到，國家似有辦法矣！乃以袁世凱之陰謀稱帝而地方軍權漸張，袁卒仍墮於『無辦法』而死。其後政變屢起，黨爭不絕，軍閥勢力，日進無已，此起彼伏，同歸於盡，大抵皆不於有辦法時代努力，而偏偏欣然自陷窮途，先後淪於『無辦法』之境地。國民革命之成功，固又『無辦法』的軍閥政治逼出之辦法也！民十七南北統一，碧雲寺祭靈之役，五大革命軍人，携手盟誓，此可謂亟有辦法矣！乃未幾而分崩離析，大戰迭作，消耗數萬萬之資金，斷送百十萬之生命。其中努力工作者，有軍人；有元老；有大策士；有銀行家。人人絞其腦汁，同力合作，從有辦法中，殊向無辦法之旅程，加緊前進，以造成今日大家『無辦法』之局！此又誰怨？

現在財政軍政外交都陷於山窮水盡之域，吾人則以為『置之死地而後生』，正惟無辦法，乃可以有辦法。如財政為今日最大難題；實則民元以還，政界之浪費，軍需之膨脹，教育用途之不經濟，每況愈下，變本加厲，即令長此有辦法，國家亦終於『無辦法』為止。近年中央五院分立，各有龐大之組織，而薪給之優厚，遠過於北京政府時代，各機關公費開支，尤大過之。即以汽車論：從前北京各部，大率僅有公用車一部，供長官乘坐，今則各部院動輒有三五部，軍政部多至四五十輛；各部參司人員，逐日到署，猶多以公家汽車接送。其實論地方遼闊，南京固決不如北京也。舉此一端，可概其餘。薪優事簡，徒使人才消磨，風習奢靡，其游惰不肖者，則益趨重仕途，游泳於不勞而獲之生活。中央如此，地方亦然，人才集中政界，腐化惡化，流毒羣衆，其清苦有用之社會事業，則無人肯為從事焉。害社會，賊人才，無益於國家，莫此為甚。今宜趁此財政困難時機，大刀闊斧，裁併機關，淘汰冗員，另定俸給，務令一人有一人之用，一錢得一錢之效，政府不再浪殺人才，則才智有為之士，亦終必能獻身社會，為公衆服務。至於軍費，彌復如是。例如去年中原戰事，延亘半年，一旦結束，宜若大有辦法矣，然而，軍費之鉅，賞賚之多，乃反過於各軍對峙之時。去年一年之間，發關稅庫券八千萬，短期金融公債八千萬，捲烟庫券六千萬，固皆去年所發行者也。方今外患凌迫，三省淪亡。實亘古未有之辱。國家竭盡民脂民膏，養兵數百萬，到此危急之秋，竟毫不能收軍隊捍衛之效。全國軍人，若有羞惡之心，分宜解甲歸田，別圖報國之計。故此際姑無論政府無力養贍，非裁兵不足以救國，藉令經費充裕，亦不應再以有用之錢，長豢無用之兵。今宜趁此軍費呼籲無門，羅掘之術之際，由各軍長官，自行收束，裁汰老弱，缺額不補，化兵於工，設法自養。須知不戢自焚，終為禍水，解放士兵，直不啻帶兵者之自求多福。此事最宜於無辦法中促成之，苟有絲毫希冀之心，挾以自重，則軍隊祇有膨脹，又將無法縮減矣！教育事業，舉世所重，近年中央地方，學校經費，有增無減，辦學成績則有退無進。大抵教育家不務實際，忽視中小學校，造就人才，無裨世用，而黨同伐異之風，包辦把持之習，方之政界，或遠過之，內部鬬爭不絕，社會同情漸失，說者至謂二十年前教育

，弊止亡國，近年來之教育，則禍可滅種，縱令放任姑息，亦終不成其爲辦法。今各處學校，多數停頓，而政府已無重心，領袖業都倒塌，請願則無人接待，示威亦無可打倒，水盡山窮，平日鈎心鬬角，以辦工運造私軍之心理辦學者，至此完全陷於無辦法，然正惟如此，教育界或可逼得出辦法也。

要之，今日之事，正惟無辦法，乃可有辦法，其要點首宜由二三領袖人物，團結負責，悔過補愆。就窮窘之經費，謀善後之收拾，人人知於無辦法中求辦法，則相諒相恕，互助互勵，先將垂坍之『中華舞臺』扶持起來，然後積極建國防，禦外寇，開黨禁，辦自治，籌憲政之實施，謀產業之開發，如果此一難關，竟打不過，長此繼續無辦法之狀態，則全局糜爛，勢必另逼出一種大破壞之辦法，恐不但國民黨無復立足之地，其他任何社會中堅分子，亦將連帶的被破壞狂潮捲括以去。夫革命本如懸崖轉石，不落不止，惟其方向則視一剎那間之風勢地形爲異，在此人人皆無辦法之時，民衆趨向，可左可右；同舟遇風，利害相共，吾人所願喚起國人注意者，須知此一剎那間之機會，至可寶貴，稍縱即逝，不容輕率放過也！

（錄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警告溥儀臧式毅諸氏

日本所主持指導之東北僞獨立國運動，日益具體化，盛傳下月初即將發表。夫對於日人無可言矣，惟對於被日人迫脅勾誘而參加此運動之中國人，尤其領袖諸人，誠不能不痛陳利害，致其忠告之辭。

自九一八以來，全國國民對東北被難同胞，無人不憂急焦灼，徒呼負負。我三千萬同胞，處日軍占領之下，日盼全國之來援，然形格勢禁，兵不能出關東。東省同胞，迫於義憤，揭竿而起以與日本抗者，雖遍遼吉黑三省，而大多數非武裝之居民，則勢不能盡以赤手空拳，與日軍相周旋。至於重要官吏，則概作俘虜，身體不能自由，遑言拒敵收土。是以九一八以後，東三省官民之境遇，乃全國國民所萬分系念與愧對者也。非武裝之人民大羣，在不能受國家保護之時，勢不能不暫圖苟安，遂勢不能不有組織，有領袖，故在此非常變局之中，如臧式毅袁金鎧等之暫出維持，以圖保全，亦勢不能遽以通敵賣國論。且此諸人者，至今毫無自由，言論行動，並受監視，特俘虜生涯之較體面者而已。即如溥儀氏，當天津八號變後，昏夜倉皇，被挾上船，初置於湯崗子溫泉，繼羈於旅順，形同幽囚，僅免桎梏之辱耳。是以國民對於現在日本脅制下之著名人物，除非其有甘心賣國希緣牟利之行爲者外，概願表示十二分的原諒，且無時不系念其安危。

雖然，凡事皆有最後之限度。自溥儀氏起以及現在爲傀儡領袖之諸人，應絕對的自守其最後之限度，苟逾限度，萬不可爲，否則定遺臭後世，受歷史永劫之唾罵。夫東三省，中國完全無缺之領土，而日軍之占領，則暫時之不法行爲也。東三省所與朝鮮大異者，朝鮮民族，皆聚居朝鮮，且地狹人少，故日本得

占有之，東三省則大中國之一部分，東三省人民之背後，則有四萬萬休戚與共之同胞，日本不能滅中國，便不能亡三省，不能滅大中國民族，便不能永欺凌我三省人民，此至明之理也。且今日何日，列強暗鬬，一觸即發，紅白決裂，亦不可逃，在最近世界的大淸算中，中國當然占一重要分子之地位，日本欲鞏固其國家，終賴與中國民族成立親善之友誼，此亦至明之理也。是以無論如何，東三省今日之狀態，完全爲臨時的，非法的，變態的，絕非旣成的，永久的。溥儀臧式毅諸氏，應澈底明瞭此義，只能與之爲臨時的變態的周旋，絕不可受其愚弄，爲國家留永久之禍。故如建國獨立云云，乃爲虎作倀之罪惡行爲，萬萬不可者也。抑凡事須名符其實，諸君苟能有自治之力量，備國家之要素，猶當別論，今則一切權力在日軍，所謂省政府等一切機關，皆事實上受轄於關東軍司令部，諸君身體且無自由，更何論保衛人民，世安有無統治權而足稱爲國家者乎？近傳日人所擬之領袖即所謂大總統者，大抵爲溥儀，夫溥氏之祖先，曾爲中國歷史上之一朝，而康熙乾隆之威名，則爲歷代所罕見，最後以隆裕遜國，創建共和，自古以來帝室之結局，未有光榮於此者。溥浩然冲齡爲華夏之君，及長爲共和之民，近年雖生計潦倒，然舉國國民，誰不敬其爲最名譽的市民，以現在世界之潮流論，是亦榮矣。倘令竟甘爲日本之傀儡，親手斷送東三省於日本，分裂中國，玷辱遜朝，於民國爲不忠，於孝欽德宗爲不孝，是誠不知其可矣。至於臧式毅諸人，有官吏之職責，維桑梓之利害者，更不必論矣。況如事實上能勉強敷衍，猶可言也，實則斷無法苟全。一旦僞稱獨立國之後，僞政府諸人，完全處孤立無援之地位，受日軍管轄，而無自治實權，過去條約，概付東流，予取予求，概從其意，所謂僞國之權能，只有奉令簽字斷送利權之一宗職務，其他一切，概不得問。人生幾何！奈何甘作此亡恥受罪之不肖事哉！吾人故以至誠警告此受脅被脅之領袖諸氏曰：無論如何，斷不可聽從日人之命，以獨立國自名，不可與之單訂所謂任何條約，最大暫維現狀，以待正式解決。倘必相強，寧逃避，勿屈從！今日者，論三省爲存亡歧路，論個人則人禽關頭！一朝受汙，萬代唾罵。溥儀諸氏，其念之！其念之！（錄一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世界大局之關鍵在中國

昨據歐電，杜羅斯基向德報記者，發表驚人談話。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將在德國境內，作龐大鬬爭，以奪取世界優勢。今後數閱月中，世界命運，即可裁決。倘令資本主義由德國之法西斯運動代表而獲勝，則布爾雪維克主義將被剷除，而蘇俄亦將隨之傾圮；但倘令法西斯黨失敗，則德國將爲一司令台，世界革命運動，將由彼出發。杜氏此說，意在鼓勵德國共產黨人，努力鬬爭，實則世界紅白大戰，殊不能決於德國，而中國實握其最大最終之樞紐，此吾人願向世界明告者也！夫歐洲大戰，爲促進蘇俄共產革命之大動因，而十年來紛擾中之軍備競爭，尖銳化之經濟困難，實爲醞釀世界第二次大戰之

發酵劑；同時即爲促進世界急劇改革之推轉機。萬流競合，羣向大破壞新創造方面，殊途邁進，此世界之現狀也！中國地大人多，生產機能，尙待啓發，消費力量，正多蘊蓄，苟善用之，則超然於資本共產兩勢力之外，儘有調劑紅白，緩和爭鬭之可能。孫中山先生勘破此點，故以國家社會主義，號召於世，欲從世界大危機夾縫中，渡出難關，自救救人，用意本甚深遠也。不幸中國內政不修，外侮迭至，早淪於半殖民地狀態。資本主義國家，祗知榨取中國，而又互相猜忌，旣欲投卸資本，占據市場；復不肯解放中國，完成其獨立自由。張弛矛盾，形質衝突，所由來也久矣！因此之故，不平等條約，層層束縛，國際背景之內亂，屢屢暴發，生產落後，經濟窮困，資本主義，未達成熟，殆將夭折，現代國家之形體，亦迄今莫能具備，蓋外力深入，影響政治，不特資本社會，無從形成，國家統一，且受障礙。此實時代環境使然，少數支配階級，縱令異常努力，且未必能支此危局；矧中國領袖人物，智識分子，對於世界潮流急劇之變化，多數茫然，其於國內經濟破產，民生困苦之情形，更復不甚了解，生活不離都市，內心充滿私慾，隨緣肆應，得失縈懷，國家社會之所由進步遲遲，不能與世界思潮，物質文化相應者，理也，亦勢也！自此次東北日禍發生，日本軍閥之盲目橫行；中國領袖之無識無能；國際社會之麻木冷淡，可謂盡量發揮，無醜不獻，論爲三絕，誰曰不然？夫中國，農國也。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皆爲勞苦大衆。近年雖都市人口集中，農村土著減少，實非工商發達，都市誘人之結果，要由國政不綱，天災人禍，驅人就食所致，故農村都市，同樣衰頹，失業無業，密佈全國。觀於贛鄂皖閩諸省共匪之披猖，與天災人禍，成正比例，即可知民生問題之嚴重。從前希望國家進步，生產發達，民生可資救濟。及經此次東北慘變，證明帝國主義之太狠惡，國際社會之不可恃，中國支配階級之力小而不能勝重任。如世界不能立籌救濟方法，則中國所謂優秀分子中堅人物者，無論在政治界，經濟界，教育界，今後皆將失其立場，頗有不打自倒之危險，而數萬萬無產大衆，益將如不繫之舟，無帥之卒，隨其失望憤怒之感情，衝其死中求活之需要，結局難免不爲世界新興之勢力，捲掠以去，使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助演一齣重頭戲，此非吾人之危言聳聽，中國之有大衆，大衆之眞無產，固一雄辯的事實，而今日中國社會中堅分子，還將喪失其領導權，則又一莫可否認之大危機也！

抑自日本軍閥，強攫三省，而土匪蠭起，全局瓦解，暴軍應付，疲於奔命，彼日閥或以爲東北舊軍權，力能操縱，而不知三省之民不聊生，本已不始於今日，外寇深入，良善戢影，則愈以促地方之糜爛。今吉林復以反熙之戰開矣！軍事擴大至是，各地匪禍如此，春耕自無可望，有地不種，無糧可食，山海關外三三千萬絕望無食之大衆，皆逼處此，前途何堪設想？蘇俄驚人，何幸而得本莊繁猪爲之加功製造同志！長城自壞，悔貽噬臍，日本不乏有識之士，其與吾人有同感歟？方事之始，儻使各國皆知東方關係之重要，華人絕望之可懼，則以切實負責之態度，作制止日閥之主張，定雙方調解之辦法，事或易了，

害或不大。乃國聯先則大兆中國之聲威，後因日本强硬而軟化。美國更以不即不離之政策，致其不軟不硬之勸告，聲明既發，從此寂然。證以民四二十一條之役，事機急迫之時，美始通牒否認，旨在備案，竟無下文，以彼例此，如出一轍，故第二次華會之召集，非無可能，其時機則無人敢說，其實效尤等於幻想。國內外形勢如此，吾人敢斷言：在最近期內，如果日本在中國無悔禍之心，國際對中國無維持之法，則今之中國政治界，經濟界，教育界中堅人物，遲早殆必為社會的大狂潮捲去，彼時中國之為中國，當非吾人所能預言。雖然，國運榮枯，本無常軌，歷史變化，有如轉輪，從整個的民族言，中國現在之支配階級，升沉得失，又何足念？天下事物，本身果無存在之理由，雖勉强掙扎，決無是處。獨其有眞實力量者，萬轉千迴，終得出路。中國林林總總之數萬萬人民大衆，是其選也！吾人謂今後世界紅白之戰，關鍵不在德國而在中國，着眼在此！彼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之國家，是否能正確認識此一大危機，是否不至於竟演成援助赤敵席捲亞陸之怪事？願於今後數月間覘其究竟！

（錄一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蔣汪入京

自京粵統一，國府更新，吾人嘗致殷懇之期望，並警告當局者，此為國民黨對國事負責者最後試驗之時機。乃作苒兼旬，政象渙散，成合而不作之勢，凜中樞無主之憂，舉國慨然，不可終日。今者蔣介石汪精衛二君，接受各方之敦促，定今日到京服務。胡展堂君雖不來，惟知胡君為人者，可斷言果政局依軌進行，彼必為政府助，雖在港粵，無礙進行。是以蔣汪今日之到京，應可認為國民黨內部統一之實現，對國事最後負責之開始。當茲大難，不能無一言以為蔣汪諸君勉。

還政於民，為最近社會之呼聲，實亦中山先生本來之黨義。惟民者，是人民大衆，非社會之一部或一層。黨國近年之訓政，完全無功，其所指導之外交內政，同陷失敗，今當國家危急存亡關頭，國民黨應本中山遺囑，積極喚起民衆，以為還政之準備，然同時須仍以全力負此過渡期間之重大責任。惟負責者，非掌握政權强拖硬幹之謂，必須有適合國家民族遠大利益之政策，且能確實行之。不然，則弄政誤國而已。然而政不容常弄，國不堪再誤，此領袖諸人應一致澈底覺悟者也。吾人日前立論，謂國家最亟之務，在重新決定政治的總綱領。蔣汪此番負責之後，應全力注意此一大問題。夫政治總綱領非片言可決，亦非少數人可專。需學理，需識見，需研究，故應由政府集中輿論，博采羣議以定之。下月召集之國難會議，及議而未定之國民救國會議，自吾人言，皆應為促成解決此一大問題之機關。凡現在全國有智識經驗者之智識經驗，自應一切網羅，使得充分表現，先與所謂全國社會中堅者，共負此過渡時期安內攘外之責任，以期漸達於還政人民大衆之成功。吾人對於中國今後之政治總綱領，亦有若干意見，然目前尚不可具論，願先陳述數點。第一：日本外患，為今日第一嚴重問題，自須確立根本

方針，及應付步驟。吾人以為政府應速乘東省偽獨立國未發表之先，宣布中國對日之具體主張及最後態度。國聯轉瞬開會，中國應在國聯席上，發表絕對否認割裂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日本企圖。同時宣布，苟日本依照迭次國聯決議，撤兵復原，中國願以如何如何之原則，與日本和平解決關於東省之問題。查國聯無力，早經暴露，故強制制裁之事，國聯勢不能實行，只有藉此機會為宣布中國對日具體主張之用。夫宣布主張，誠不必有效果，然此為必經之階段。日本倘允，則開交涉，使其執迷不悟，則東省偽獨立宣布之日，即中日精神上斷交之日！無論日本如何脅迫，斷不屈服。政府除充分號召世界輿論，充分應用一切國際形勢之外，從此準備非常，喚起民衆，以為今後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一切方法之鬭爭！第二：四萬萬人民之大國，當然富而且強，其未能者，全以未努力之故。清末一誤，民國初年再誤，國黨執政後三誤。今已誤至水窮山盡，再一懈弛，眞不可救，此番汪蔣負責之後，對軍事財政經濟，必須定最小限度之整理及建設計畫，而尤以整理軍事為先。吾人嘗主張軍人領袖大團結之議，蔣君地位，應號召此事。不惟張馮閻李等必使各盡其能，即北洋在野元老，亦須邀其與議。軍人領袖一旦團結，可使中外同信從此無內戰之可起。同時使軍界之智識能力經驗，俱可貢獻於統一之政府，分擔職務，籌畫今後之自衛圖存。當茲國家極危極險之時，吾深信一切軍人必樂於效命。而新舊領袖既各有職責與發言權，則軍事政治，可以實行分開，軍備能進步，政治免把持，一舉兩得矣。至如何縮減軍費，籌畫國防，皆須領袖團結後應決議之事也。第三：江西共黨問題，最近情報殊少，但其事未了，自不必論。吾人所最痛心者，日閥武力侵略，我不能與戰，而本國同胞，則尚須為慘酷之血戰，此四萬萬人民良心上極大之痛苦！最近贛無戰事，故少注意，萬一春間戰事再起，則國民精神上，將苦痛而至於迸裂矣！故對共問題，必須重立計畫無疑也。夫一國之內，不容有內亂，共黨武裝四竄，政府勢不能不截杜，故自政府言，一切皆不得已。雖然，當茲中國將整個的被日本軍閥摧毀吞併之時，為民族生存計，為中山主義計，政府必須抱與民更始之決心，另闢平和的解決赤禍之路。夫共黨，要之皆中國人也，謂宜以不暴動，不割據，不違法擾亂秩序為條件，開放黨禁。倣西歐各立憲國辦法，許一切左傾或右傾之政治團體或個人，有結社及言論之自由。同時應命刻在俄京之議約代表，向蘇聯當局正式協議，改變第三國際政策，中止指導中國赤色暴動之方法。按此事關係重大，非此文所能罄，惟望當局先注意及此，容再詳論之。

（錄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云知所不齋話

狂夫

從前我看官場的公文，幾個「等因奉此」「仰即轉令」便會延挨上幾個月；但外國鬼子急性子，決不如此。但證以國聯三次集會的空洞，澄案調查團須三四月方能來華，這纔明白凡是人類，不論皮色如何，大概都是半斤八兩。尤其是他們的因循，可以表示出西洋人吸收了中華古國的精神文明的象徵。

青年男子，在未婚時若沒有預備十足的訟費律師費以及離婚後的養贍費，那就還不如殺了「閨房之樂甚于畫眉」的幻想。

一位名攝影家開個展，單是一幀人體裸女背影要二十元，但我相信花子式的小販所售的中外妖精打架的全套，只須六毛錢可以買全套，而且趨之者若鶩。所以，我敢斷上海市上根本談不到藝術，即使你喊破喉嚨，誰來理你。

天津日租界的零落，以及鴉片，海洛因，嗎啡業的銳減，這當然是示威日軍所賜予的恩惠，去怨怪誰來。

警衛森嚴的大人物，步步留神，但絕不留意于替他剃鬚修面的理髮師以及供大人們消遣的花姑娘中暗藏着刺客！

大學文憑而可以換飯吃，恐怕也沒有這麼多的位置來安插他們，所以與其父母花了不少銀錢培植，倒不如多生幾個姊妹來得千穩萬妥，讀者不信，且看長恨歌中的「兄弟姊妹皆列土，」便是顯明的例證。

舊式婦人對待丈夫的不二法門，就是「一哭二餓三上吊」，摩登女子呢，得改成「一走二控三離婚」，可以這類撒嬌的把戲，誰知竟無形中竟給所謂要人者學了乖，動不動就來上這麼一套。

學生義勇軍，穿上了戎裝，男學生固然雄糾糾，女學生也未嘗不雄糾糾；但一考察他們上軍事訓練課時，怕比較任何功課，報到的人要少得厲害。

國風社選

蔭孫見貺禹摹松雪眞蹟賦謝　什公

閉門雪如掌。兀兀想冬嶺。披圖松忽至。眼福亦已迥。可賞不可據。爲謝陶宏景。

贄雲持示夢侍先德春楡先生與樊山諸老吟讌詩即題其後　嘿園

咸同壇坫盛風氣。題紙緘封騶京外。（君曾祖中丞公在鄂嘗以擊鉢吟詩題郵徵京僚同作）光宣之際爭鳴鐘。（吾鄉稱折枝吟爲詩鐘七言絕句爲擊鉢吟）銅鉢幾同短檠棄。君家喬梓振墜緒。給札重爲耆夢試。飽開車徑迓高輪。我亦駑馬追騏驥。元宵燈火踐鄉俗。穀日盆花按名次。是身可懶更可寄。百集所欠祇三四。甯知盈虧理倚伏。十稔吟魂倂爲淚。尊公舊是玉堂仙。天上魂清總無祟。似憐當窒久茹痛。故遺蹤離招爾至。擘牋列坐儼往日。樊老丁髯醒能記。聞君說夢已心惻。況覩新篇紀茲事。人生幾夢便可了。色孝夢中最難致。淩

晨起坐空涕垂。古有潛夫酷相類。（劉潛夫夢先君詩淩晨起坐涕淋浪）塵詩束筍生死攙。往景翻棋年歲異。君持一事慰先親。寫定碎金藏篋笥。

夢侍先公與樊山諸老吟讌愴賦　贄雲

槐陰低覆半床書。燈火幢幢舊邸居。落紙紛飛聚笑語。攬衣成覺感凋疏。擬心猶謂尋親在。浮世元知幻夢如。來日池臺還獨往。吟聲淒斷膽欷歔。

次韵答竹雨見懷　太玄

殊方妙契密苔岑。山館詩盟不厭尋。秋雨忽催歸計疾。海雲遂共別愁深。酒消失喜懷人句。膏炧增悽念遠心。氛祲冥冥寒未了。清游迴夢只沾襟。（原詩曰仙蹤遙向故山岑履跡蒼茫不可尋萬里音書秋雁少無邊感慨暮潮深浮雲欲奪寥天色明月能知隔海心何日重爲文字飲尊前翦燭共披襟）

秋草再和味雲　纕蘅

銅駝陌上劇荒涼。況復離披帶曉霜。愁向菰蘆聞客語。生憎鶗鴂損年芳。黏天竹作無邊碧。匝地眞成一片黃。目斷穹廬人萬里。涼風九月勝回腸。

休言被酒不成妍。倅色終摧老少年。流水楠鴉斜照裏。蓼花新雁晚涼天。人稀香徑虛游屐。露冷荒洲繫釣船。秋雪庵前吟望美。寒泉一醆薦詞仙。

偃蹇何辭澗路塵。若論心事亦勞人。飛來寒蝶應同夢。化作流螢是後身。抄蔓我憂千里赤。誅茅誰念萬家貧。歲時悟得榮枯理。肯種閑浮有漏因。

眼前十步便銷魂。落葉聲中靜掩門。生意不除思茂叔。沈吟儉活誤梅村。卷葹拔後心寧死。野火燒殘夢尙溫。書種莫疑今日盡。不其山下有孤根。

消寒新詠　蔚如

袍笏登場可笑人。匆匆來去太無因。兩行絲管千家淚。三尺氍毹幾代塵。取快一時聊爾爾。別翻新樣亦陳陳。祇愁夢醒鈞天後。已是滄桑換劫身。觀劇

雪窗一局對深更。燈下如聞有殺聲。國手所爭唯急劫。天心常靜似枯枰。中原共逐無家鹿。北海渾忘跋浪鯨。輸與爛柯人不寐。眼前黑白較分明。對奕

儆廬禁得撼風霜。幾曲疏欄失預防。始信將軍眞跋扈。更愁閣老誤平章。已聞門外雪三尺。纔借隣家紙一張。桑土綢繆須早計。補牢何事待亡羊。糊屋

嫣紅姹紫本非時。爛熳端由火力施。怒發肯隨春信息。齊開狂抹醉胭脂。但憑羯鼓頻催促。誰本駝經謹護持。卻恐芳期轉蕭索。落英難上已空枝。烘花

感事　鯉門

諸生伏闕盡淸流。黨論何年罷李牛。失策昔聞通馬市。奇謀今見劃鴻溝。衣冠闕左淪殊族。旗鼓中原起故侯。廊廟從容看決策。燕雲終古屬神州。

玉漏遲　孟劬

古微丈逝世海上讀弁陽翁弔夢窗錦鯨仙去句愴懷萬端即用其調以當哀些

亂離詞客少。錦鯨仙去。鶴歸華表。把酒生平。都是舊時言笑。零落霜腴潤墨。流怨入江南哀調。春恨渺。十年心事。殘鵑能道。　白頭飽閱興亡。又淺到紅桑。海塵揚了。萬里呑聲。凄絕杜陵愁抱。歸唱水雲夜壑。料應比人間春好。鷗夢覺。沈沈下山哀照。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刊音注韓文公文集跋

音注韓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次第大率與他本同。惟遺文傳贊後序等篇。合爲外集末兩卷。爲小異耳。全書及前後均不載撰注人姓名。以五百家注本考之。知爲文溪祝充也。中板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方記大小字數。下方記刊工姓名一字。（間有二字者記字數亦偶有在下方者）宋諱避至愼字止。前有趙德文錄序、李漢序。爲半葉十行十八字。收藏有吳郡潘寅叔藏書印、潘氏寅叔珍藏、膽綠堂、陳寅之印、陳道復印、盧倧私印、李長英印各印記。舊藏臨清徐司業家。蒓風堂藏書記曾述及之。蓋見於徐氏也。今爲蕭山朱君翼庵所得。浭陽張庚樓曾詳加考訂。撰爲跋語。茲附於後。余頃從翼庵假校。偶有所見。亦著一二焉。

張氏庚樓跋語錄後

右宋本音注韓文公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敦字減筆、避光宗嫌名。紹熙時刻也。槧印精良。字畫方整。望而知爲浙刊。注文專研訓詁。簡當有法。惜未著撰人姓氏。以方氏韓集舉正勘之。與所舉浙本有合有不合。復取五百家昌黎先生集對校。則所採文溪祝氏說與此注皆同。惟魏氏集取諸家。不無刪節。遂不若原注之詳盡耳。祝氏名充。字廷賓。文溪水名。在明州南四十里。隸兩浙東路。此爲祝氏原刻。仍浙本也。書中標題不書昌黎先生外集與遺文傳序。

通作十二卷。外集不收與大顚書。贈河陽李大夫及苦寒歌。不在外集。而在本集第七卷之末。此皆異於他本者。本有呂夏卿序一首。祝氏蓋用呂本也。宋本唐人詩文集傳於今者。大率坊間彙刻之書。得者巳珍如球璧。此祝學士校注單行善本。裒然巨帙。七百年完好如新。而在在處有神物護持者乎。眞驚人之秘笈也已。翼厂其永寶之。

按此書晁陳兩家皆不載。馬端臨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亦無之。惟吳郡陸之淵序柳文音義。言潘廣文仲實撰是書。實仿祝氏爲之。其言曰。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旣反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義不稱是。自詭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云云。考陸序作於乾道三年。是祝氏成書。已風行一時。故潘緯得見其書而取法之。推其歲月。祝氏當爲南渡初炎興間人矣。其後至慶元時。魏仲舉輯五百家注。乃取其音釋入書中。而列其姓氏於卷首所謂文溪祝氏是也。今取宋刊魏氏本。逐卷披覽。則所採諸家以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及祝氏爲多。樊孫韓三君皆吾蜀人。而所採祝氏注。以此本核之。幾於悉數收入。是廷實音注之見重於當世可知矣。顧廋樓謂魏氏集取諸家不無刪節。遂不如原注之詳盡。則殊不然。余從幼平假閱竭數日之力校勘十許卷。更以仲舉本比而觀之。則其文字詳略頗不盡同。有全錄祝注而文字畧加刪節者。有魏本所采祝注音釋加詳。而此本乃僅存其半者。有所引祝注全條爲此本所無者。茲就南山各詩中各舉數則列表於後。俾覽者字櫛而句比之。斯其同異瞭如指掌矣。然余因是蓄有大疑焉。魏氏原本於諸家注文皆先以大字標舉姓氏於上。其條段至爲分明。則決無攙雜錯紊之病。可知夫原本詳而輯本畧。則出於後人之刪落猶可言也。今乃原本略而輯本轉詳。此其故眞難索解矣。以余私意測之。今所傳之宋本乃祝注之節本也。仲舉采輯時所據之本乃全本也。全本迄今固已無傳。而此節本。遂孤行於天壤間。於是兩相比類。其溢出之文乃於至不可勝計。嗚呼。以風行一世之鴻箸。數百年來。飄零散佚。漸就湮沈。而轉賴仲舉采輯之役。收拾遺補闕之功。斯亦廷實所不及料者乎。設後之學者舉仲舉所錄之文。掇拾而彌其罅漏。則一旦神明頓還舊觀。固非難事矣。抑余更有感者。昌黎之文閎深奧博。非注不明。考魏氏所舉全解。

孫汝聽、韓醇、劉崧、蔡夢弼、蔡元定、及祝氏、凡六家。今其書多不傳。韓祝兩家。宋本僅存。不絕如綫。近世通行者。惟朱文公王伯大廖瑩中三本。則皆集注也。廖氏本一再翻雕。流傳尤廣。然其書實視諸本爲劣。後人徒以其槧工精麗。爭相愛重。不知其訛陋實甚也。陳氏景雲謂瑩中全無學識。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疏舛。因撰韓集點勘四卷。專糾其失焉。余以謂讀韓集者。若求集註。當以魏仲舉本爲優。若求一家之言。則舍祝氏莫屬矣。今仲舉本幸得宋建本印行。家有其書。行當縱臾翼庵以新法流傳茲帙。使文溪遺著。垂絕而復續。其爲功於韓門。豈淺鮮哉。至宋人全注。余別見有文讜經進詳注本。讜爲蜀之普慈人。開板於眉州。其名爲五百家中所不見。異時倘得所假手。重付雕鐫。斯亦吾輩後學之責也。聊志於此。以諗鄉人。

又庾樓跋謂卷末有呂夏卿序。因推知祝氏所用爲呂本。以余攷之。其所據蓋杭本也。案瞿氏目有錢求赤校宋本昌黎先生集。其篇次與考異本同。惟贈河陽李大夫苦寒歌二首。列正集卷七末。不入外集。卷尾有呂夏卿序。今祝本此二詩。正列卷七末。與所校宋本同。據瞿目言錢氏所校。爲宋刋小字浙本。核與方崧卿所云杭本脗合。疑即祥符杭本。朱子所云監本是也。則祝氏所據爲祥符杭本無疑矣。質之庾樓。其以爲然否耶。

祝氏音注文字比較表

祝氏原注	五百家本引祝注
南山詩	
噣音晝喙也	祝曰鳥口也史記中行人面鳥噣音晝
嵂崒山峻也	祝曰史記隆崇嵂崒
輭而兖切柔也酎音宙禮記天子飲酎用禮樂	祝曰後漢安車輭輪柔也禮記天子飲酎用禮樂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輭與軟同而兖切酎音宙
歊歔上虛嬌切下休居切歊熱氣說文歊歔氣出貌	祝曰歊熱氣說文歊氣出貌歔欷也老子或歔或吹

轢一作轢音歷所踐也

磔陟格切裂也瘞音劬瘠也

曦音晞日光也

簉初救切雜也嵇康曰承間簉之

詆音邸訶也
按賓字原本無注

霰先見切雨雪雜也糅女救切雜也

猱穴上奴刀切猴屬下音抽鼠屬

塯芒過切土塊怐愗上音寇下音茂愚貌又不明也

鼯鼬上音梧下音抽虫似鼠

賁育上音奔賁育古之勇力人

肴核上何交切下音翮飣餖上丁定切下音豆

宿留上音秀下音溜漢武帝宿留海上

謝自然詩

妖患音還一作姸

秋懷詩

薿薿音擬茂也

其下澄湫水 無注

婉孌上音宛下力兖切宛順也

祝曰轢車所踐也周禮大馭犯軷注既祭之以車轢之呂氏春秋云陵轢諸侯音歷

祝曰開也張也爾雅祭風曰磔注磔狗以止風禮記大儺旁磔瘞瘠也選瘞瘠改貌

祝曰曦日光也選隆暑方赫曦

祝曰簉倅也齊也雜也左氏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

祝曰詆呵也史記舞文巧詆賓穴也

祝曰霰雨雪雜也詩先集維霰糅即謂雜糅儀禮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

祝曰猱猴屬詩無敎猱升木狖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詞猿狖雜處兮虎豹嗥

祝曰塯土塊爾雅塊塯也怐愗愚也楚詞宋玉九辨云直怐愗而自若

祝曰爾雅云鼯鼬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鼯鼠注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

祝曰揚子曰或曰賁育注夏育孟奔皆衛人

祝曰詩殽核維旅注殽豆實也核加籩也餖玉篇云貯食也

祝曰宿留有所須待也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

祝曰患字義與去聲同見楚詞屢離憂而逢患音還一作姸

祝曰詩黍稷薿薿文選庭前有佳樹綠葉發華滋

祝曰即公南山詩因緣窺其湫炭谷湫也

祝曰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兖切

凌霄一士隨筆

滿洲世家。其正室之西牆例設、所謂、祖宗板子。其制甚簡。僅度一木板。板上置一黃布包袱並黏有白紙掛錢。紙上雕有滿文二字。如是而已。然一家之中。對之不敢稍有冒褻。以時舉行祭祀於其前。即所謂祭板子也。麟慶「鴻雪因緣」於其家記板子之禮節。曾詳記之。此爲滿洲之特俗。近年北平滿族已漸廢此祭。惟板子尚存耳。此外更有所謂竿子者。亦滿洲之特俗。竿設門內。高出房脊。多以杉木爲之。祭竿子之時。以精肉和飯共切爲細末。置之竿上。其神話式之傳說。謂清太祖與明兵戰而敗。避一樹下。有羣鴉翼覆其上。追兵由樹下而過。竟未之見。得免於難。其後崇德報功。於宮中設竿以祭之。八旗世家亦相因爲例。每家設竿致祭。近年已廢。惟今故宮坤寧宮階下此竿。巍然尚存。蓋自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之後。祭典始闕云。又清宮舊例。每日丑刻由東華門進豬。守門護軍。按時啟門。據聞、所進之豬。爲祭萬曆媽媽之用。而宮中何以每日必祭萬曆媽媽。又何以必於丑時進豬。當時以事屬宮禁。外間不易知之。即詢之內廷當差者。亦多茫然不知所對。蓋宮廷例行之事。不止此一端。奉行既久。罔敢或違。問其何以必須如此。亦曰照例而已矣。所謂萬曆媽媽者。相傳即明神宗之母。萬曆間廷臣主大舉征遼。因太后一言而止。清人德之。因有此祀。此近於齊東野人之語。而既著萬曆媽媽之稱。要必有本事可稽。惜祀典奉行。迹涉詭秘。遂難驟詳其確鑿根據耳。

明時宮中十二月春帖。例有泥金葫蘆。內書吉利福壽字樣。旁書「送瘟使者將歸去俺家也有一葫蘆」之句。以祓除不祥。見清人所著「燼宮遺錄」。清宮春聯。由南書房翰林分寫。用白紙糊於木框之上。按門懸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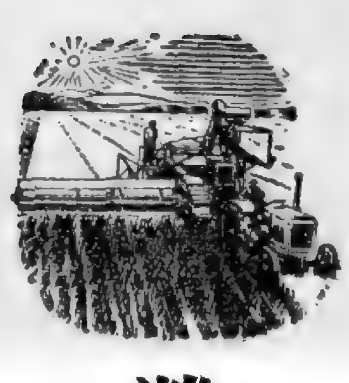
至正月二十日撤去。此白紙春聯。惟宮廷暨各王府用之。其餘滿漢官員宅第及商店民家。則均以紅紙書春聯也。宮中各住室。新年例貼春條。亦南書房翰林所書。用紅色箋紙。皆吉祥之語。如「宜入新春」「萬事如意」之類。至溥儀出宮後。養心殿西暖閣門外。尚存「天祐聖清民安歲稔」之橫條。為閉門天子。聊自慰藉之紀念品。又每逢歲除。內廷例賜各王大臣御書福字。其在內廷當差者。得於是日親詣御前跪領。較之普通頒賞。尤為優異。凡領賞之人。跪於御案前。其叩頭次數須與御書筆畫相應。每寫畢一字。即由二太監舁此字方從跪領者頭上而過。蓋取賜福臨頭之意。非嫻於內廷禮節者。往往失儀。翁同龢供職內廷最久。屢叨此賜。其日記中曾及之。亦清宮瑣聞之一也。

光緒丁未冬。兩廣總督張人駿生日。其子允言官大清銀行監督。在京假湖廣會館設宴酬賓。時李經邁新以裁缺光祿寺卿授江蘇按察使。與署都御史張英麟度支部侍郎陳邦瑞等同席。英麟謂李臬（經邁字）將有遠行。宜居首座。經邁作肅然之狀曰。「司裏如何敢僭大人的座。」蓋循其臬司之體制。而以半莊半諧出之也。英麟笑曰。季臬甫為外官。便欲見外耶。經邁卒推英麟首座。邦瑞次之。而己就第三座。談次。經邁曰。「近來裏頭專與行四的過不去。沈四左四李四都是以三品京堂左遷臬司。」謂己與前以順天府尹外簡江蘇按察使之沈瑜慶以宗人府府丞外簡河南按察使之左孝同也。（瑜慶為葆楨子。孝同為宗棠子。經邁為鴻章子。皆勳臣之後。）其詞若有憾焉。而對於蘇臬新除。實不觖望。邦瑞曰。江蘇本文忠公首建大功之地。朝廷以季臬陳臬是邦。或有深意。季臬此去。紹述前修。將來勳業。正未可量。吾輩當為預賀。經邁意益忻然。此聞諸張君二陵者。時官刑部郎中。是日適與經邁等同席也。以裁缺光祿寺卿授臬司。在當時蓋未為屈抑。即瑜慶孝同之以現任正三品卿對品外轉。體制上誠為左遷。而事任則較重矣。庚子義和拳之變。為外兵所戕之直隸布政使廷雍。先是為奉天府尹。運動降格調補直隸按察使。據聞志在直藩。而直臬以近水樓臺之故。升任直藩較易。故銳意以圖之。後果由臬而藩。獲遂所願。

而竟與禍會則非意料所及耳。戊戌岑春煊以裁缺太僕寺少卿簡授廣東布政使。宣統己酉孫寶琦以候補三品卿簡署山東巡撫。旋眞除。一則以光緒帝勵行新政時之特拔。一則以奕劻之力援。事頗異於尋常。不能與經邁等一概而論已。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力闢星命推步之說。而仍喜言前定。蓋未能免俗也。如紀鄒鳴鶴事云。「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册籍者。因即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爲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爲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此亦一則曲折旁通之定命故事。然鳴鶴照道員例賜卹之後。尙有下文。何掌冥府册籍者竟未之知乎。鳴鶴爲無錫人。其鄉人薛福成爲撰行狀有云。「公既殉節之明年。大吏奏聞。詔贈道銜。賜卹如例。同治七年。大學士總督兩江曾文正公疏請以巡撫例優卹。並予諡。報可。御史朱鎮撫浮言詆公。詔收前旨。翰林院編修朱福基等赴都察院白其誣。詔下兩江總督。廉得實。左遷鎮主事。仍賜卹如例。予諡壯節。賞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官至巡撫。最後之卹典復照巡撫例。四品之說。失其附會之根據矣。毛祥麟「對山書屋墨餘錄」亦紀鳴鶴事。謂「閩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一署。如部院。內出一人。乃同案生某。云在此間掌祿籍。鄒即浼查祿壽。某入良久。出與片紙。上書八字云。官居四品。洪水爲災。道光辛丑。鄒守開封。中牟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竟獲無恙。後任粵撫。被劾罷官。時粵逆犯江南。鄒公籍隸江蘇。在江寧督辦團練。城陷殉難。奉旨照道員例贈卹。始知四品爲道員。洪水者。逆酋洪秀全也。事皆前定。豈不信」與其元所紀大同小異。此種傳說。蓋盛行於鳴鶴以道員例賜卹時。陳毛均采入筆記。以爲前定之徵。而不知其飾終之典。更有下文也。鳴鶴官廣西巡撫。毛謂粵撫。似指廣東巡撫。稍誤。其以開封知府禦水患。保危城。爲道

光二十一年辛丑事。陳謂丁丑。當屬筆誤。道光無丁丑。辛丑河決祥符之張灣。大溜環城四門。所謂「黃水灌城危在頃刻」也。至河決中牟。爲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事。鳴鶴亦與大工。陳毛均混而爲一。



濰縣高氏上陶室甎瓦考釋

丁稼民

一、淪亡海外之十二字韻文專

讀高翰生先生上陶室專瓦文擴自序，則定爲秦物。茲擇錄其序文如次：

丁亥夏自豫獲塼一，文云：「海內皆臣，歲登成熟，道無飢人。」以慮俿尺度之縱尺有三寸强，闊尺有二寸弱，二寸爲其厚。案此必先秦時物，嬴氏滅六國，天下一家；故言：「海內皆臣。」琅邪刻石云：「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步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語有繁簡而實同歸，足爲確證。其言「歲登成熟，道無飢人。」據此當是祠壁之磚。且磚出大梁界中，疑即當高建祠所施者歟！又嶧山泰山諸刻，其辭皆入韵語；此則二句一韵，抑或聯駢成文，未可肊定！嘗見申氏涵眞閣秦漢瓦當說載：「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瓦，一時考古者，咸定爲秦；亦二語成韵！與此蓋有徵矣！即以篆體而論，『臣登成道；』見嶧山刻，「歲」，見埴邪臺瓦；雖筆迹小異，而適嚴端莊，與斯相遺法，無毫髮差殊。

而近日友人王獻唐先生，以字體製作與「單于和親」專類，又推爲漢物。

按漢代高，惠，文，景，力崇節儉，不事虛文；何由造此巨專以自夸大！若云出於武帝，則漢興已六七十年，統一已久，何用『海內皆臣』之語，以誌得意！秦代諸石刻，及權量等，皆用小篆，往往言及兼并天下事；且武帝時此種文字，並不多見，故王文敏公廉生，亦定爲秦製。至於獻唐先生之見，鄙意未敢從同。

聞友人云：「周君季謀，藏有此文專四，係河南近年出土。」如此則日人得此，亦未足以獨步寰宇！再此專廣倉專錄，亦有著錄；但係有界格者，較此篆書神味迥異。

二、保留上陶室專瓦略考

『司隸君段』瓦（原號第[illegible]十號） 後漢以雍州及豫州之一部，置司隸；又前漢官名『段』，蓋爲司隸部人之姓名，或官司隸者。

『召陽宮當』瓦（原號第九十三號） 「召陽宮當」當係漢物。古召在今

陝西，召公鎮宮必在其左近。按長安志引廟記云：西至汧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此宮當亦離宮之一也。

『八風壽存當』瓦（原號第九十五號）　漢書律曆志云：八者纍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八風臺見初學記云：見漢書。又山堂肆考王莽起八風臺，以別四方之風；蓋欲求神仙也。臺成費萬金，此當蓋莽時物也。

『衛』瓦（原號第十六號）　此當金石萃編等書已著錄，出陝西，阿房宮址東北土中。

『訓君高豈』瓦（原號第二百號）　『訓君』疑爲人名，『高』姓，『豈』爲瓦之一種。

『薪世所作』瓦（原號第九十三號）　『薪世』疑即新世云，『薪世』者蓋心存漢室者之表示。王獻唐先生云：『薪世』係作者之名。

『麃氏蒙甫』瓦（原號第九十七號）　『麃氏』爲魯之著姓，前人言之甚詳。王獻唐先生云：『蒙甫』爲瓦之一種，按『甫』當作甯，乃瓦之作甫形者。『蒙』尚書具訓于蒙士疏云謂蒙稚卑小之稱，或作者係蒙童歟！仰或甯之小者，未敢臆定。

『秦龍興化年』瓦（原號第一百八十三號）　此『秦龍興化年』古聖當之半瓦似非秦物，或係苻姚二秦物。

『秦大聖』瓦（原號第一百八十四號）　與上瓦同係殘物當係一時造。

『永平十五年』瓦（原號第一百號）　建元永平者凡四；一，漢明帝；二，晉惠帝；三，北魏宣武帝；四，前蜀王建。晉永平僅二月餘，前蜀又偏在西南，北魏又無十五年，惟漢永平凡十八年，則此瓦係漢所造。

『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專（原號第二十四號）　按上陶室藏此專二，均漢武帝造。漢書稱元狩四年，霍去病等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獲匈奴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殺虜匈奴合八九萬。單于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武帝之大願以償；後雖未成事實，然當時之得意，讀此專文可見一班；時在民國紀元前二千零三十年；陶齋以爲高帝時造，當時以馬上得天下，恐無此雅興！

『永平五年二月吉』專（原號第六號）　漢明帝永平計十八年；魏宣武帝計五年；是專非東漢人造，即北魏。

『父以建武廿五年，母以建初四年終少子』專（原號第八號）　建武係東漢光武帝紀年二十五年巳酉，建初章帝紀年四年巳卯；相去三十年，此專墓誌之最古者；建初四年，民國前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也。

『熹平六年四月廿』專（原號第一百二十八號）　熹平係漢靈帝紀年六年歲在丁巳，四月廿則爲乙亥。

『正始二年四月六日作』專（原號第七十五號）　正始年號有二；一，曹魏齊王芳計十年；一，北魏宣武帝計五年；此云『二年四月六日』未便定爲何時！

『嘉平四年』專（原號第一百二十九號）　『嘉平四年』亦齊王芳年號。

『正元三年三月作』專（原號第七十九號）　正元爲曹魏高貴

鄉公年號，計三年；三年六月改元甘露。

『甘露三年八月丁亥』專(原號第八十一號)　甘露有四：一，漢宣帝計四年，三年八月壬子朔；魏高貴鄉公計五年，三年八月甲午朔；吳歸命侯計一年；前秦苻堅計六年，三年八月乙丑朔。魏三年八月無丁亥，吳無三年，漢三年八月雖有丁亥，但西漢無此種文字；秦八月既爲乙丑朔，丁亥則二十三日也。

『景元三年』專(原號第八十三號)　『景元』係魏陳留王年號，計五年。

『咸熙元年郟從事』專(原號第八十五號)『咸熙』魏陳留王紀年，『郟』邑名，在今河南西部，『從事』邑中官吏職名。

『魏咸二年九月壬丑羅君東萊黃人』專(原號第八十六號)　歷代無『魏咸』年號，僅曹魏有一咸熙故知此亦係三國時造，二年九月壬子朔；則是咸下當有一熙字，壬下丑字或係子字之譌。

『太始八年太康二年』專(原號第八十七號)　晉武帝太始八年至太康二年計九年，此專所記當係功之起迄。

『咸寧元年八月任氏造』專(原號第八十八號)　亦係晉武帝年號，任氏爲樂安名族，見晉書。

『晉咸寧四年台氏造泰歲在戊戌』專(原號第九十三號)　台氏有邰氏之裔，今諸城猶多此姓。

『太康四年十月俞將侯黃夫人』專(原號第九十九號)　『俞』係地名，『將』其姓，『侯』係尊稱，非實爵。

『太康七年晉故膠東令王君』專(原號第一百零二號)　晉膠東即今平度縣。

『元康元年九月一日初功三長翁冢墓故記之』專　(原號第一百十一號)　『三長翁』獻唐先生云疑猶三老翁之意。今按『長翁』當係伯父稱，三長翁即今呼三伯父，『初功』係三長翁之字。

『晉故逢將軍』專(原號第一百十九號)　漢有逢萌，晉有逢羨；逢萌都昌人，逢或書作逄。

『宋景平元年盧鄉王儁起』專(原號第一百三十二號)　景平劉宋少帝紀年，元年歲次癸亥。無，盧鄉王，此蓋盧鄉人王儁起；盧鄉，東萊郡邑。

『元嘉十二年四月廿日牟道作』專(原號第一百三十三號)『元嘉』係劉宋文帝年號；『牟』係春秋牟國之裔，今山東東部尚多此姓。

『平原劉氏大吉宋元嘉廿年造』專(原號第一百三十九號)是專清光緒中，出土於濰縣，浮山之麓。平原非今縣，蓋北海之平原里，今安邱西鄉大鎮。

『泰始五年』專(原號第八十七號)　泰始即晉武帝太始。太，專文多作『泰』。

『太和廿二年高密邦昌安縣宋玄慶』專(原號第一百四十號)『高密邦』，邦，字乃郡字誤書。昌安，今山東安邱地。太和係魏孝文帝年號，歲次戊寅；民元前一千四百一十四年也。

「太和廿三年河南郡樂城縣人亥雲姬」專(原號第一百四十號)

北魏河南郡無樂城縣，樂城縣屬河間郡。「南」，蓋間之訛書，「亥」，無此姓；當亦係玄字之誤。

「建熙七年四月四日作」專(原號第一百三十號)　建熙為燕慕容暐年號，計十一年。

「普泰元年歲辛亥七月十五日賈道聞為亡息紹祖造浮圖專」專(原號第一百四十二號)　「普泰」係北魏節閔帝年號，建明二年二月己巳改十月壬寅，安定王又改中興。「息」非如今世為兒婦專稱，凡子女均可稱息，東觀漢記云：此蓋我子息也。

「天寶五年造韋家墓」專(原號第一百四十三號)　「天寶」即唐玄宗年號，「韋」為唐代巨族。

「大唐文明元年歲次甲申文明元年」專(原號第二百十六號)

太歲文明元年歲次甲申，「文明」唐睿宗年號。

「嬌」專(原號第十八號)　「嬌」當係人名。

「齊」專(原號第十九號)　「齊」字專，清光緒中於濰城內縣署東民居出土。濰縣金石志初稿陳簠齋先生跋云：余以文字定為三代。民國十九年，濰城孔氏改建重門，又得二十餘方。

「陸士雲」專(原號第一百四十四號)　晉陸雲字士龍。此專刻「陸士雲」非士龍昆弟，則景慕士龍而名者。

「栗嬌」專(原號第一百四十九號)　「栗」姓，「嬌」女子名；如漢王嬌即其一例。

「山陽□□子作」專(原號第一百五十四號)　「山陽」郡名，即今山東西南部。

「吳丘尙作」專(原號第一百五十七號)　「吳丘」姓，顓頊之後，見路史。「吳丘」一作虞丘，見姓氏考略。「尙」係人名。

「□偕敬」專(原號第一百五十九號)　「偕敬」係人名，六朝時人多如此命名。

「郎中朱君」專(原號第一百六十號)　「郎中」官名，又近代醫生之別稱。

「丙壬甲庚大吉」專(原號第一百六十九號)　此十干字四當指年月日時而言，亦專文之特別者。若係記日，則相去二十二日恐非是。

「吳丘氏」專(原號第一百六十六號)考詳前「吳丘尙作」專。

「郙氏」專(原號第一百六十七號)　漢朱虛有郙原，見三國志後漢書。

「陳宋」專(原號第一百七十三號)　「陳」係郡名，「宋」則姓氏。

「陳郡太守淮南成德台府君夫人之槨也」專(原號第九十六號)

「陳」三國時置郡淮南揚州治，所此專當係曹魏時造槨用瓦又係異製。

「莫落公孫氏墓」專(原號第一百七十六號)　「莫落」當係墓中人名，「公孫」則其姓。

「蒲君墓」專(原號第一百七十七號)　亦姓氏

『屏公墓』專(原號第一百八十二號)　『屏』歷代無此姓，當係人名。

『孝廉離狐令威寇護軍鄭府君』專(原號第一百二十號)　『孝廉』係州郡所舉。後漢自永元四年從丁鴻議郡國人口二十萬者，舉一人。『離狐』，今河北東明縣。『威寇護軍』皆將軍號；曹魏置見宋書。相傳此專出高密鄭公鄉，『鄭府君』蓋康成先生子孫，正史不載，吾嘗聞郭庚生先生云：舊藏有『魏故征北將軍鄭小同之墓』一專，現已不存。鄭小同之征北將軍亦爲史所不載者。

『長山令』專(原號第一百五十二號)　後漢分烏傷縣置故城，在今浙江金華縣治東四十里。漢制大縣設令，小縣設長；見錢氏後漢郡國令長考。長山大縣，故設令；迄今金華仍爲大縣，若吾東，長山設於隋，非大縣；以此故定此專是後漢時物。

『安德孫浩僑居北海劇界在潬西可記之』專(原號第一百五十五號)　『安德』與北海並稱，非皆郡名，即皆縣名！安德郡北魏析勃海郡置北海；則隋始名縣，是專當造於魏隋之間。北海郡魏治平壽即今濰縣。隋北海縣治，亦即魏平壽。若『孫浩』者，亦可謂吾濰寓賢之可攷者，是足以補邑志流寓傳之闕文矣。『潬』即丹水名，出臨朐至濰縣注瀰河入海。

『楚已西州』專(原號第二百二十號)　唐始置楚州，此云已西蓋已酉歲楚州所造專也。

『南平陽口』雜類(原號第二十號)　『南平陽』即春秋魯之平陽，漢以河東平陽在北，故此加以『南』字別之，即今鄒縣治也。

『亭長亭長』雜類(原號第七十號)　高氏畫象專十餘方，今皆不見，聞爲日人與十二字韻語專攜之去矣，此係漢畫象專之僅存者！

(完)

陳病樹鬻文字約序

袁思亮

桐城馬通白先生治古文爲時大師有弟子曰新城陳君祖壬字君任別署病樹爲文淵懿茂美能傳其師說兼工詩詞自散原滬尹海藏蒼虬諸先生交口頌譽不詢而同其先石士侍郎爲惜抱入室弟子廣敷黻叔兩先生亦以能文章爲曾湘鄉所稱而玉方侍御子鶴尙書又以善書有名病樹既受業馬先生益昌其家學復以餘日肆力於書書大類侍御顧生晚不得以科目進又少孤無遺財貧奇自喜不肯隨俗詭進取嘗有所入矣輒散盡不且夕宿留此奉母挈妻子辟亂僑上海益困於是其交遊相與謀曰以文字取金幣酬古之賢哲有爲之者矣上海東南大都會名公巨人豪商碩賈比屋而居者皆是也其所嗜欲無求不給獨詩古文辭所以光顯其先人流名聲於無窮者不可必得而能之者又寡書尤盡人所同好也子苟出其餘以應時之須自比於力食者雖多取於人無媿況廉耶病樹曰諸君厚我我其敢有所愛乃爲訂其直之高下如約而湘潭袁思亮道其淵源之所自以介於當世之有待於斯文者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 （廿九）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二十六章

（一）

甘莉頂高興的一件事就是領黑兒到外邊散步。黑兒指點着黃楊，汽車行，或是天上的白雲，聒絮地問她，她一件件的給他解釋。甘莉對於世界，除去感覺到顏色的變換，和大羣熙攘的民衆以外，從來沒有個清醒的認識；她生活在內心當中，和意識到她是具有理想的一個動物；黑兒的問話，叫她注意到花鳥虫魚的喜劇；欣賞到自然的徵象。

許多煩悶，都被扔在腦後。她對黑兒講，「我們是世界上兩個寄生的流浪歌人，」黑兒也附和着她呀呀地講，「流浪——流浪。」

他們時常喜歡去瓊斯丹家。

耿大夫不贊成他們去。他講和那一個流些有什麼話談。他暗示一個以前使女的家裏，不是大醫士的公子該去的地方。對於這一些，她並不和他辯論。她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瓊斯丹一家是她的朋友，她的俱樂部，她的同情者，和發洩煩悶的地方。有一時期，曾經因爲見舅母的聒噪，她常和汪妮姐她們一班婦女會的會員一起閒談，但是不久她又不大願意了。這班年青的太太小姐們使得她不安。她們時常高聲的談話。屋子裏充滿了喧囂的聲浪，們他說一句話，總有得顛三倒四。不知不覺的當中，她和婦女會的會員，蕭洛克，秀紋一班人疎遠了，她常往來的地方只有西太太和瓊斯丹家。

在黑兒的眼睛裏，紅瑞是世界上第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他帶一種歆羨的神氣，跟着他餵牛或者趕一只蠢笨的大猪。他對於小阿拉夫，也認做一條好漢，他雖然沒有他爸爸那般魁梧，但是很懂事，能領會小棍子，紙牌，和鐵錘那一套的把戲。

甘莉眼睛裏看出——雖然她不承認——阿拉夫比她的一個黑皮膚孩子，不但生的俊俏些，而且度量也來得大一些。阿拉夫是一個北歐的酋長，軀幹生的挺直，一頭金髮，四肢長得很長，對人很謙和。黑兒是一個小流氓；一個忙碌的商人。黑兒常跳起來講，「我們頑耍吧」；阿拉夫睜大他的藍眼答道「好的。」倘然黑兒打他一下——黑兒有時這樣做——阿拉夫並不回手。他大模大樣的走回屋子裏，黑兒反而吵鬧個不休。

瓊斯丹用盛麵粉的木箱，替他們打成一輛小車子，裝上四個紅色的車輪；他們常是無意識地在田鼠的洞裏，插上許多棒子。

好脾氣的碧，看待兩個孩子絲毫沒有兩樣，給起餅來，非常的公平，責罵起來，也是一般看待。但是她有一種脾氣，倘然甘莉不喝她的咖啡，或是不吃她的牛油餅，她就得不高興。

瓊斯丹的牛奶房弄得很得法，他有六

頭牛，二百隻雞，一只分乳器，一輛福特裝貨汽車。在春天他又添蓋了兩間樓房。黑兒最喜歡在那兩間房裏耍。紅瑞蓋房子的本領，在黑兒眼睛裏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

講到工具！黑兒爸爸的診所裏，也有許多閃亮的，奇形怪狀的傢伙，很銳利的，而且銷過毒的，但是不許孩子們動。紅瑞的一套傢伙，除去鋸子以外，可以隨他的意拿着頑的。他有一個銀頭的鎚子；一個像L般的尺；一個裏面有水銀滾來滾去的神秘東西。還有各種各色的釘子。

（二）

紅瑞在蓋房子的時候，坦然告訴甘莉，他有一天在歌佛原，仍舊脫不了是一個不入流的人。碧的一班教友不歡迎他的無神論，就和一般商人不歡迎他的過激思想一般。「我不能成天把嘴封着。我想，我像一隻喜歡嗥，嗥叫的綿羊，我談的理論也沒有許多新鮮的材料，但是他們走了以後，我總發覺我的話踏在他們宗教信仰的雞眼上。啊，那個工頭不斷的到我們家來，還有那丹麥鞋匠，棄爾德工廠的一個工人，幾個瑞典人。你是知道碧的脾氣的，她素來喜歡朋友，從沒有嫌過煩忙，她一直樂意給客人預備咖啡。

「有一次她誆我上禮拜堂去。我和白嬸一般的篤信着。當那位教士講着錯誤的進化論的時候，我仍舊安靜底坐着，一點也沒笑出來。但是在禮拜做完以後，在教堂門口用「哥」「姐」的名稱招呼會衆的教士，絲毫不睬睬我。他們的心中認我是一個不良份子。我想他們一直是這樣。現在我很願意出門販馬。但是我叫碧催眠住了。耿太太，你明白她是一個怎樣活潑、正直和眞心的女人！我也愛阿拉夫——啊，我實在不願意走。

「當然我有心收拾起一切，遷徙到西方去。不過我曾經吃過一番苦，好容易有了這製乳房，我不情願再從頭做起，叫碧和阿兒重新再住一間小木棚。我只要能够和他們聚在一起，做一個不入流也罷。我的心裏只有他們。啊，你不要和碧講，等這房子蓋好，我還要為她買一只話匣！」

他當眞這般辦。

當她做洗滌，熨衣，縫補，烘餅和酒掃一切工作的時候，她很興奮地聽着話匣。在新蓋的房子裏，他們用底下一間做廚室，上邊睡覺。原來的房子却改做客堂，裏面放着話匣，搖椅和畫片。

在七月底，甘莉到瓊斯丹家去，想告訴他們去約萊蒙的經歷。她看見阿拉夫躺在床上，稍微發些寒熱，碧的臉也是緋紅的，還在勉强工作。甘莉在背後向瓊斯丹講：

「他們似乎有些不舒服。是怎樣一回事？」

「他們不能吃東西了。我想請耿大夫瞧瞧，但是碧怕大夫不願意來——她想大夫不高興你到我們家來。可是我心裏很是愁悶。」

「我立刻找耿大夫去。」

她熱切地注視着小阿拉夫。他的一雙小眼不像平時靈活了，他嘴裏呻吟着，用小手搓揉他的前額。

「他們吃了些什麽不衛生的東西嗎？」她問。

「或許是水的作怪。我們平常總是到隔街埃克倫家井裏去打水，但是他總怪我

自己爲什麽不掘一口井。有一次他對我講，「你們這些社會主義者只講用旁人家的金錢和水！」我想他倘然當這般講，說不定要惹起我發火，要淘一回惡氣。我講，我願意拿錢買他的水，但是他又不要——他情願有一個和我挑眼的，機會，所以我就到樊吉羅家去取水，她那口井靠近水潭，我本來想那裏的水不大好。打算今年秋天，自己掘一口井。」

她趕緊跑到耿尼柯的診所。他點着頭，用很沈着的態度，聽她述說，他講一會就到瓊斯丹家去。

他診視碧和阿拉夫以後，搖着頭講，「是的，看起來好像是傷寒。」

「我在木廠裏曾經看見人害過這種病」，瓊斯丹呻吟着，他渾身都癱軟了。「大夫他們的症候重嗎？」

「啊，我們要好好的當心」耿尼柯講，他第一次向瓊斯丹帶笑的說話，並且拍他的肩井。

「你要雇一個看護？」甘莉問。

「啊——」耿尼柯對瓊斯丹講，「你不會找丁娜嗎？」

「她下鄉去了。」

「那末讓我做看護吧！」甘莉講。「他們要人做東西吃。他們能用海母擦澡嗎？」

「可以，」耿尼柯拿大醫士的架子，機械式的回答，「我想現在很不容易找一個看護。施達佛姑娘現在正侍候產婦，你雇的那個看護又請假了。好的，那末就讓瓊斯丹和你替班服侍吧。」

在一星期當中，甘莉每天從清晨八點起，一直伺候他們母子到半夜，她給他們飲食，替他們擦洗，蓋被，記他們的溫度。瓊斯丹不答應她烹飪。他心裏覺得恐怖，面容也消瘦了，他靜悄悄地走着，烹飪和洒掃，都歸他管，他的一雙蠢笨的紅色大手，舉動很是小心。耿尼柯每天來診視三次，觀察得很是細到。他充滿了希望，對瓊斯丹也很客氣。

甘莉對他們母子倆，懷着很大的仁愛心。她抖擻精神；伺候他們，並不覺吃力。她心裏難過的，是看見他們痛楚，吃一點東西下去以後，臉上便赤紅的，整夜呻吟着，睡不着覺。

進了第二星期以後，小阿拉夫的雙腿—，漸漸瘦的像柴火棒一般，棉軟軟地，沒有絲毫的氣力。胸膛前後，隱隱地透出紅點。兩頰全陷了下去。神情上時刻的驚悸。舌頭燒得焦黑。講話的聲音，微弱得可怕。

碧在初病的時候，在地上撑得太久。當耿尼柯叫她上床息歇的時候，倒下來就直不起了。有一天清早，她尖聲的叫喊起來，肚子痛得像要裂了，半小時以後，她便昏厥過去。甘莉一直陪伴她到天亮。叫甘莉心上最難過的，就是瓊斯丹輕悄地把頭探在梯口張望着。第二天早晨，甘莉瞭了三小時，就跑回家去。碧全在昏迷的當中，嘴裏說着囈語，「阿拉夫——夫，你這樣地快活——」

十點的時候，甘莉在厨下預備冰袋，有人在前邊打門，瓊斯丹去開了開來。她看見秀紋，茉岺和齊牧師的女人，站在門前。她們手裏拿着葡萄和上面有很鮮明的圖畫的婦女雜誌。

「鄉聽見說你的女人有病。我們特地來慰問慰問，看怎樣能够帮你們的忙，」秀紋委婉地講。

瓊斯丹對三個人瞅了一眼道，「你們來得太遲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碧平常總是盼望你們太太們光顧。她總想高攀。她常呆坐着，等有人來敲門。我常看見她坐在這裏等候。現在——啊，你們得罪了上帝。」撲地他把門關上。

甘莉看着阿拉夫越過越不成了。他瘦得不成樣子。他的肋骨根根是露了出來，他的皮膚發黏，脈息很是微弱，但是跳動得怕人的快。跳——跳——跳——他漸漸地跳進了死神的領域。那一下午，他嗚咽了幾聲之後，一條小命就結果了。

碧並沒有知道這條小命沒有。她自己正在昏迷當中。當第二天早晨，她撒手西歸的時候，並不知道阿拉夫不能在階沿上舞他的木劍，不能再做他父親一羣牲口的小主人；瓊斯丹的兒子，終於沒有上東部去求學的分兒！

瓊斯丹，甘莉，耿尼柯大家默默地守着。把兩口尸身給擦乾凈了，把他們母子倆的眼皮給合上。

「回家歇歇吧。太辛苦了。您對於我的恩，是沒法補報的，」瓊斯丹低聲向甘莉講。

「好吧。明天再來。送他們到墳場裏，」她勉强的答覆。

當殯葬舉行的時候。甘她倒在牀上，再也爬不起了。她意中推測，一些街坊都得去送殯。她沒有知道，瓊斯丹辱罵秀紋的話，已經傳遍了全市，大家聽得之後，沒一個人不生氣。

湊巧她倚在枕上，從窗子裏向外瞧，正瞅見碧母子倆的出喪。送殯並沒有樂隊，也沒有跟隨的馬車。只有瓊斯丹一個人，穿着結婚時候穿的玄色禮服，低着頭，蹣跚涼涼地，跟在柩車後面，向前邁步。

一小時以後，黑兒哭着走進了房，她勉强和他答話，「親愛的，你要怎樣？」他請求道，「媽，媽，我要找阿拉夫去頑要！」

下午汪妮妲走過來安慰甘莉。她講，「你的那使女眞是不幸。但是我對於她的男人，實在不能同情。大家都說他是個酒鬼，待他的家裏人太壞，所以他們母子會得病啊。」

第二十七章

（一）

伍式朋從法國有信來，說是曾經上過火線，受了一些傷。現在升到上尉。甘莉想借秀紋的榮譽，消散她的鬱結。

瓊斯丹把製乳場賣了幾千金元。他嚅囁着和甘莉告別，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預備到阿爾伯達北部去買一塊田——離人煙稠密的地方越遠越好。」他說完掉過頭便走，但是步履沒有起先的矯健，他的兩肩，似乎被年紀壓倒了。

據人們傳說，在他走的以前，把全市咀咒了一頓。有人講要把他捉回來，綁在軌道上面。據說老潘在火車站上責備他道，「你頂好不於再到這裏來了。對於你已故世的人，我們當然尊敬，但是我們對要只買一張自由債券的賣國賊，那是不能輕饒的。」

據當時在車站目擊的人講，瓊斯丹給老潘一個很可怕的叛逆駁覆：似乎是說，他愛德國的工人過於美國的銀行家；但是另有一般人說，他沒有半個字答覆老潘；他像一隻夾着尾巴的狗，逃到火車上去了。一般人都同意，他心裏一定感覺是有罪

因爲在火車開行的時候，有一個農夫看見他站在火車裏面的走道上，冲着外面瞧。

他的房屋——和他四個月以前新擴充的小樓——很近他經過的火車軌道。

最後一次甘莉到那屋子裏去張望，她看見小阿拉夫的紅輪小車，擱在馬厩外向陽的角上。她想，眼睛尖的人，是不是能從火車上瞧見它嗎？

那一天，她懶洋洋地去紅十字會工作，她不聲不響地縫着繃布，秀紋在房邊閱看關於戰事的公布。她靜聽耿尼柯講，「聽老潘說起，我想，瓊斯丹到底不是個東西。雖然有碧的關係，我想公民委員會應該強迫他有愛國的表示，倘然他不買自由公債，和參加青年會，就應該請他嘗嘗監獄的滋味。他們對德國農民頑的那套把戲，是很有效的。

（二）

對於西大夫太太，甘莉雖然沒有發現靈感，但是得着一種安慰，最後因爲她的勸導，纔慢慢地忘了碧的一段悲慘故事。

她曾經在街上遇見蒲洛克，但是他僅僅是一種悅耳的聲音，專講到查理。蘭伯和日落。

身裁瘦削的弗律師太太，給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甘莉在藥舖前面遇見了她。

「散步嗎？」弗太太講。

「是的」。

「哼，想你是這裏太太們當中唯一能用腿的人。請到我家去喝一杯茶。」

因爲沒有旁的事做，甘莉答應去了。弗太太的裝束引起路上許多含笑的注視，叫甘莉覺得有些侷促。這是八月初，弗太太戴了一頂男人家的帽子，一個像是死貓般的皮圍巾，一串假珠串，斑斑點點的緞斗蓬，前面圍了一條粗厚的布裙。

「請坐。把孩子放在搖椅上。別見怪，這房子像老鼠窩似的。你不喜歡這裏，我也是一樣。」弗太太講。

「爲甚——」

「當然你不喜歡這裏！」

「好了，就照你講！但是我確實相信，總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靠得住能找到方法嗎？」

「你瞧西太太。她本來是一個大城市的人——她應該住在費城或是波士頓纔合稱——但是她用看書的方法，消磨她的煩悶。」

「你對於不做旁的，儘管看着看書，能夠滿足嗎？」

「不，但是——唉，一個人對於他所住的城市，也不能時常的憤恨！」

「爲什麼不能？我能！我恨這裏有三十三年了。我要死在這裏，我就一直恨到死。我應該投身商界，我自信對於會計，很有些天才，現在都完了。有人想我是瘋子，我想或許是的。坐坐，睡睡，進禮拜堂，唱讚美詩。有人以爲我是篤信宗教的人，那真是瞎說，不過借此忘了洗濯，熨衣和補襪子的工作。我想自己開一爿舖子，當一個女掌櫃，弗律師不肯聽我的話。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甘莉坐在軟榻上，打着寒噤。這種暗淡的生活，要永久這樣嗎？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要怨人怨己，也要戴着一個貓皮圍巾，在大街上蹣跚着，被人家恥笑，看做一個奇怪的老婦嗎？回家以後，她覺得像陷在籠子裏，她抱着一個矇矓的孩子走進門，覺得她的姿色雖然還沒有褪，但是已

經成功一個孱弱的小女人了。

那一晚，她獨自坐在院子裏。耿尼柯似乎是去瞧茉苔的病。

在寂靜的樹下，夜氣沉沉地籠罩着，大街上悄然無聲，只是間或有汽車沙沙地跑過，或是荷蘭家院子裏的搖椅，咯吱作響，或是人們用手掌拍着蚊子，和時斷時續的慵懶談話，豁根的蟋蟀，偶然鼓翼的呼噪，飛蛾撞在鐵紗上，突然地砰地一響——一切在寂靜當中，格外聽得清晰。這是世界盡頭的一條街道，在希望的界圍以外。她永久坐在那裏，卻從沒有一個有興趣的人跑來。這是煩悶的重圍，這是荒磧的市街。

茂德爾，克斯姑娘和喜兒走過。喜兒咬着她的耳朵說話，她直是嗤嗤地笑。兩個人連蹤帶跳的在邊道上跑過。嘴裏不知說些什麼。甘莉立時覺得夜色又生動起來了，暗陬似乎含有許多她探求不得的熱意——在這裏邊，好像透出一些消息。

(本章已完)

◉云知所不齋談(一)

(狂夫)

(釋題)「不知所云」，是大家都懂得的一句俗語，「云知所不」，是我硬把他倒個個兒的新名詞。不知所云，固然等于瞎說，云知所不，其實大致相同；所差者只是聽見的人覺得不自在而已。可是天生嘴于我頭部，言論自由，又皇皇載在約法；即使人家不願意，我可明知說的是人家不愛聽的話，偏要說說。是爲釋。

上海有位文學大家，化名著了部「小姐須知」，不賣給男子，廣告說明要「小姐們親手接受」。其實究竟是否和服了齡一樣的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不敢說。但玩弄小姐們的清白，借着這神秘的手續，是他自己有意想不到之收穫而已！

罵人家是「小白臉子」者，未見得自己一定沾到被罵者多少便宜；可是自己若有姐妹給人家做了妾媵，他反自以爲榮，徒然讓別人在傍邊匿笑而已。

假使看報的人要不是健忘者，應該記得二十年五月國民會議中通過一個摹倣蘇俄的所謂「六年建設計畫案」。但究竟是什麼玩藝，似乎也不勝籠統之至。好了，二十一年新年中率性來個一字不易的「五年計畫」了好！五年後僭們騰吧！

嶄新名詞「不算舊帳」，不能作爲堂堂黨國要人們的賴債行爲，這是揖讓的遺風。否則法律無效，債權不成立，會計師只得討飯。準此，「不算舊帳」，只是諸葛亮先生之所能行，而非我儕阿斗所敢希冀者也。若問何以不算，那就因爲二十年來枉死冤魂之多，簡直數不清楚，物質的摧毀，更難數計。